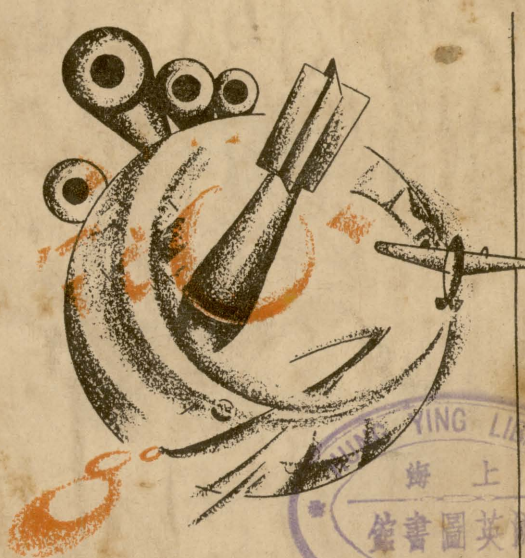


博賭治政的斯西法



行發店書活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3109B

法西的斯政治賭博

塔布衣夫人著

陳占元譯



各地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

~~1542684~~

法西的斯政治賭博

每冊實價一元
外埠酌加郵費

印刷者
生色活印所

著者
譯者
發行者
陳塔布衣夫人
占元
生活書店

重慶：武庫街二一七號
香港：大道門一五五號
西安：南坊路一七五號
桂林：中南路一七五號
長沙：都府路一七五號
昆明：昆明路一七五號
衡陽：衡陽路一七五號
南昌：南昌路一七五號
常德：常德路一七五號
上海：上海路一七五號
九江：九江路一七五號
漢口：漢口路一七五號
廣州：廣州路一七五號
福州：福州路一七五號
廈門：廈門路一七五號
汕頭：汕頭路一七五號
梧州：梧州路一七五號
柳州：柳州路一七五號
貴陽：貴陽路一七五號
昆明：昆明路一七五號
蘭州：蘭州路一七五號
西寧：西寧路一七五號
成都：成都路一七五號
重慶：重慶路一七五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八日初版(S)

目次

引言	一
第一章 渺茫的前途	一
第二章 墨索里尼的羅馬帝國的迷夢	四
第三章 「打倒傳統！」	七
第四章 一個民主國家的隆盛和衰落	二四
第五章 「危險的結合」	一五
第六章 「結果不打仗的同盟是一個騙局」	一八二
第七章 廬山真面目	二二三
第八章 戰爭與和平	二六〇

引言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墨索里尼與希特拉相會於柏林，他們要建立一個共同政策。

地中海問題當日甚囂塵上，如果意大利因德國的默許和援助在地中海圖她的利益，德國當可期望中歐有新的發展機會。

「我們倘若彼此互相支持，我們倘若把各種問題編成次第，劃開兩國的勢力範圍，我們倘若配合兩國的力量來威脅懦弱怕事的民主國家，我們雙方均可得到重大的利益，但不會有掀起我們勢難長久打下去的大規模戰爭的危險。

「巴黎和倫敦所最害怕者莫如戰爭。她們的軍備尙未完成；我們這種『以戰爭爲要脅』的政策或終不免爆發戰爭，但是現在去這個時期還遠。」

這是希特拉對墨索里尼談話的大旨。

他又幹嗎不會這樣說呢？

民主國家習於對這種要脅屈服，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時早已領教過了。一年之後，一九三五年三月七日，德國不顧凡爾賽和約，不顧她在羅加諾自由締結的契約，不顧訂立和約後英法給她的種種利益，竟派兵重佔萊茵區域，又證實了這點。日本在一九三二年併吞滿洲，正是這些國家的一個榜樣。

這些勝利，當着那些老大民主國家的臉，沒有危險，沒有交戰便贏到了！戰爭也許得不償失，但是以戰爭爲後盾的要脅，却定有所得。民主國家倘不聯合起來對付這些威脅，民主國家的輿論倘仍執迷不悟，不肯採取明決一致的對策，則從這個信念產生出來的獨裁國家的貪得無厭將與日俱增。

英法的輿論，對於獨裁國家這種以戰爭爲要脅的政策，縱非置之不問，至少也是力求妥協，但使這兩國家持這種態度的理由却至爲兩樣。

在法國，戰爭并不使人害怕，而是使人憎惡。一般輿論承認縱使戰爭恐難避免，戰爭必使我們的文明萬劫不復。因此主張不惜任何犧牲，在可能範圍內作種種讓步，以求延宕時日。要之，在造成流血的無可挽救的事實之前，應該給法國人民證明政府已經盡力免除戰禍。戰爭倘終不可免，那末，無論屬於何黨何派的法國人，總不會反對一個曾經努力挽回浩劫的政府的了。這時舉國又一致聯合起來去保衛法國的自由和領土了。

反之，今日倘有一個政府急着先鞭，謀以武力對付意大利或德國在地中海或在中歐的蠶食，法國內部便要分裂，這個政府將被斥爲一黨一派的學說的工具，或爲這些學說占勝利的國家的工具。

以戰爭爲要脅的政策在英國產生不同的效果，無論屬於任何階級的英國人，對大英帝國的國力總抱非常的信任，他以爲無論國外如何變化，英國暫時如何屈服，帝國的完整決不會發生問題的。每個英國人都深信，假如英國「要」的話，

一切事情就可以立刻就範。

因此，一個中流的英國人看見意大利同時在多方面樹敵，總存着一種高傲的懷疑心理。

不錯，意大利和德國在「虛張聲勢」。但是我們深恐羅馬和柏林靠這種以戰爭爲要脅的政策而獲得的利益，終有一天使這兩個獨裁者之一上了自己的當，不惜以驚天動地的戰爭作永遠獲得歐洲霸權的孤注之一擲——他同時也可以擺脫國內的嚴重的糾紛。

這個驚天動地的戰爭的計劃，已經依照德國外交部和意國外交部雙方的目標擬就。這些計劃時常隨着時局的變遷而予以修正。

第一章 渺茫的前途

如果英法兩國，在國聯內奉行一種擁護凡爾賽和約，隨時使和約適應環境的積極的共同政策，她們可以在至少五十年內支配歐洲的和戰之局。

不幸交換過的文書上的墨瀋未乾，而在國聯範圍內合作的政策已成爲兩國意見紛歧的原因。

每個國家均依照一己的心理行事。

法國期待日內瓦給與阻止德國復興，及保障萊茵河邊境安全的保證。

英國僅希望國際盟約把在歐陸的一切義務解除，使倫敦政府可以重演左右歐洲均勢的有利的脚色。

在里門湖畔創立的統治世界的新工具，自始卽由於見解紛歧，似爲一個不易

運用的傢伙。據剛龐先生（Tule Carnbor）所記，在討論凡爾賽條約的無終止的會議中，「大家對於國聯的期待已有多少矛盾。大家要國聯使那些好鬪事的國家安份守己，所以要它維持歐洲的現狀；同時國聯又被認為能適合各民族的志願，能助成世界上民主政治的發展的一種進步的原動力」。

「人類的變化」，他接着說，「本不若大家所料想之甚。他永遠受相同的本能所驅使；有些運動本是民族生長的表现，國聯倘妄欲對這些運動加以阻撓，它一定會失敗的。這些不時擾亂世界的糾紛，果是無用和不結果實的混亂呢，或反而是一個正在誕生的生命的最初徵象，難處就在於把它們分別清楚」。

「因此國聯不能信守絕對的理想或武斷的原則。它既從事一種政治工作，它要抱一種適合政治法則的態度。它要顧及不可抗的現實；它要明白安全是國家最初的需要；因此，它勢必把造成它自己的新理想，與國家彼此之間訂立特殊協定的需要，予以折衝。」

欲長執「外交把戲的牛耳」，勝利國家有兩種方法可資選擇：或則仍舊秣馬厲兵，決心實施國聯盟約的條款，必要時用武力執行之。

或則解除軍備，逐步修正國聯盟約和凡爾賽和約，然後與戰敗國覓取一種合作，使這些國家能夠逐漸恢復她們的國際地位。

對於這些方法之何去何從，英法的意見未能一致，她們試用着兩種方法，往往又不能互相聯絡。所以她們并未得到任何一種方法的好處，而兩種方法的麻煩都受過了。

要之，她們把精力都浪費在排難解紛上面。可怕的矛盾——給那些渴望修改條約和破壞英法友誼的國家造成一個絕好機會。須有力量纔可使人守法；有軍備然後有力量，不錯，但尤其要一心一德；欲一心一德，首先要大家的志趣相同。

萊諾先生（P. Reynaud）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哄動一時的演詞裏，曾很中肯的說過，自一九二〇年以降，英國的政府自以為所處的境况與皮特

(W. Pitt) 當日的境况相彷彿，處在歐洲中心的法國的武力，國富與人口發達到如此程度，使尋求大陸均勢的英國以爲顯明的禍根祇有法國。

在提起「失去的機會」所產生的傷心的結果時，萊諾 (P. Reynaud) 先生添上說，英國忠於她向來待遇被征服者的「公道」(Jair play) 精神，戰後會一再慫恿巴黎政府對德國讓步。

在法國，政府更迭不已，這些政府的當局大部分是戰前一代的人物；他們依然爲「恐懼德國的心理」所支配着。

普恩加賚有一句話充分表現着這種心理：「德國要清付她的債務，又要等待別的國家全加入了國聯之後，才許她加入國聯。」

在凡爾賽和約談判期中，協約國之間顯露出來的利害衝突，大家會屢次加以規避，掩飾，或擱置，大家却不曾開誠佈公的把它們加以解決。協約國間的怨恨

日益加深，她們却比什麼時候都更需要聯合一致，對付敵方勢必提出來的「改約論」。

若說意大利帝國主義，其始接近匈牙利，繼則接近德國，乃是意大利人民對凡爾賽和約和聖日耳曼（Saint-Germain）條約所痛感的失望的產物，誠不爲過。那祇是國際的一種煽動的法西斯思想，曾把這些失望巧妙的加以利用及過份的予以誇張。

當日的財政部長聶蒂（Nitti）先生，和奧朗度（Orlando）先生，宋尼諾（Sonnina）先生一起代表意大利出席凡爾賽和會；他一經發覺和約的原則，便自行引退；他公開宣言他不贊成這些和約，不贊成意大利入國聯。這種態度使他大得民望，他在次年春天即被任爲內閣總理。

一九一五年的倫敦協定，和一九一七年的聖若望特莫利安納（Saint-Jean de Maurienne）協定，曾指出（雖不如意想中的明顯）意大利參加協約國作戰所

期待的報酬。

英法對意大利雖未訂立過什麼正式契約，意大利却有權利去推想這些報酬應當包含着，第一，歸併所有和意大利同文同族的土地，完成意大利的統一，第二，阿得里亞海（Adriatique）的支配權，和殖民地的委任統治權，以便利意大利向小亞細亞和非洲的經濟伸展。

意大利認為英法沒有忠實的助成她實現這些「參戰的目標」。在阿得里亞海方面，她志在得到阜姆（Fiume），她可沒有成功；說到收回與意大利同文同族的土地，她祇好以南提羅爾（Tyrol）和依斯特利（Istrie）為滿足；他得放棄達爾瑪西（Dalmatie），這塊地方指定給了南斯拉夫，使南國在地中海東部佔一個優越的位置。

至若她的殖民地的希望，她得到英國同意重劃邊界，祇在比鄰意屬索馬利（Samalie）的朱巴倫（Jubaland）增加了些許的地方。

協約國對意大利的不滿看得不夠認真；大家對這件事情，同歐洲對鄧南遮大吹大擂進佔阜姆一樣，都存着譏刺的懷疑心理。

正在此時，崔里高斯基（Zelikowski）在波蘭以暴力奪了維爾那（Vilna）。國聯本該馬上出來說話了，在當時許是便當的事情；可是它僅接受了已成的事實便算了。

像這類的事件，我們在今日看來無論如何的不足道，却已是國聯盟約的命途多蹇的先兆。

這兩次的放棄職權開了後來放棄職權的先例；它們助成了國際間強權即公理的觀念的復活；他們把最好的宣傳資料供給了意大利的法西斯運動和德國的國社主義的運動。

一九二二年墨索里尼執政時，把他捧起來的輿論希望他比鄧南遮更勝一籌。

一九二三年四月，意大利的泰連尼（Tellini）將軍劃定阿爾班尼的邊界，他在頗

爲神秘的環境中在希臘境內遭了暗殺，墨索里尼的機會到了。

墨索里尼馬上給希臘政府遞一個最後通牒，并且不俟希臘政府的覆文，便派遣一個意大利艦隊到高夫（Carfon），向港口大肆轟炸，并把城市佔領。

國聯正在日內瓦開會。這個事件提交國聯辦理。意大利當日便以退出國聯相恫嚇；這種以退出爲要脅，乃是以戰爭爲要脅的先聲，英法依然游移不定，不肯採取明決的行動。剛龐先生是時適在巴黎主持大使會議，這事件移交該會處理。

九月二十六日，剛龐先生以意大利撤退高夫爲交換條件，決定叫希臘政府出五千萬里拉的罰金，他還這樣說：「要換取歐洲的和平及世界的和平，這個代價并不算高。」

一點不錯，那位偉大的大使的話是對的，但因希臘政府的五千萬里拉，墨索里尼深知戰爭和帝國主義的路還走得通，又深知一個自知實力充足的國家，倘要實現她的野心的話，用不着因「日內瓦的無聊的辦法」而觀望不前的。

在國聯行政院的一次會議上，比利時代表海曼司（Hyman）先生勸意大利代表沙朗特拉（Salandra）先生本着拉丁藝術傳統精神，適可而止。沙朗特拉先生咆哮的回答道：「人人都說意大利是藝術，詩詞和文明的母邦；這個口頭禪我們是聽膩了。這完全是過去的事。你們現在要認識一個在戰爭裏鍛鍊出來，而且毅然決然踏上進步之路的意大利。這個國家要發揚光大她的祖業，爲那偉大的未來而努力。」

可見法西斯思想，這種讚「羅馬帝國」之緒的墨索里尼式的權力意志的精神，當日已影響到意大利，并推動她向着武力解決，向着戰爭之途邁進。

從那時起，爲了要形成一種帝國主義的和好戰的民氣，法西斯主義不但成爲暴力和戰爭的袒護者，可還不斷的詆毀條約的價值，貶低國聯的效力。

意大利雖始終派有代表出席國聯，法西斯的報紙却專以譏誚國聯爲事。墨索里尼在他的演詞裏面，不但說國聯爲無用和危險，并且還說國聯是一個笑

柄。

連出席日內瓦的意大利代表團也並不隱飾他們對國聯的鄙薄。今日作了意大利學會會員，名為在意大利學會裏代表「政治思想」的哥波拉 (Coppola) 先生，便是這些代表中最初之一人，他聲言他自己不是「一個出席國聯的代表」，而是「一個反對國聯的代表」。

從那時起，意大利發行許多特別的印刷品，其唯一目的便是宣傳戰爭，在羣衆中間散播一種反民治的精神。法西斯智識份子出版一個期刊，取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名字：「反歐洲」；它攻擊那個從凡爾賽和約產生出來的歐洲。

在日內瓦，直至一九二六年德國加入國聯之日，意大利與別的國家不相往來；在各種基本問題上面，她總和列強持相反的見解；她跟一般「改約論者」，同那些好鬧事的人使着眼色。

法國對着那個，多言惹事的孩子的行為未嘗加以重視；大家甚且一笑置之，

却從未疑及這種有計劃的對於整個民族的毒害給世界種下的禍根。

法國外交界的精神完全集中在德國武力的「復興」，德國無止境的要求，及德國有計劃的破壞凡爾賽和約上面。

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法國不肯對德國作任何讓步；她首先要英國與她締結攻守同盟的軍事協定，始允對此事加以考慮。英國有各種理由不願意這樣作，他以為法國可以找到使德國滿足的妥協辦法，同時又可以限制德國的野心，且無需英國人民訂立附有勞民傷財的擴軍的軍事協定。英國今日擴軍的經費，却是無可計量的更多了。

自一九二一年以降，德國外交界知道倫敦政府和巴黎政府之間的見解紛歧，大可加以利用。

巴黎政府，或毋寧說其中幾個服膺白里安的閣員，明白了這種危險：他們要同德國開談判，不過也要同英國密切合作，并使英國參加一個包括德國在內的安

全公約。

一九二二年，白里安任外交部長；他答應與魯意喬治和德國國務總理渠奴（Ciano）在康納（Cannes）會晤。

德國國務總理似已準備好簽訂一個安全公約，英國是再沒有不參加這個公約的理由了，魯意喬治也并不反對這麼一個計劃。

白里安本沒有一點「運動家」的氣味，在這些談話進行之際，他竟接受了魯意喬治的邀請，在高爾夫球場一顯身手。漫畫家探得這個消息。白里安便被他們百般開玩笑，但在法國，一個政治家被人家開玩笑就有危險——如果政府當局有心搗鬼的話。普恩加賚先生大搗其鬼，因為他對於他的外交部長的主意不大放心。

他突然從康納召回白里安先生，并迫他在衆議院匆匆辭職。那有名的「康納事件」在第三共和國的政治史上是空前的；直至白里安的死日，巴黎的雜劇作者

和時事短曲的歌者都爭着利用這個題材。

這事的後果很快便影響到歐洲的政局。

德國的氣焰日高一日，她說凡爾賽和約使她陷於這麼一個困境，她竟無法償付她的債務，拿她的十萬軍隊也不能維持國內的治安：這是以戰爭和以革命爲要脅。

德國政府同時又更加接近俄羅斯，同她訂了那有名的拉化羅（Rapallo）協定。

一向被恐懼德國的心理支配着的法國輿論，不安也日益加深。

一九二四年的內閣總理赫里歐先生，想在日內瓦找尋一種補救方法。限於少數國家的公約既不能成功，他便想訂立一個世界公約，這公約的規定，「如有一個國家遇到非常襲擊，侵略者又不肯接受仲裁時，這個國家馬上可以得到其他各國的軍事援助。」

這是巧妙的再從國聯的理想出發，把這些理想演成具有一種健全的笛卡兒式的邏輯的一個草約。

英國信守着她的傳統政策，對這個使她對未加指明和無從逆料的事負責的契約游移觀望：直至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侵略之日，她始認識一個世界公約的價值。不過這時是「悔之已晚」了。

意大利倒俏皮起來了：「不用說，我們贊成仲裁的辦法。」西阿洛查(*Sciaroja*)先生文質彬彬的說：「但是我們希望協定的文字一面固應確立規則，一面也要讓我們有時在解釋上有多少伸縮的餘地。」

西阿洛查先生再說明「每一個字都用他特有的手勢來襯托着，什麼是他意中的契約上的相對性」；他甚且隱示意大利，因為不滿意凡爾賽和約，認為可以用「仲裁」以外的辦法來修改和約。

從那時起，意大利出席國聯的代表團喜歡作戰敗國的代言人，特別是奧大利

和匈牙利。他們這樣便替他們的祖國在中歐找來一批主顧！

白里安這時重任外交部長，他想應付這個危局。徵得倫敦政府的完全同意，他奠定了在羅加諾簽字的公約的基礎，這個公約使英，德，意共同保障法國的安全及負責執行凡爾賽和約。

墨索里尼反對羅加諾公約，一如他反對凡可以使現狀安定的行爲一樣。西阿洛查先生和意大利最精細的法學家畢洛蒂（Pilotti）先生使盡他們的狡猾和耐心，纔徵得墨索里尼的同意，知道「他們主人」的意思，他們對墨索里尼吹噓說「意大利倘簽了字，她便同英國分庭抗禮，同爲法國的保障人；由是她的一等強國的地位便確立了。和常常出亂子的德法成一對照，英意兩大強國合作維持和平，自可博得其他各國的歡心了。」

第二年三月，德國加入國聯。大功告成，普天同慶。

世人熱烈歡迎白里安的有名的：「刺刀往後退。」大家也許并非出自相同的

至誠和善意，但是大家覺得國際局面得到緩和，都深爲慶幸。

這的確是「戰後」最幸福的時期了。

奧斯汀，張伯倫，白里安，斯特拉斯曼碰着他們的香檳酒杯，同祝光明的未來。有一張有名的漫畫把他們畫作穿上英法德的警察制服的「和平守衛者」。

不幸在日內瓦於一種革新的空氣中，大家正在開誠佈公研究着草約的當兒，黑雲却在遠東方面密集起來，危及里門湖畔的那個脆弱的組織。

美國政府對於日本在太平洋的伸展深抱不安，便揭起這個民衆口號：「不許再有日本人到美國來。」他宣告廢棄允許日人移殖美國的「君子協定」。

日本向東方的中國尋求凡爾賽和約沒有給他們帶來的補償和市場。他們認爲他們侵入亞洲，祇是一個內部的，可以說是國內的，無論如何是超出國聯職權以外的問題。

當大家把草約中確定對侵略者（凡擾及凡爾賽和約所造成的局面者皆是）制

裁的條件的那個條款付諸討論的時候，日本代表提出一個修正，「倘有一個會員國指出爭執的事件是屬於內政問題時，國聯行政院便無判決權。」

他們的用意是太明顯了。舉座譁然。「日本人想反抗國聯行政院的職權呢，大逆不道！」

日本代表 安達和石井先只被傳到一個由白里安當主席，由彭古（P. Boncour），韓德森（A. Henderson），巴爾摩（Parmoor），西阿洛查，貝尼斯和包立蒂斯（Palitis）諸先生組成的法庭。

白里安首先質問那些日本人說：「你們解釋好了。我們不懂貴國的意思。」此時石井子爵便問他道：「倘若你害了病，你怎樣辦呢？」

「我叫一個內科醫生來，」白里安答。

「一點不錯，」石井子爵接着說，「不過假如你想醫好你的病，而他却對你說他一點辦法都沒有，你又怎樣辦呢？」

「好的！」白里安答，「我再請教一個外科醫生」。

「一點不錯，」石井子爵接着說，「不過假如那個外科醫生說他點辦法都沒有，他也不能替你施手術，你又將怎樣辦呢？」

白里安沒有做聲：「好的，」石井子爵用他的極微弱的聲音添上說：「你就自己剖腹。」

這一天，白里安和他的合作者明白日本人遲早終會以一個新局面威脅國聯，使國聯允許他們「在中國自由伸展」。

這種事實本該使西方的民主國家顧及他們的權益，採取預防的步驟，或至少商定一種「可以顧全國聯面子」的妥協辦法。她們什麼事也沒有做過：英法兩國均不能辭其咎。

「裁軍問題」在歐洲使大家寢饋不安。德國賴有美國的姑息，厲行一種清理

她所負擔的賠款的政策，她認為裁軍問題正是使英法在國聯內利害衝突的絕好機會。德國政府一天甚似一天要求實施國聯盟約第八款：這條款規定戰敗國裁軍後，戰勝國也跟着裁軍。

「我們早已裁軍了，」德國代表狂喊道：「我們盡了條約的一切義務了。現在輪到你們，法國，英國，捷克，南斯拉夫等，請你們把你們的軍器，獻上和平的祭壇吧。」

法國代表力稱這全是謊話：德國人正在秘密重整軍備。在國聯的走廊內，大家傳觀德國非法擴軍的照片。還有許多文件證明，在幾個毗連德國的國家內的工廠裏面，方在德國的控制之下，大量的製造軍用品。

英國的代表是工黨黨員，他們對此表示懷疑，想藉此掩飾英國的經濟情形使他們不得不有的消極態度。

意大利的態度是毫無假借的：她要求和法國海軍均等，使她在地中海得佔優

勢；她對法國陸軍露出一種悻悻然的敵意，在羅馬的報章上面，法國竟被稱爲「征服慾永無止境的國家」。

這是一種「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趣語。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軍縮的準備委員會完成一個條約的草案，作爲軍縮會議工作的基礎。

德國暗中得到意大利支持，提出戰勝國和戰敗國權利均等的主張，并堅持這個原則，有計劃的防礙軍縮會議的工作；她尤其反對通過準備委員會的議案。

德意志共和國當日因國社黨大事宣傳國家主義，內部已感到威脅，德國出席準備委員會首席代表畢安斯道夫（Bernstorff）伯爵的演詞中，德國政府的用意表現得最爲明顯。

他宣言道：「我們要求權利平等；我們受着不公平的待遇。法國人保存了全部陸軍實力，英國保存了全部海軍實力，多說話沒有用處。」他還加上一句話，

國聯秘書處因爲不好意思，故意在案卷內遺漏了：「不錯，諸位先生，在這些情形之下繼續討論是無用的，德國邀你們在菲力比的山谷相見。」（譯者案：「我們在菲力比相見」，語出莎士比亞名劇朱爾施撒，是恐嚇報復之詞。）

歐洲輿論正在深以這些亂七八糟的爭執爲苦之際，日本乘機規劃他在遠東伸展的大計。

一九三一年末，以中國盜賊蜂起，妨礙日本商業發展爲詞，日本進行對滿洲的侵略。這塊廣大的土地，除却經濟上的利益之外，更因位於中俄之間，還可以給日本作爲日後用兵的一個根據地。

國聯責任當前，義不容辭。第一次，國聯的一個強大的會員，違反了自己簽署的國際法律，悍然襲擊另一個大會員國，這會員國現在籲請國聯引用盟約，全力相助。

法國因爲去出事的地點很遠，大衆沒有認識這回衝突的意義。大家倒看着英國的態度，因爲覺得英國在這方面的利害關係較爲直接。

英國外交部不敢公然反對日本：他覺得這時還不能有所行動。英國在戰後會犧牲了英日同盟，在華盛頓會議中和美國締結了一個海軍協定。

比較明白這些危險的是華盛頓。美國政府願意在多方面支持英國，使日本在華北的伸展雖不能完全制止，也不得不止於一定的限度，又使日本明白她不能在遠東爲所欲爲。

這在英國，並且在國聯，正是拉攏美國的一個意想不到的機會。

在戰後「失去的機會」之中，這個機會算是最難得的了。

國聯日以例行公事塞責；它想藉此掩飾因內部意見不和而生出來的弱點。它派了李頓調查團到中國，暗裏希望該團設法戢止「匪患」，使日本侵略行爲無所藉口。

一九三二年三月，國聯的非常大會是沉痛的。國際上的怯懦和虛偽畢竟也有止境。日本總得被譴責一次。日本便宣告退出日內瓦的組織。

大民主國的因循苟且，其影響所屆，屈指難數。但是有等右派政黨便藉此攻擊國聯，那是毫無根據的。當日舉世共見的事實，並不是國聯無力維持國際治安——和平；盟約上規定的經濟和財政制裁，如果實施了，日本必可就範，這事祇證明了像英法這些老舊大民主國不肯運用公約授與她們的權利，保護她們的利益；她們以為國際信義是有彈性的；國際信義視乎它的義務和它的制裁所含的危險性為轉移。「看你是強的還是弱的」，那老實的拉封丹（*La Fontaine*）這樣說過。

日內瓦裁軍的呼聲不久又熱鬧起來。由於英法的同床異夢，德國的故意搗亂，和意大利的陰險的敵意，軍縮會議準備委員會竟一籌莫展。

經過這回挫折，各國曾交換過關於裁軍問題的意見：她們至是始知道這個問題使各國輿論發生很深的裂痕。

在一九三二年二月軍縮會議開幕大會上，各國堅持着去年所站的立場：法國決定除非得到新的安全保證，否則不肯犧牲一兵一艦；意大利決定要求和法國海軍均等；英國決定不肯減縮她的海軍，但堅要別國減縮陸軍；德國則再沒有比現在更決心要求權利均等的了。

大會啓幕之日，日內瓦的預言家（包立蒂斯先生居首）知道贊成德國權利均等的主張的國家已過半數，雖然對於如何實現這權利均等，許多國家的意見仍未能一致。

包立蒂斯先生對一個法國代表提及這件事情，這人曾數度當過法國總揆：他聽了這話，換過一枝烟捲，向包立蒂斯先生聲言「權利均等的主張確是胡鬧透頂」……

會場的討論弄得了無生氣。可是在一九三二年赫里歐先生重握政權的時候，軍縮會議終於接受了一項赫里歐古計劃。這祇是一個妥協的辦法：該項計劃保證德國有軍備均等權利，但先要覓得一個使歐洲較為安全的辦法。

法國的傳統政策的要素是保存下來了：安全高於一切。

不幸國聯在歐洲的信任已遭了嚴重的損害，大家預先感覺到國聯恐不能執行安全的先決條件，祇讓德國一家佔了便宜。

德國的擴軍馬上達到了使舉世驚惶的程度，使各國的輿論都戒備起來。

法國國會，由於一種可憾的舉棋不定的態度就在此時拋棄了同美國共同在日內瓦進行和平和安全工作的計劃。

華盛頓政府雖屢加催促，但「在輕浮與英勇之間不知有居間物」（據赫里歐先生所說）的法國人，却了不介意的拒絕繼續履行他們的契約，清付他們對美國所負的債。

「在獨裁政治到處蔓延的時候，諸位要不要爲了四萬八千萬法郎的緣故，破壞自由國家對抗獨裁國家的陣綫呢？」赫里歐總理在衆議院這樣宣稱，數秒鐘後他的內閣便場台了。

因此，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日德國國務總理希特拉就職的時候，他看見與他的野心相左的國聯，是一個衰弱無力的組織，徒供同床異夢游移不定的民主國利用吧了。

那位年青國務總理的政綱很可驚。在當時看起來，那個政綱像是一個辦過外交的威爾士（H. G. Wells）的腦裏想出來的。藉口帝國主義變相的「種族學說」，他要求分處世界各地的一萬萬德國血統德國文化的人民，回到第二帝國的懷抱裏！這種合併，他說，是第三帝國的一種權利。在這事未得到實現之前，歐洲決無和平之可言！

雖說其始誰也沒有看重這些妄想，但它們在希特拉的演詞裏面成爲一個「絕對的命令」，使各處開始深感不安。

當日英國首相麥唐納先生異想天開，他以爲應該試把獨裁國家放在一個有限制的機構中心，以防止她們的過度：這是「和平俱樂部」的計劃，四強公約的先聲。這項計劃掀起更甚的糾紛。各小國見得她們對於國際重要問題，將無權過問，她們也有理由相信那「四巨頭」總想法子把錯處推到她們身上。

這項計劃終成畫餅，但是它使那些小國常懷着一種深刻的隱痛，萊諾先生說得好，「她們知道她們的存在是民族間的同心協力送給她們的一件禮物，這件禮物祇能有一天算一天吧了。」

由貝尼斯，梯都拉斯哥 (Titulesco)，和包立蒂斯的領導，各小國在法國的保護之下，在國聯的範圍內，訂立了一些互助公約，其中的第一個是「小協商」公約，捷克，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聯絡起來，採取一種共同防禦政策，對付改約

論者的野心。

是年夏天，英國內閣的閣員也開始深感到不安了；安全的組織似乎一天一天的不穩當，軍縮明白是不可能的了；德國的要求愈來愈廣，且愈不可以理喻；意大利顯見得更靠不住。一九三三年十月，各國又決定召集一次軍縮會議。

「最後的希望，最後的主意」，大家把赫里歐彭古計劃修正了；這些修正，根據承認德國權利均等的原則，許給德國重要的利益，但言明在權力均等發生效力之前，首先要嚴格統制軍備。

德國人深恐自一九二六年來便開始的大規模擴軍，現在要暴露於世人之前了。結果當然是很嚴重的，希特拉覺得除了脫離軍縮會議和國聯，別無避免這種危險的辦法。聽天由命吧！

九月十二日早晨，國聯收到一個由牛賴特氏（Neurath）署名的非常不客氣的電報。這個電報特別認定「軍縮會議不能實行它的唯一任務，使各國一致裁

軍，已爲無可否認的事實。同時，軍縮會議的失敗，實由於有強大軍備的國家無意履行裁軍的契約，也是顯著的事實。如是，在原則上已被承認的德國的權利均等，當無從實現；德國參加軍縮的條件亦不復存在；因此德國政府認爲不得不脫離軍縮會議了。」

羅馬也放下她的假面具，稱贊這種「有力的」手勢。官辦的士提反尼通訊社發出的一个消息毫無假借的贊成德國，表示願與德國共同努力。

是時下午三時，各大國代表在日內瓦的和平飯店集會，討論致德國的覆牒。軍縮會議副主席包立蒂斯先生請英國外交部長西門爵士注意牛賴特氏的答覆中悔慢的語氣。大會說明委員貝尼斯先生力說：大家似乎沒有明白這事的嚴重，牛賴特氏的電報是對於英法兩國政府的一種侮辱。

西門爵士，面色很蒼白，認爲實在有關體面，應該強硬答覆。

會場上的討論很奇特；意大利代表阿萊西（Aloisi）先生，低聲擁護和平，

諷示着：「應該實事求是」。

美國代表戴維斯（N. Davis）先生主張：千萬不可引起惡感，德國遲早終會認出她的錯誤，她會回到軍縮會議來的。

當時由西門爵士，彭古先生，戴維斯先生合組一個小組委員會起草覆文。

他們提交委員會通過的草稿是強硬而無挑撥之意的。委員會全體委員却提出許多修正和保留的建議，為的是不想開罪德國！

武力在國際關係上又重據了它的「高位」。看來祇有廣泛的戰爭，纔是德國要求的無可避免的解決。

英法既無意維持聯合陣線，和用充足的武力對付這些要求，各小國所剩下的最賢明的政策，豈非接近德國，對德國的要求一味俯順，謀保本國的安全麼？

在這些條件之下所決定的覆文是無所可否認了無意義的，不啻僅欲證明各國對於德國的行爲不欲過問，使德國早日重返國聯。包立蒂斯先生說：「我們本該

向別人責難，反替自己辯護起來了。」

以戰爭爲要脅的政策在這裏完全顯出它的效用。希特拉國務總理不會忘記；墨索里尼一定也放在心裏。他們可以隨心所欲的擾亂歐洲，解除他們國家所担負的一切束縛：他們可以在一九一八年和約的廢墟上，用侵略所得去實現「種族學說」和「法西斯主義」了。民主國家一定俯首無言。

民主國家祇望同德國開談判，找到使德國的軍備「合法」的妥協辦法，并使她可以「運用他的外交行動繼續她的把戲」。

希特拉善於利用他「對方」發給他的「王牌」。在一篇哄動一時的演詞裏，他提出歐洲和平的新基礎。

他建議二十五年的和平，和訂立雙方的，有一定目標的安全公約，志在爲德國換得三十萬軍隊。他的把戲是不難拆穿的。他要使小國孤立，使小國的前途完全操諸她們的強鄰的手中。

撫今思昔，這篇演詞像是國際關係上的一個重要關鍵。

英國輿論認爲與德國妥協的「機會」到了。大家要倫敦政府根據希特拉的建議同德國進行談判。

德國的用意無論怎樣明顯，巴黎除了參加這些談判外，別無他道：否則，英法利益將有分裂之虞。

一九三四年一月初，西門爵士前往柏林，希望把一個政治和軍事的協定帶回來。

他回來時幻想沒有了，却深信除了讓德國一步一步解除凡爾賽和約的束縛外，任何協定都不值得德國一盼的。

其後不久成立，法國外交部未與聞的英德海約，證明了這點，并使英國再與法國接近。

在一篇有名的演詞裏，包爾溫對下議院聲言道：「我們的邊境在萊茵河。」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外交界傳出一個驚人的消息：波蘭因為法國在羅加諾公約裏面，祇顧及萊茵河方面的安全，沒有兼顧到威士推拉河（Vistule）的安全，又因為她認為四強公約將她歸入小國之列，有這兩重失望，故與柏林訂立了德波友誼公約。

這個外交文件的內容怎樣，至今仍是一個疑案。

無論如何，從那時起，波蘭雖沒有廢棄法國的同盟條約，因為她可以藉此向柏林政府不斷要脅，却與英法在日內瓦所舉行的集體安全政策分道揚鑣。她公然敵視捷克，向羅馬送秋波。波國外交外長貝克上校，用一種恬不知恥的權謀運用這個雙重的戲法。

法國右派政黨煽動一種強暴的和悲慘的輿論，在二月六日，在街上相當嚴重的紛擾之中，推翻了達拉第內閣。

前總統杜美格 (G. Doumergue) 從鄉間的隱居召回，被任內閣總理，受命組織舉國一致的內閣。

他請巴爾都 (L. Barthou) 先生當外交部長。巴氏以七十五歲的高年，倘沒有右派政黨的不斷阻撓，及其後慘遭暗殺，他必能矯正法國的外交政策，恢復民主國的聯合陣線，改變世界政治的趨勢。

巴爾都先生就職後第一種心事，就是回答「希特拉國務總理大吹大擂提出來的」建議。法國應否順從英國的意思，承認德國有三十萬軍隊的權利呢？法國倘承認了，她跟着便可以和德國談判一個歐洲的新的和平組織，至於這個組織的詳細情形，德國方面準備怎樣做，希特拉在他的演詞裏却有意諱莫如深。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五日，巴爾都準備好一個牒文的措詞，他要在未與柏林接觸之前，先把這個牒文遞交倫敦政府，好決定他認為適當的態度。在這個牒文裏，他表示接納德國的要求，但因為德國建議內容不着實際，所以附帶了一些保

證。

牒文定於四月十七日送出，從四月十五日至四月十七日，這兩日間發生過什麼事情呢？誰也不能知道。法國內閣對於巴爾都的牒文曾有過什麼討論，至今仍是一個疑問。有人推測杜美格受了右派政黨，特別受了泰狄歐（Tardieu）的影響，堅持修改牒文的內容。

無論如何，四月十七日，法國外交部向英國外交部送出一個拒絕德國要求的牒文。英國外交部認為這種態度是希特拉日後的要求，德國恢復強迫軍役，和以後與德國進行的談話失敗的主因。英國政治家至今仍斷定說：「啊！你們倘若答覆了希特拉認為滿足的三十萬人的要求，我們今日便用不着拼命擴軍，使歐洲各國瀕於破產了。你們也不用對付德國的二百萬軍隊了。」

我個人相信法國在一九三四年拒絕德國的要求，無論如何於「種族學說」無所影響，而「種族學說」一定要靠武力才可以發展。這回拒絕祇令政局的變化加

劇，和使希特拉更快扯破他的「和平的」假面具吧了。

這回拒絕在歐洲各國京都掀起大的騷動。大家把它解釋爲一種堅決行爲，證明法國要在國聯的範圍內走回她的傳統政策。巴爾都因爲英國拒絕對東歐直接提供保證，他祇有間接借助英國替法國在東歐另尋保證。他覺得商談一個法蘇互助公約的時機到了。

蘇俄深恐德國窺伺烏克蘭——據希特拉在我的奮鬥所說，烏克蘭是德人殖民的地方——故想參加東歐和南歐的集體安全組織；她聲言準備本着這個宗旨締結契約，并請求加入國聯。法國倘得到蘇俄的援助，能訂立一種公約網，使她對於德國「東進政策」的復活有所保障，她便可以轉身接近英國，——倫敦政府現在對於在歐陸所負的責任既不復有所顧慮，——徵得英國同意，邀請德意參加建立和平的工作。

四月十八日下午，巴爾都招待一位朋友，一個外交家，那位朋友對他說：

「法國致英國的牒文恐有重大的影響：它使貴國不得不採取一種步步爲營的政
策。」

巴爾都，他的尖鼻眼鏡後面兩眼閃爍着法國特有的狡黠，答道：「我向你保證，這種精力我是有的。」

幾個月後，「法國和平」的敏捷的說客巴爾都在中歐及巴爾幹作一次長途旅行，代表法國向法國的同盟國和友邦致意，這是戰後沒有一個閣員作過的。他也要證明，法國并不像有些流言所說，却一樣關心東歐和西歐的和平與安全；她覺得「和平與安全」是不可分的。

這是一次不能忘記的旅行，它的回憶永遠活在我的法國婦人的心裏。看見法國外長所到之處萬人空巷，怎能不感動呢。除了波蘭，在羅馬尼亞，在南斯拉夫，在捷克，人人都同具一樣的熱心。到處都是自然流露的馬賽曲，歡呼，動人的節目！如果我們露出一點買個紀念品的意思，鄉人，商人不讓我們付錢。達打

里斯哥 (Tatarerco) 先生早已是羅馬尼亞的內閣總理了，在羅國國會接待巴爾都先生時，把重新集中視線到法國上面的各國的心理撮述如下：

「在歐洲和平的新星座中，我們因為有俄國的和法國的兩重協定，是最堅強的。我們信賴法俄的靠山，我們維持和平至死不懈！」

在華沙的居留中，巴爾都先生却與畢特蘇斯基 (Pilduski) 將軍有過一回長談。畢氏告訴他，假如蘇俄加入東歐羅加諾公約，則波蘭將不與聞。

巴爾都先生并不慌忙；他告訴畢氏說，他可依然繼續進行這個政策，因為他看來祇有這個政策纔能保障歐洲「一般的」和平，而不是有特殊利益的國家的結合。「你相信縱然德國公然敵視，法國也能夠保持這個政策麼？」畢氏此時間道。巴爾都便答道：「那一定，法國也有她自己的意志。」

次年九月，蘇聯加入國聯，她使大家重新希望那有名的一般的互助公約能夠訂立，這個公約經彭古極力擁護，而且因蘇俄的參加，它可在東西歐都獲得平

衡。

在一九三四年的大會上，大家認為雖然日德已經退出國聯，雖然日內瓦的組織在過去遭遇了許多失敗，大家對於德意的帝國主義，仍有對付的辦法。

羅馬和柏林都並不掩飾「她們的生氣」，尤其在羅馬，大家強作逆來順受，甚且還想同羅馬尼亞接近。恰好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南斯拉夫國王阿歷山大和巴爾都在馬賽為暴徒狙擊被害，——這些暴徒居於阿爾卑斯山的那一面，在匈牙利山間。這場慘劇的結果，像掀起歐戰的沙拉耶和 (Serajevo) 的暗殺事件的結果一樣嚴重。

假如這場慘劇沒有發生，假如南王阿歷山大和巴爾都先生竟能脫險，我們可以猜想，無論墨索里尼或希特拉，後來決不會敢作敢為，也不會獲得使歐洲和平的前途今日成爲如此渺茫的成功。

第二章 墨索里尼的羅馬帝國的迷夢

巴黎的和平會議裏，舉世的外交家正在埋頭苦幹，努力再造歐洲的時候，在意大利，該國社會黨最活躍的份子之一，前進報（Avanti）的經理墨索里尼，正在領導着一個民族運動，以反對意大利君主政治及國際資本主義的民族為後盾，謀恢復羅馬古昔的光榮。

一九一一年，意大利方有事於里比亞（Libie）時，墨索里尼是最激昂的反戰主義者和革命家。

一九一四年，企圖動員民衆反對資本主義的「赤色紀念週」，墨索里尼就是其中的發起人和中堅人物。

到了歐戰爆發，他對比利時不屈於強圍的態度祇有嘲笑，却稱揚一種自私自

利的中立的利益。

一九一五年，他明白意大利加入協約國方面可以得到更多利益，他便鼓吹一種先有報酬的參戰。

墨索里尼是冒險家（Condottiere）的典型。他所生長的洛曼那省（Romagna）福利縣（Favali），在藝術、科學及政治上，都甚少貢獻。反之，那裏誕生了馬拉提斯達（Malaterta），柯特拉斐（Ordelfaffi），曼佛烈的（Manfredi）一類的人物，這些「冒險家的頭目」的功業在文藝復興時代留下一道廣闊的血痕。在現代，洛曼那的強盜頂有名氣，其中有一個家喻戶曉的柏薩陀利（Passatore），曾被意大利大詩人巴斯哥利（Pascali）譽為「出沒大道和林間的帝王」。

一九二二年十月，他斷定他的機會到了；把他的出身，他的過去一筆勾消，他認為欲取得政權，祇要利用和約給意大利人民帶來的失望，和統治階級對於共產運動的畏懼，便可以成功，——當日的共產運動，像一八七一年巴黎的公社一

樣，正是從刺戟過度的民族主義生出來的。

他把國家觀念壟斷了供他的政黨的利用。他的國家觀念究有什麼內容呢？這是一個從古代羅馬人撫拾得來的帝國主義的意志，德泰特（G. deTarde）很恰當的指出這個意志「所含的幻想多於傳統，空言多於信念，虛榮多於驕傲。」

他「向羅馬進軍」，藉意大利實業家和民族主義者斐特左尼（Federzoni），哥波拉，哥拉的尼（Corradini）的財政上的和思想上的支持，奪取政權。

墨索里尼並沒有請他們當他的內閣總理，他僅僅用他的政綱，在民族理想報（Ideale Nazionale）上天鼓吹：「再造羅馬帝國。」

聖西門（Saint-Simon）每好「若無其事」的諷刺他人，在他的隨筆裏面講及薩瓦公爵在政治上的反覆無常，他說：「薩瓦公爵的立場在平時和在戰時并不一樣，除非他同時站在兩個立場。」

墨索里尼的反覆無常使當代外交家無所適從，但墨氏有一個永遠不變的主要

思想：替意大利找到再造羅馬帝國的政治上的和經濟上的力量。

位於地中海上的意大利，若非根本倚賴西班牙以遂其武力的征服，若非在羅馬帝國的故土確立她的國威，則在凡爾賽和約造成的世界裏，是沒有政治前途的。

因國家主義的自大所激發的口號中，法西斯主義所以為號召的口號，委實是最卑鄙的一個：「讓我們來。」（Anoi）

因此，意大利帝國主義遲早總要和他戰時同盟國的民主國家發生衝突。德泰特說得好：「民主國家產生的民族主義，來自自由的國家：它建立了意大利。由於強制而成的法西斯主義，來自奴隸的民族：在不知不覺中犧牲了意大利。」無論如何，墨索里尼的帝國主義並不與其他獨裁國家相衝突，而是與英法民主國家相衝突；他終有一天會和昨日的敵人德國合作，與高一層的民治思想的共產主義抗爭。

這種帝國主義其始并不敢侵犯英國的利益，而以法國爲其目的物。在法西斯主義初期，在意大利的地圖上，尼斯（Nice），薩瓦（Savoie），科錫加（Corse），突尼斯（Tunisie），都填着和意大利土地一樣的顏色：這是「未收復的屬地」。

在一九二八年的 *Calendaris Atlante de Agostini* 第五十五頁，寫着：「意大利的天然疆域裏，有些土地雖位於我們天然的邊界之內，却并未劃入意國範圍裏面：聖瑪蘭（Saïort-Marin），蒙拿哥（Monaco）大公國，尼斯，科錫加和馬爾太（Malte）。」

同樣，在 *Abbo Geographico de Domenico Giamritapirri* 第三十五頁裏面，寫着：「意大利的島嶼是西西里（Sicile），薩爾登納（Sardaigne）和哥爾示。」

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Impero 斷然說：

「法國若不惜與意大利一戰，她一定要放棄所有，或幾乎所有她的屬地。法國若跟意大利在一塊兒作戰，那時想得到我們偉大國家的協助，她應該預先以一種友好精神，把她在菲洲和亞洲的大部份屬地讓給我們。

「……以一個人口不足，缺乏意志和精力的法國，她的殖民地幅員實在是太破費的一種奢侈品。」

但是法西斯主義毫不假借，正式鼓吹暴力。法國怯懦的請求固值不得一盼，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日的 Resto del Carlino 却寫道：「要一種協定，不要討價還價。」法國要承認意大利的權利，或否認之：「倘否認這種權利，法國便預先接受這回談判的不幸的結果……意大利不做買賣，她討債。」「法國倘要保衛一個大殖民地領土，我們却要征服一個大殖民地領土。」同年四月四日的 Impero 把這種法螺吹得更利害了。

「我們倘老實說出我們被抑制着的對於殖民地的慾望，我們將馬上說，在非

洲方面，我們要向左向右推進。以特利波里（Tripoli）作中心，我們一方面要取突尼斯，一方面割摩洛哥一小塊，又并不忘記埃及也要一點點，奈比（Nubie）也要一點點，然後取道尼羅河，直通我們在紅海上的屬地。次之，在亞洲方面，我們可以隨便指出在陀底嘉尼示（Dodecanise）和施甫爾（Chypre）對面，從斯米拿（Smyrne）至安提奧殊（Antioche），或至甚且較遠的地帶，都在我們的意念中！」

最後，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三日 Le Lavoro d'Italia 更滑稽，它像煞有介事的寫道：「北極該得是意大利的。誰享有北極的政治主權呢？根據意國道德上的威信，這北極地帶的主權該讓與意大利。」

墨索里尼的外交政策之反覆無常，用意在替他再造羅馬帝國的夢找到一個有意或無意的同盟者，或毋寧說同謀者。墨索里尼的帝國野心本從拿破崙那裏抄襲

得來，梭萊爾（G. Sorel）把他的方法表出如下：用壓迫或強制手段，使沒有抵抗能力的小國成爲附庸國，然後不斷的以暴力爲要脅，在世界上建立一個威望和優越的政治系統。

墨索里尼起初忠於他的革命歷史，忠於於早年的思想，毅然決然親近蘇聯。他認爲蘇聯是意大利天然的同盟國，尤能供給意大利的發展所需要的原料。歐洲各國對於莫斯科政府顯出很大的矜持，墨索里尼當日百般造作想儘先向蘇聯討好。

他可不敢首先正式承認蘇聯。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麥唐納先生先他一着；墨索里尼在二月八日也步他的後塵，他設法使他的大使比英大使先到莫斯科克林姆宮。

早已馴服了的意大利報界，羣向莫斯科歌功頌德；它們衆口同聲稱讚正在蘇聯實施的五年計劃；當日新俄羅斯正在誕生，列寧主義的方法也帶有精神上的壓

力和生活上的強制，意國報界對它一致表示同情。

既納交於蘇聯，意大利在小麥輸入上，便可不受美國資本主義的束縛，在煤的輸入上，亦可不受英國財政的牽制。

然而墨索里尼却跟素來一樣，反悔起來，躊躇起來了。在他眼中，一種協定的價值，尤在於它的消極作用；他可以隨便把它拋棄，換取更重大的利益。但是西方民主國家可不為威迫；所以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蘇聯外交部長李維諾夫便被邀到米蘭，他在米城和墨索里尼商定了在差不多二年後，一九三三年九月二日，纔正式簽字的一個條約的原則。

這個「意蘇友好，不侵犯和中立公約」，在第一條款便約定雙方「無論如何，不得單獨或同別國聯合一起，在陸地上，在海上，或在空中，彼此作戰，或彼此侵略。」

第六條款約定：

「訂約國雙方不能以普通外交手段解決彼此的爭執，當以之付諸仲裁」。

墨索里尼又使這個友好公約增加一點熱鬧，用一個易於看破的假名在意大利人民報 (Papalo d'Italia) 上寫道：

「超出公式與草約之外，這個條約是展開一個新的未來的事件之一。法西斯和布爾塞維克兩大革命，現在互相攜手，互相支持，志在彼此了解，合作，引導別的民族走上它們的路上。兩個新的政制，眷念既往，瞻仰未來，必能一心一德，奠定人類的新的理想。」

墨索里尼當日決不會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危險的。等到他要替我們喊做他的「西班牙的冒險」的行爲辯護的時候，他才創造了這個名詞，並且效法德國，拿它作爲他的外交政策的口號。

墨索里尼就職以來，從未將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的觀念拆開過，這是理所當然。這種政制把軍事準備作爲它的基礎之一。

他想給他的「輿論」解釋他的大言不慚的議論，他的「乾火藥」，他的「槍尖的利刃」，早在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便已對他的黨人說過：

「給我五年或十年功夫，我要使意大利富有，快樂和繁榮。」

一九二七年五月三日，用不着到提護里（Tivoli）叩女巫的廟，他便預言一九三五年要爆發世界大戰，并頌揚戰爭的必要。

他用應有的鄭重態度說，在一九三五年這個危急的年頭，意大利將有「四百萬軍隊！她手下有世界最犀利的海軍，和這麼強大的空軍，使飛機發動機的聲音蓋過意大利半島一切別的聲音，飛機的翼使意大利的天日為黯。」

從這天起，他的努力全着重於使戰爭觀念的平民化，使青年入彀，他明白他的以戰爭為要脅，全視乎煽動起來的民氣的激昂程度，他要使各國相信這種民氣是出自至誠的。

此外，這種要脅又要有一種廣大的宣傳組織為後盾，不惜用種種手段，包括

恐怖，間諜和賄賂的行爲，干預各國政治的和經濟的生活，謀以一種空前絕後的斗膽和卑鄙，分散這些國家的精神力量。

這種吹牛政策也有吃虧的地方：它的代價貴！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下議院發言時墨索里尼也得承認法西斯主義唯以借債及以希望將來有更好日子過活。他說：

「我們應該把經濟鼎盛時期會再回頭的思想從我們的腦裏革除。人類正在走向一個生活標準減削到很低的時期，我們却不可因此慌張起來；我們的子孫如何強健和能吃苦，我們想也不會想到的。」

爲了造就這種用暴力鍊成的「新人類」，凡在歐洲出現及威脅和平的運動，他都予以援助。他跟匈牙利吊膀子，因爲他覺得匈牙利主張修約於他的要脅政策彌足珍貴。他鼓勵希特拉的運動。我們沒有忘却運到巴伐利亞（Bavaria）被奧大利沒收了的意大利軍火的列車。

再舉一個相類的例，便是意大利對於「烏斯達施示黨人」（Oustachis）的優容，這些黨人在南斯拉夫發動的分裂運動終於使亞歷山大王在馬賽遇害。

不顧國際契約無情地決定了的漠視國聯五十二個會員國忍心地實現了的阿比西尼亞的侵略，和在西班牙的用兵，正是這個「羅馬帝國主義」的重要表現。

墨索里尼的計劃很簡單：他要確定意大利在地中海的優越地位；因為無此則不能保帝國的安全，所以他又把視線移向地中海西端的西班牙。

意大利倘得到西班牙軍隊的同意，能以巴里愛兒羣島（Bariarer），康納里士羣島（Canaris）和彭達呂里亞島（Pentellaria）為根據地，她的里比亞，特利波里和阿比西尼亞的征服地便可得到鞏固。她可以進而圖地中海的霸權了。此外，歐戰如果爆發，英法不能自由行動，意大利還有辦法截斷英法在地中海的交通綫，及把里比亞，埃及，蘇丹，阿比西尼亞，在索馬利和在埃里特利（Erythrae）的意國屬地——合計有四百五十萬方公里以上的土地——合併起來，完成她

的羅馬帝國的迷夢。

在西班牙帝制時代，已經有過一個以西合作爲基礎的雄視地中海的計劃。

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三日，阿爾封梭十三（Alphonse XIII）里維拉（Primo di Rivera）上場的時候，他和他的「獨裁者」夢想把世界上八千萬講西班牙文的人民，在西班牙的統治之下，或統一，或分治，建立一個「拉丁帝國」。他們計劃的第一步就是同意大利訂立一個能控制地中海的友好條約。

此外，里維拉還希望教會在精神上幫忙他實現這個帝國，這個帝國同西班牙國王陛下一樣，將是「非常信奉天主教的」。

一九二三年十月，西班牙國王訪問意大利國王，里維拉隨行。

阿爾封梭十三把里維拉介紹給意王愛曼奈哀（Victor-Emmanuel）時，他說：「我把我的墨索里尼介紹給你」，墨索里尼聽了不很高興。那兩個國王和那

兩個獨裁者依然討論意西兩國艦隊在地中海合作的可能性，志在有事時截斷英法帝國的交通線。

可是，兩個鈎心鬥角的野心畢竟不能成立協定。

里維拉晉謁教皇班奈華十五 (Benoit XV) 時也一樣的倒霉。他讓教皇知道，分處世界的西班牙人民既有八千萬，這事該使 he 想到多派幾個西班牙籍的主教。

「我的至親愛的孩子」。班奈華十五答道：「教皇任命主教，他是得聖神感召的。你應該希望聖神照你的意思感召我。」這個希望是失敗了，因為不久之後，聖神感召班奈華十五任命了一大批意大利籍的主教。

墨索里尼這時便運用外交手腕，但是沒有更大的成功。

一九二四年六月，意王愛曼奈哀答拜西班牙王，意國元首和墨索里尼為那個險些使政府塌臺的馬蒂奧提 (Mateotti) 事件，匆匆返回意大利。

墨索里尼並沒有灰心；他求助於他習用的恫嚇和要脅的手段；他派嘉里波地（R. Garibaldi）到巴黎，嘉氏和加泰隆國家主義運動領袖馬西亞（Macia）上校商定，組織那在不拉斯特摩勞（Prats de Malo）事敗的分裂運動的陰謀。

墨索里尼秘密遣阿爾佛利（Alfieri）到馬德里，向里維拉政府告密。

墨索里尼的秘密使者阿爾佛利和西班牙獨裁者的外交部長麥示亞（Massia）先生交誼很深（麥氏曾爲馬德里大學國際法教授，現在是西班牙叛軍政府國民會議會員，及西班牙法西斯警察隊的主持者）。

這時，倒是里維拉不敢和意大利訂立條約。摩洛哥的亂事使他束手無策，他需要法國軍隊幫忙。僅在叛軍領袖克里木（Abd-el-krim）降服，和法國軍隊幫忙他把西班牙地域綏靖之後，意西友好條約，纔在一九二六年簽字。

同時，法意關係到了這麼一個緊張程度，班樂衛（Painleve）先生常說「當時離開爆發戰事不過兩指」。

意西協定的原文已經失落。但是英法政府一向知道這個協定確有其事。

這項協定還附有秘密條款，存在西班牙國王本人手裏，沒有放在外交部的檔案中。阿爾封梭十三逃亡時這個文件散失了，但是大家都認識保存這個文書的著名的西班牙保皇黨。他要等到西班牙內戰結束，才公佈這個文件。

此外，這條約上有兩個要點我們都知道了；這兩個要點使我們對於意大利對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所站的立場有新的認識。

(一) 遇有戰事發生，意大利有權在巴里愛兒羣島 (Balearic Islands) 建立及維持一個軍事根據地；

(二) 遇有戰事發生，西班牙當禁止法國軍隊通過西境。

條約的秘密條款上又規定，遇有戰事發生，意大利艦隊可以利用在地中海的西班牙港口。

最後，西班牙保證永遠不許可法國殖民地軍隊通過西境。

因此，這確是一個軍事同盟條約，志在對付直至現在控制着地中海的交通線的英法兩國。

駐巴塞隆那（Barcelona）的意大利總領事在匆匆離開巴城時，有人在他遺下的案卷內，發覺有別的公文，證明自一九二六年以來，意大利政府早已垂涎巴里愛兒羣島了。

一九二八年，外交部長格蘭地（Grandi）伯爵指令駐巴塞隆那的意大利領事，要他把在他權力以內的港口來往的別國船隻的行動，用密碼電報向他詳細報告。不久之後，有一隻意大利巡洋艦訪問巴里愛兒羣島，格蘭地對這件事表示滿足。他說：「地中海西部一旦作了列強衝突的戰場，這一羣島嶼便是交戰國艦隊最初相遇之地。」

時局不久便被這個預言道中了。

西班牙改建共和國。共和政府的政策是在國聯範圍內公開和民主國家合作。

意大利馬上起着反應。西班牙共和國宣告成立兩日後，意大利司法部長羅谷（Rocco）先生在 La Starafso 上發表一篇題作「背時的革命」的哄動一時的文章，在這篇文章裏他宣稱，「西班牙的所謂革命，其實不是那麼一回事；它所信奉的民治的原則是落伍的，真正的革命需要流血，又祇能從內戰或外戰產生出來。」

意大利全體報界都同一個鼻子出氣。

「西班牙共和國」意國報紙上說：「將無法維持摩洛哥的秩序，在地中海這個最關痛癢的地方，要確定意大利的『歷史上的權利』，現在似是絕好的機會了。」

意大利秘密和西班牙保皇黨互通聲氣；駐馬德里的意大利大使極豪爽的津貼西班牙右派的民族報（La Nacion）和時代報（La Epoca）。

意大利在這時期干預西班牙內政的事實，有一個尙未發表的文件可資佐證。一九三四年三月，有幾個西班牙保皇黨到羅馬。他們負有一種政治使命。他們的領袖是曾任部長的葛華哥啓阿（Goicoechea）。

他們到羅馬後，即與墨索里尼會面，商定一項協定的基礎。下面發表的備忘錄是當日談話的記錄。記錄上面寫着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日期，是一張普通的便條紙，頭上印有紀連納飯店（Quirinal）的名字。這是叛軍起事之日後，搜索葛華哥啓阿先生住宅時搜到的。

「署名者唐巴里拉（E. Barrera）將軍，他的真名是唐奧拉沙巴（R. Olazabal），和利沙爾沙（Lisarsa）先生「傳統運動同盟」的代表，及唐葛華哥啓阿，西班牙復辟黨領袖，草成下面的紀錄，作爲今日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時，與意大利政府的領袖墨索里尼及巴爾波（Balbo）上將會見經過的憑證。

「墨索里尼請在座者逐一回答他的問題，對於西班牙現在政局，海陸軍及兩

個保皇黨的情況及志願，既得到詳細報告後，即向在座者作下列宣言：

「第一，他願以種種必要的手段，援助反對西班牙現存政體的兩政黨推翻這個政體，而代以作爲復辟的緩衝的攝政政體。

「第二，他願馬上供給二萬顆手榴彈，二百挺機關槍，一百五十萬皮錫打（西國銀幣）現金，作爲上述意向的實際上的表明。

「第三，這不過是初步的援助，以後俟適當時機，視乎所得結果和環境需要，將有更大的援助。

「在座者皆表示同意。至若上述現金的支付，經衆議定由唐奧拉沙巴代表兩黨保管該款，由兩黨領袖洛德示奴（Fodezno）伯爵和唐葛華哥啓阿共同決定分配日期和分配辦法。

「關於第一批軍火的支配，衆亦同意由該兩領袖決定發給每個團體的數目，和運入西班牙的辦法。」

這顯然不是一種外交上的證書，反之，這個確實的備忘錄却值得我們注意。然而西班牙共和國繼續存在下去，在國內的地位也日見鞏固。

墨索里尼再也忍不住了。

一九三五年，他任命畢特拉治（Petrazzi）為駐馬德里的大使，畢氏是往日意大利的國家主義運動極有名望的人物，墨索里尼轉向右傾的獨裁政治時，曾從這種運動借來羅馬帝國的觀念。

畢特拉治先生在出使馬德里期間，和參加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協定的人物：葛華哥啓阿和洛德示奴（唐嘉魯黨的領袖），尤其是和那個因為他的暗殺便引起叛軍事變的倒運的嘉爾伏（Calvo），有密切往來。

法西斯主義是一九一八年所建的脆弱的和平組織之所寄託的文明，民治，各民族權利義務的均衡的否定，巴黎和倫敦因不明白這種主義所蘊含的力量，鑄成

了大錯。

法國往往責難英國持一種頭腦單純，目光短小的見解，以爲：「凡獨裁政治於歐洲都有利，祇要它能夠維持秩序！」曾對法西斯主義表示歡迎。一九二五年，墨索里尼正在束手無策的時候，奧斯汀張伯倫爵士到羅馬去，一定抱有這麼一個意見。英國外交部長認爲墨氏塌台，將使意大利再陷於無政府，和內亂的狀態，益增歐洲其他糾紛，而於英國商業利益，尤爲不利。

奧斯汀爵士利用在地中海作夏季海行的機會，與意國領袖相會於里烏納（Livourne）。墨索里尼趕忙利用奧氏這種舉動，謀恢復他的地位，和重溫他的羅馬帝國的迷夢。

他下令印一百五十萬張明信片，片上有一張他和奧斯汀爵士夫人作歡樂的談話的圖畫，他把這張明信片分發全意大利。

次年，奧斯汀爵士海行到巴塞隆那，給里維拉也作同樣的幫忙！他以爲他的

舉動有助於秩序與和平，不過在意大利和在西班牙，這些舉動却被兩個拉丁民族的獨裁者認爲對於他們共同野心的放任而加以利用。

此外，法國方面，駐羅馬的法國大使巴萊爾（Barriere），對於法西斯主義的崛起也表示同情。其後繼巴萊爾入駐法尼示宮（Palais Farnise按：即法國大使館館址）的法國大使，即使是左翼政治家，全對墨索里尼顯露一種驚人的姑息；他們祇要看墨索里尼「本人和他的誘惑」，對於他煽動起來其後又支持着他的隱在他後面的「有害的學說」，掉頭不顧。然而這個學說的要點就是承認一個集體的權力意志的一切權利，這個意志倘被激發起來，勢必演成被認爲信條和紀律，甚且超出國界之外的「暴力」。

他們不明白這學說的固有發展力，它勢必達到的經濟上的自足自給，是作爲各民族間和平諒解的基礎之智識的自由交換，人與物的流通的抹殺。

墨索里尼認定在地中海獲得根據地作爲他的帝國主義的基礎實不可少，他整天等西班牙給他這種援助。

同時德國的密謀却與他一致企圖傾覆那新成立的西班牙共和國，予該處亂黨以援手。

威爾捷克（Weizsäcker）伯爵當過幾年駐馬德里的德國大使。阿爾封梭對他言聽計從。一九三一年西班牙共和國成立時他的態度還好，雖然和保皇黨人保持着密切往來，對於西班牙右傾的報紙也有多少影響。一九三二年赫里歐遊馬德里時，右派報紙對赫氏肆意攻擊，他就是幕後的主持人。當日報紙的論調反覆這樣說着：「赫里歐先生聘問西班牙共和國，志在從該國政府獲得在戰時允許法國殖民地軍隊通過西境的權利，我們無論如何要反對這件事。」

德國國防軍方面，也和西班牙軍隊的領袖有密切關係。

從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年，數百西班牙軍官，以負有技術的使命及研究爲

詞，被遣派到德國，而湊巧得很，這一批軍官在叛軍起事時，便是叛軍的領袖。發起組織這些使節的是拜貝德（Beigbeder）中校，當時駐柏林的西班牙大使館陸軍武官，現在是佛朗哥的摩洛哥總督了。

在拜貝德當白朗該（Berengner）將軍的副官，和法國軍隊在西屬摩洛哥幫助白氏打克里木的時候，拜氏是親法派，他現在成爲德國參謀本部的代理人。西班牙政府由他經手向德國設在荷蘭瑞士以避免凡爾賽和約的限制的工廠訂下大批軍用品。

在這些情形之下，西屬摩洛哥在目下成爲德國第一流的軍事根據地，還用得着懷疑的麼？

同時，希特拉在德國的地位完全鞏固了。整個德國——被所謂「同時從催眠術和搬弄軍器的實習脫胎出來的」方法說服了的——跟在他後面高唱這個「種族學的」神秘，這個神秘召喚希氏去革新德國，並「爲一個新的未來」統治世界各

民族。

無論如何，兩個獨裁者在歐洲分途並進使各國解體的工作，還沒有完全成功。那些大民主國家依然忠於國聯的原則。對於能夠用和平方式解決爭端的國際法律的信心，在英法人民的心中仍未熄滅。

墨索里尼以爲「要在歐洲行險僥倖」，首先要破壞這個法律，了結國聯的性命；使中立國家，使遲疑觀望的國家，看見國際關係仍然爲武力支配着，而保有這種武力的正是意大利。

西班牙方面還未佈置就緒；他決定首先征服阿比西尼亞。對內他希望藉此把全國富源集中在他身上，便可以向意大利人民要求新的犧牲。對外，他希望除了物質上的利益之外，還可以獲得精神上的利益。

從一九三四年初起，阿比西尼亞的戰役早已詳細計劃了。在羅馬的陸軍部

裏，特別設立了一個研究司。該司在阿猛達（Amantea）將軍主持之下，決定了征阿的計劃。次後又在那不勒斯（Naples），在貝的哥洛特（Piedigrotta）軍營裏面，組織了各種執行部的胚胎。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墨索里尼通知衆議院說意大利的經濟情形很壞，但無論如何，意大利餘下的富源要全部用作戰爭的準備。

六月十一日，他下令建造兩艘三萬五千噸的鐵甲艦。六月二十二日，他任命五千新的候補少尉。不久之後，在阿甫能羣山舉行盛大的軍事演習。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意大利政府核准了一批調整全國軍事資源的計劃。

墨索里尼爲這些步驟作如下聲明：

「我們不怕『窮兵黷武』這個名稱，也不怕被人喊作『好戰的國家』，換句話說，就是一個賦有最高的服從，犧牲，對祖國盡忠的德性的國家。」

可是，也不該讓外國說意大利「甘爲」戎首。各國政府的言論也要顧慮一下。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日有一個命令，對發表軍事消息嚴加約束，並正式禁止刊載軍備情形。

另一道命令要人民呈報在國外所有的抵押品，貨幣和貸金，以備徵發或沒收。

在外交部和殖民地部，他們搜集——必要時偽造——各種文件，使歐洲有些國家因對阿的「侵略」而生出反感時，可以隨時拿這些文件證明「阿比西尼亞的蠻」，辯解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文化使命。至於意大利往日舉行別一種政策時，曾請求以國聯爲中心的文明國家，允許這個野蠻國家加入她們的團體一節，那是管不到的了！

在破釜沉舟之前，墨索里尼回顧一下歐洲，試探將有何種反響，以便設法緩和它們，或使它們不能爲害。

他不相信英國，解除了軍備，又從多年未遇過的經濟恐慌纔恢復過來，除了行險僥倖之外，會有任何舉動。英國所不爲的，法國也不會作。他希望柏林幫忙；一種同法西斯主義相彷彿的學說正在那裏得勢，這兩種主義的信條縱不一樣，目標却相同，它們在憎恨蔑視民主國家和弱小國家這點也相同。

但是，和意國領袖的始願相反，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一日，他和希特拉在威尼斯的會晤，在雙方都祇發生了不信任和疑忌。

墨索里尼千方百計使這次會晤早日舉行。他的報紙歡呼：「偉大的同盟者希特拉。」

爲什麼這回碰頭會有這麼意外的一種結果呢？

墨索里尼以爲希特拉是他的「一個年青的模倣者」。希氏是求之不得的與他締結同盟，對於意大利希望他訂立的契約祇有奉命唯謹。德意聯合起來的戰爭的威脅定使別的國家不敢有所動作。

墨索里尼對他的親信說：「這是要把歐洲版圖易色的歷史事件。」

無論墨索里尼或希特拉，都懂拉丁文。德國領袖下飛機時，他向意國領袖道一聲「Ave Imperator」（皇帝萬歲）。一個懂得拉丁文的人告訴他「Imperator」在拉丁文不是表示「皇帝」，却是表示「第一人」；在古代羅馬，第一個投票的元老便被稱為「Imperator」。墨索里尼回答一聲「倣效者萬歲」——倘若看看「墨希會晤的照片」，墨氏穿起法西斯黨軍最高領袖的制服，而希特拉却穿着便服，套上一件經紀人出門所穿的不透水的外衣，這句話便很有一種諷刺的味道了。

這兩個獨裁者的初次談話祇顯出了彼此意見衝突。這次談話使墨索里尼非常暴躁，他告訴他的親信說「不必繼續下去！希特拉還是愈早走愈好。」

希特拉方面也不見得很滿意。

「在下次戰爭裏我們要一致行動，你覺得怎麼樣呢？」墨索里尼大概這樣

問。「我們沒有準備好」，希特拉大概這樣答。「一種強硬而小心的政策，一種逐漸的但是有計劃的重整軍備，同時運用外交，可以使德國不必訴諸戰爭，便得到他的主要要求的滿足。」

墨索里尼急不及待。他便決定完全改變法西斯的政策。

墨索里尼看來很想同法國接近。他以為可以利用法國反對奧大利與德國合併，在勃利納山（Brenner）方面覓得一種軍事援助。英國對於這個問題和對於中歐的一般問題似乎漠不關心，法國對於尼羅河上英國的利益的漠不關心也是自然的，法國可以「消除」或「減少」國聯對於侵略阿國的反對。

法國新任外交部長賴佛爾（Laval）果然認墨索里尼的表示好感，為他一向期望的和意大利接近的機會。這種接近，在當日，在現在，都的確值得希望的，但是賴佛爾應該效法他的前人巴爾都，要在忠於國聯的宗旨和與英國合作的法國傳統政策的範圍內，把這種接近予以實現。

賴佛爾先生因爲祇能看見眼前的事實，因爲誤信墨索里尼的話是出自至誠，竟胡裏胡塗的讓墨氏丟盡了國聯和忠於國聯的民主國的臉，予墨氏以所期望的「敢作敢爲」，和在歐洲各國「散播不安和懷疑」的機會。此外，將輪到德國去利用這些不要和懷疑去謀他的利益了……這一回，將輪到忠於他的對暴力的迷信的墨索里尼聘問柏林了……

第三章 「打倒傳統！」

賴佛爾內閣一頁重要的政治史還沒有寫出來。這是法國外交離開正途，獨闢蹊徑的一段史實。我們願以最完全的客觀作一種敘述。

直至賴佛爾長法國外交部之前，繼承白里安的外交部長，堅決程度縱有不同，但均守着一貫的法國外交政策，即是在國際間，應用着不論大國小國互相幫助和權利義務均衡的民主主義的原則。

英法對於運用這些原則一節縱未能亦步亦趨，兩國間組織歐洲和平的合作依然維持着。

巴爾都先生百折不撓的爲法國組織歐洲和平，他作了這種勇敢的犧牲品。

巴爾都在馬賽市府的會客室內畢命時，法國的影響和威望正在蒸蒸日上。巴

爾都在中歐，在巴爾幹和在波蘭之行，已爲這事樹立基礎。小協商國，巴爾幹國家，甚至土耳其，正在考慮着在國聯的範圍內締結種種與未來的法蘇公約并行的公約，這些公約也如法蘇公約一樣，歡迎德意參加，但也使那些國家能夠這樣答覆獨裁國家的要脅「這個互助公約無論同你們一起也好，或要來對付你們也好，它是必然訂立的，請你們接受它吧」。

這一局值得賭一下。

法外交部的新頭目是一九三一年白里安的最後的內閣總理。

賴佛爾是貝依特都姆（Puy-de-Dôme）地方的鄉下人，賦有極銳利的天生聰明。雖然依他的方式是根本愛國的，他是最現實不過的人；他蔑視過去的教訓，即使這些教訓是最近的。

在他的腦裏，國聯是隸屬於「昏天黑地的王國」的。

他嘗隨白里安聘問柏林；他所得的印象是法國可以和德國攜手，祇因前人不

肯解除對各小國締結的契約，使它沒有成功吧了。

賴佛爾在他整個外交部長任內，反覆說着他要和德國攜手，抱怨着德國對法國的態度太不知趣。

曼台爾（Mandel）氏當日說：「白里安做不好的，他想做成功。」

然而，這兩個人多麼不同呢？一個存着真誠的信心謀和平，一個則帶着多少權謀。

別方面，白里安想不出一個沒有英法攜手的世界。賴佛爾因為不信任當時英國極力擁護的國聯，對倫敦政府也存着疑心；也許還因為英國外交部之間亦自私自利的現實政策，和他自己的現實政策相抵觸。

此外，賴佛爾的外交政策和「中流的法國人」心裏的志願適相吻合。

賴佛爾慣於這樣推論：

「你們不想戰爭，不是麼？那末，讓我和德國人攜手吧；這是我們的鄰人；

他們可以攻打我國，因為他們強。」

後來他處理薩爾 (Sarre) 公民投票時也是抱着這個見解。

同駐巴黎的德國大使葛斯特 (Koester) 高談這個問題時，他準備對德國讓步，結德國人的歡心，希望和她得到一種諒解。這個在薩爾問題上求德國諒解的願望，和軍部的心理適相吻合。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九日，在巴黎凱旋門紀念亞歷山大王的儀節中間，貝當 (Petain) 上將對新任軍政部長摩林 (Maurin) 將軍說：「在薩爾公民投票這件事情上，千萬不可弄出第二個阿爾塞斯羅倫納來。」

數日後，國務總理佛蘭亭 (Flandin) 本着這精神和德國大使葛斯特無情地解決了這件事。

根據「倘若使家裏得到和平，最好首先與你最貼近的鄰人修好」的原則，賴佛爾先生把對意大利諒解這事放在他的職務的第一位。

當日法國參謀本部也認定一旦與德國發生衝突，或一旦發生廣泛的戰事，法國關係如未能改善，法國便要在阿爾卑斯山邊境屯軍十二師，這於法國是不利的。

亞歷山大王在馬賽遇害之後，在日內瓦國聯發生的沉痛的衝突期間，賴佛爾極力避免與意大利正面摩擦，雖然意大利的責任是確定的。這種態度引起南斯拉夫一時不容易忘記的怨恨。但墨索里尼因為上章所述的意外的理由，使他不得不與法國接近，所以對於賴佛爾此舉便受寵若驚了。

賴佛爾先生趁這個機會，決定到羅馬一行，正如他的前任者巴爾都先生所要做的樣子。

巴氏意在試探意大利是否願意加入法國與南斯拉夫訂立的互助公約，這個公約如果成立，則巴氏在聘問中歐和巴爾幹時會樹立基礎的公約，便得以補足了。要之，這是法國的同盟國和友邦所同意的一次客氣的和探消息的旅行吧了。

賴佛爾管不了這許多顧忌：他要真真正正與意大利攜手，寧肯事後告訴有關係的國家說：「請你們親自跟意大利商量吧。」

因此，當他在形式上奉行着一九一九年訂立和約後前人的一貫政策，他同時考慮另採一種也許更穩確替法國找到她一向想望的安全的政策。

兩國使節間的磋商早已使人明白墨索里尼不肯締結一種普遍安全的公約；他要求法國依照他的意思解決退尼示的問題。賴佛爾却依然希望這種談判早日舉行。墨索里尼使他非常感興味；他知道一定和墨氏談得來的。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底，內閣會議通過一個草約的計劃，與墨索里尼和賴佛爾不久在威尼斯宮所簽訂的計劃大同小異。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羅馬之行決定了，雖然意大利宣告準備接受的草案離法國所提出的計劃頗遠；馬上討論到的祇有殖民地問題和奧大利問題。凡涉及與在多瑙河流域及中歐正在訂立的公約有關的法意在該處彼此易保證的問題，均決定從緩商議。

這就是意大利之所謂「把問題編成次第」了。駐巴黎的南斯拉夫公使斯柏賴哥維治（Spalaikovich）倒并不覺得不安。感動到掉下眼淚，他在到羅馬的車站的月台上把賴佛爾擁抱，向賴氏重申南斯拉夫的信任。

墨索里尼曾使巴黎希望，在一次舉觴互祝之間，他也許先給法國同盟國的南斯拉夫一個心滿意足；他也許宣告南斯拉夫土地的完整是歐洲和平的一塊主要基石。

不用說，比這更重要的東西還可以得到：我們在上章說過，墨索里尼已立下十分的決心想對法國修好。在從事征服阿比西尼亞之前，法國的支持，或至少法國的中立，是不可少的。他的事業的成功幾乎已成事實的速度。法國態度之曖昧不明，或祇要遲疑觀望，便足以使國聯的情形複雜起來，於衆人在日內瓦聚訟紛紜之際，使墨索里尼得暢所欲言了。

一月四日，列車在傍晚駛進羅馬車站，法國記者們雖奉命不許向外窺望，却依然證實那歡迎是冷淡的，那寂靜也出人意外。月台上祇有墨索里尼；幾個外國大使在他左右；一句話，很少人；車站之前也很少人；沒有一個呼聲；訓練有素的羅馬羣衆，祇有在意國領袖通知他們賴佛爾順從了意大利的願望時，纔肯表示興奮。

五日，在威尼斯宮的媲美沙士比亞戲劇景色的歡迎會中，法國記者們被介紹給墨索里尼，墨氏對他們各人都說一句好話。他對我說：「你有一件好看的袍子；你叫做貞尼維哀；但是你寫的關於意大利的文章是惡毒的。」我覺得他當真不像別人。在他足以壓倒賴佛爾的「無節制的天性的力量」的態度裏，泰半是矯揉造作：在他狹窄的顎骨裏，和在他視線的堅決裏，有種強制的嚴厲。

在歡迎會之前的晚餐，賴佛爾舉觴祝他時，對他說「你寫了意大利現代史中最瑰瑋的一頁」。

在制服的光彩，勳章的閃耀中，德國大使海舍爾特（Hassel）穿一套黑禮服，沒有一個勳章，引起衆人注目。衆人也注意到他大模大樣和賴佛爾傾談。

這天晚上，大家雖然避開不談阿比西尼亞，我確實探知在羅馬政界和交際界裏，這是主要的題材。

華爾華爾（Qual-Qual）事件剛傳出來；這個事件的真相尙未大白。阿王對於意大利態度曖昧和派遣大批軍隊到埃里特利及索馬利深抱不安，而他又想無論如何避免軍事衝突，遂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三日請求國聯調解這個事件。這件事情值得引起各國政府的憂煩。

同時，賴佛爾和墨索里尼間的談判已到了討價還價的最後階段。他們的談話有時爭論頗爲劇烈，例如一月六日在祈齊宮（Palais Chigi 卽意大利外交部）舉行的一次談話：談的是里比阿劃界問題。墨索里尼對於法國讓渡：幾百公里不毛之地一事似乎不滿足，他爭辯說他不是「沙漠的收藏家」；又說巴爾波上將會在這

些地方上面飛行過；找不出甚麼較爲重要的有人煙的村落。

賴佛爾答道：「他們不是要在沙漠中間找到像羅馬和奧拔維里哀（Aubervilliers）的城市——」

發生這個辯論那天的晚上，法國大使香勃蘭（Chambrun）伯爵在法尼示宮開會歡迎賴佛爾，其間賴氏和墨索里尼有過一次對談，引起外間不少推測。

在法國大使幽僻的書齋裏，這兩位先生彼此談過些什麼呢？沒有旁人參加這次談話，而賴佛爾，雖經他的主任秘書多次敦勸，却始終沒有報告過他的外交談話。

墨索里尼常說賴佛爾會讓他在阿比西尼亞「自由行動」。

每回人家以此向他責難，——他回法後，即他的同僚亦不免這樣詰問他，他總竭力否認。

比較靠得住的推測，是在一刻鐘內，賴佛爾不能從國聯方面，英國方面，法

國方面，考慮到整個複雜的阿比西尼亞的問題。墨索里尼必巧妙的用審慎的暗示說話，終於提出一些含糊的建議，却沒有明言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利益，是以武力征服這個國家。

賴佛爾一定沒有向墨索里尼保證過，意大利倘若直截了當的吞併阿比西尼亞，法國會支持她。

此外，賴佛爾沒有想起國聯，和對盟約所負的責任，英國縱使一定想到它們，墨索里尼也不願意向賴氏提起。

賴佛爾對於墨索里尼的含糊的建議，至多祇能告訴他，法國的利益斷不會同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利益相抵觸。

不錯，這句話已足使賴佛爾在最近的將來感到處境之難了。

當阿比西尼亞的戰爭正打得熱鬧時，當意大利人用世人的良心所攢斥的毒氣和別的手段去克服阿人的抵抗時，有些政治人物指摘賴佛爾應對這些殘酷行為負

責。

他要求墨索里尼寫一封信證明這些流言之無稽。賴佛爾所接到的信未能使他滿意，他便不再希望這些奇特的證書了。

賴佛爾離開法國外交部時，他對「意國領袖」的幻想已經消失了許多。他將斷定墨索里尼對他不起。

在意大利方面，法尼示宮的談話之後，墨索里尼祇對他最忠實的親信人說，外國政治家，祇有賴佛爾明白法西斯主義是什麼。他這句話想給賴佛爾過不去麼？誰也知道，法西斯主義就是羅馬帝國主義，而羅馬帝國主義就是侵略和戰爭。賴佛爾對於代議政治的把戲，對於口是心非的契約，對於含糊的妥協，均素有經驗，他本可以巧於應付羅馬的談話的，但是一個獨裁者並不是一個縣治競選人啊。

次日，在威尼斯宮一個大廳的薄明中，全體報界代表在場，羅馬協定極其隆

重的簽了字。

墨索里尼向報界宣稱：「法意協定是一種不斷的創造，在這種創造的過程中兩國的友誼與日俱新！」

他這時允許民衆的興奮表現出來……或毋寧說，他把這種興奮暗示給民衆。在歌劇院，迷娘（Mignon）正在上演，唱馬賽曲時觀衆全體肅立；墨索里尼步入賴佛爾先生的廂房，高興的和他握手。在街上，特別在賴氏和法國代表團居停的愛克西旋奧飯店（Excelsior）附近，手提風琴和着笛子，讓馬賽曲和馬特隆曲（Madelan）傳遍了羅馬的晚上。

賴佛爾離開羅馬，心滿意足；他使巴黎歡迎對偉大的拉丁姊妹國重修舊好。

墨索里尼，在威尼斯宮他的書齋裏，俯身看着阿比西尼亞的地圖，也沾沾自喜。

他實在許給了什麼呢？

在突尼斯，倒不如說，因為現狀成爲正常，他反得到更多宣傳和擴張的機會。至若南斯拉夫，他答應日後舉行談話；對於東歐羅加諾公約的計劃，也答應他日訂立協定。對不起，還有呢！他答應倘若德國實行吞併奧大利，他便出兵勃利納山，不過德奧合併的問題，此刻倒無關重要了。

在別方面，不錯，墨索里尼似乎也沒有得到很多好處：主要的，是毗鄰比亞的幾百公里不毛之地的讓渡，唐密拉（Danneira）小島的讓渡……這小島與比林姆（Perim）島遙遙相對，可控制紅海印度洋的路；從直布地（Djibouti）到阿的示阿巴（Addis-Abbeba）的鐵路也分出一部分利益與他……不過這條鐵路是阿比西尼亞到紅海的唯一出路。

次之，又有比一切都重要的，對於法國中流階級的影響。大家現在對這個「放蕩的」妹妹愛憐備至。她的食慾強，但是她曾處過很大的困境，一九一八年又受過多麼不好的待遇！

倘若她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征服非洲那個和她有過舊恨的野蠻部落，然後開發這塊肥美的土地，把阿比西尼亞做成她真的應當得到的殖民地：好！

英國或許要在國聯搗蛋，但是終有和她妥協的辦法，國聯呢，國聯不是光令人不痛快麼？

因此，羅馬協定便使「墨索里尼羅馬帝國的迷夢」更早實現。

羅馬馬上採取一批準備戰爭的軍事措置。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官報（*La Gazette Ufficiale*）發表的法令，目的就在戰爭準備。

二月十七日，法西斯最高會議發出一個通告，聲稱「該會已採取一切必要步驟，使意大利軍事力量迅速增進，俾得應付「任何局面」。

三日後，最高國防委員會，在某次會議的報告中，說得更加明白。「在規定的時期一切均可準備就緒，意大利倘不免一戰，她的迅速的勝利已穩確拿在手裏」。

從這時起，意大利半島的報紙，一心一德，使輿論趨向戰爭。報上主要新聞

就是阿比西尼亞，阿國人民的殘酷和野蠻；阿國尙未開採的富源，而這些富源的開採實是法西斯意大利在非洲殖民的基礎。整個意大利正在水深火熱之中，在她眼前現出一片幻想中的富饒之地……並且，「阿都華」(Adawa)的恥辱不是也要雪麼？

墨索里尼千方百計，使意大利的國魂浮入戰爭的陶醉裏。

反之，羅馬協定簽字後，法國的情勢稍爲緩和。大家相信意大利友誼的真誠，這種友誼使法德諒解較易成功。

在國會裏，祇有赫里歐先生表示懷疑，不久他在蒙比亞西亞(Mantbilliard)的演詞裏說出他的懷疑，引起賴佛爾內閣的傾覆。

在內閣會議中，有人對於轉讓土地的不便之處會加以批評，說這些土地在意大利雖無經濟上的價值，却可作在察湖(Tchad)一帶用兵的根據地。

又有人指出讓渡唐密拉島的危險：這個島一旦設防，它在紅海的重要便與英

國經營後的比林姆島相彷彿，同爲通遠東的重要的戰略位置。

這個談判最後却完全核准了。

在衆議院的走廊內，大家申說羅馬協定的價值，特別在於訂立這項協定的精神，這種精神使前途非常光明！

賴佛爾先生親自擬好結束對於羅馬協定的討論的議事日程。他要在这个議事日程裏提及，像停戰後議會給克里孟梭 (Clemenceau) 作過的一樣，說「參衆兩院向賴佛爾先生本人表示謝意」。

輿論對於賴佛爾先生贊揚備至，一般議員祇想分得「和平組織者」賴佛爾先生的一點榮譽。每個議員都指出在過去，他曾努力促進法意間良好的關係。就是勃萊姆 (Blum) 本人，也對新聞記者貝爾 (Berl) 說：「我雖不是賴佛爾的朋友，他却是和和平的忠實的朋友。」

誰就要滅亡的，諸比得必先使他發狂！(Quor vult perdere, Jupiter de-

mentati)

賴佛爾的政策的最大危險，正是在一般不明真相的人民看來，似是理所當然和可接受的；這是避難就易的政策的特點：採用這些政策的人忽略了問題的基礎，過去的教訓和地域的限制，祇求外表和感情之滿足。

拿破崙第三給這種感情用事的政策所付的代價大家是知道了。

對德意締結協定，無論於英法有多少利益，這種協定必須在與任何國家的霸權都不相容的歐洲均勢的範圍內訂立，始能免於危險。法國不應爲了要和德意成立協定，便把她的同盟犧牲，德意向法國作這個要求，正因爲這些同盟和她們的伸張勢力和稱雄歐洲的願望相左。法國倘若斷絕這些友誼，一切持久的條約所不可少的均勢便遭了損害。

德國若背後不受威脅而以全力屯集萊茵河，法國的中產階級便不能在巴黎安

居；他們深以英國總不明白她的邊境就在萊茵河爲異，他們却不承認法國也要在波希米（Bohème）山或在威士推拉河方面保衛她的利益。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日內瓦國聯大會期間，賴佛爾所願望的法國政策的轉變，顯得至爲清楚，并且一如墨索里尼所預料，這種轉變產生一種深刻的騷動和嚴重的不安。

國聯盟約遭了頓挫之後，法國在日內瓦所採的政策的传统路線是什麼呢？再從盟約出發，訂立有一定範圍的特殊公約而加強牠，諸如：

東歐公約：包括俄國，波羅的海（Baltic）國家，波蘭，捷克和法國。

將已包括捷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的小協商公約推廣到中歐，加入奧大利，德國，匈牙利，波蘭，意大利和法國。

巴爾幹公約：聯合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土耳其，希臘。

最後，地中海公約與英國，意大利，法國，南斯拉夫，希臘和土耳其有關。

賴佛爾其實不相信國聯盟約能在這些基礎上面「復興」：他不相信俄國，波蘭和德國能一起加入一個東歐公約。

不過在英國面前，又在小國面前，他祇能在日內瓦擁護上述的政策，這種政策和他真誠相信較有利於他的祖國及和平的政策是背道而馳的，但他却不敢公然舉行他自己的政策。由是而產生他的外交行動的這種曖昧不明，這種模稜兩可，重增英國和中歐人士的憂慮。

那些特別依附法國傳統政策的小協商國家（賴佛爾把她們喊做法國的「鷄雛」）駐巴黎的公使，向他表示劇烈的不滿。

他和提瞿拉斯哥的有甚於奮激的談話，在日內瓦是有名的。

有一天，提瞿拉斯哥以小協商國主席的資格，對賴佛爾傷心的訴說法國對小協商國的疏遠。南斯拉夫代表福提殊（Fotich）先生適亦在座，想緩和一下緊張的空氣，掏出一隻很精緻的袋錶。「你知道不知道爲什麼提瞿拉斯哥給我這個錶

呢」？他問賴佛爾。

賴氏回說不知道，福提殊先生便對他說有一天提瞿拉斯哥對他非常生氣，但是他的心好，他想解除這個誤會，便送他這隻錶。

這時，賴佛爾總理便說：

「那末，我應該得到一個時鐘。」

「你準有一個時鐘」，提瞿拉斯哥說。

「我想過了」賴佛爾加上說，「我不要時鐘，倒想要一隻袋錶，好把提瞿拉斯哥放在我的心上。」

「你準有一個袋錶」，提瞿拉斯哥答道，「不過你倒不要把提瞿拉斯哥放在心上，你要拋他放在你的口袋裏。告訴你說，你一定辦不到的。」

賴佛爾先生收到了那個袋錶。那個袋錶是在他的口袋裏呢，還是在他的心上呢？

造物好作弄人，它徧教賴佛爾代表法國簽訂法蘇公約。

這個公約，赫里歐、彭古和巴爾都諸先生共同努力的結果，是一個重大的事件。根據衆人（連反對派也在內）的意見，這個公約之締結大有助於法國的地位。蘇聯的經濟，技術和軍事力量，將爲英法在國聯範圍內計劃的安全組織效力。

賴佛爾認識這個公約的價值，不過假如他準備忠實的去作想促成這個公約所當作的事情，他可不願意使這個公約他日會妨礙他實施他的與德意修好的政策。

關於這事，一個幽默的外交家會把法國外交形勢比作「一齣戲的場面，導演員想同時裝上全部佈景。」

在我的意見，想那個公約不能妨礙對德國的妥協，應該讓它有充分的「效驗」。德國祇能明白武力的論證。

因此，反對俄國人提出的辦法是一種錯誤：不必等日內瓦的決議，即使那個

公約發生効力。沒有這項辦法，法蘇合作的價值，無論在不滿意的蘇聯的眼中，或在德國的眼中，均大為減少，因此，德國祇將那個公約視爲一種「理論上的包圍」的企圖，大可作她的宣傳的資料。

由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至五月一日，賴佛爾和蘇俄大使包添金（Patern-Kine）先生在法國外交部所繼續的冗長的討論，其結果祇讓賴佛爾說：「這個公約沒有把我束縛；我把它的內容廓清了；我沒有把法國軍隊交給蘇俄調遣。」

德國下一斷語說：「法國仍舊孤立，她不能靠蘇聯幫助，她也不想幫助蘇聯。」

當真，在內閣會議中，陸軍部長摩林將軍也宣稱俄國軍隊對於法國并不值得十分重視！

法國輿論依然是不聞不問。

「看來縱使有點奇怪」，曼台爾說：「後來引起劇烈的筆戰的法蘇公約，當

日却不大有人加以注意。對於締結這個公約，雖然有人提出異議，法國人的常識可明白，他們倘不與莫斯科訂立條約，德國人遲早也要訂立的，這時候，危險便注定了。第三帝國的重要人物，如拿道爾尼（*Nadolin*）大使，和最高參謀本部的幾個領袖，從未放棄過拉化羅（德蘇合作）的政策。到時德國的技術人員和軍事家會怎樣利用蘇俄廣大的富源，還用得着說麼？一九三三年五月二日的協定，即便祇有使德國人不能利用這些富源，及遇有戰事發生，可以便利小協商國家的給養的作用，那末，因何在我也忝居末席的內閣裏，像貝爾奴（*Perrnat*）和馬蘭（*Marin*）諸位高才也贊同這個公約，便可明白了。」

極力主張訂立這個公約的最大理由，正是深恐德俄合作的復活。此事若見諸事實，德國可以在俄國找到她所缺乏的原料；她的伸張由是而較為容易，遇有衝突發生，她可以有一萬萬七千四百萬以上的後備軍。

在衆議院擁護這個公約的是赫里歐，他一向致力於法蘇邦交的恢復，訂立這

個公約是他的政策的自然結論。他很適當的引人注意這個公約的大公無私的性質。沒有什麼東西阻止德國參加這個公約，大家還要邀請德國參加。法蘇公約不在於對德；反之，德國倘加入這個公約，東歐的安全便完全穩當了。這件事可被看作東歐羅加諾公約的最初的吉祥的收穫。

法蘇公約就在這些情形之下，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在巴黎簽字。這公約規定：「法蘇邊境倘若被人侵犯，兩訂約國立即召集國聯行政院，聽候國聯行政院裁奪，該院如未能一致判定，各方即可自由行動。法蘇邊境如被人公然侵犯，雙方於請求召集國聯行政院之外，仍須在行政院未有裁定之前，採取有效的互助行為。」

賴佛爾於是啓程往蘇聯。

他的火車在燦爛的陽光之中，駛進懸掛着三色旗和紅旗的車站；軍樂隊奏着

一隻很長的馬賽曲和一隻很短的國際歌。

賴佛爾此次訪問莫斯科，他對於法蘇公約，却不及對於法國內政想念之切。他在莫斯科停留了四十八小時，目的在於決定法蘇關係的前途，他却以為可使斯大林對法國共產黨施以壓力，向他們提起他們國民的責任，要他們放棄對於法國軍備的一切攻擊……同時也不要危及他本人在奧拔維里哀的地位，因為在市議會的競選中，他和共產黨處在對立的地位。

「我們講老實話。我不是外交家」。在克林姆宮迎接賴佛爾先生時，斯大林說，賴氏答道：「我也不是外交家。我們開始吧。」

關於實施法蘇公約的問題皆順利解決了，他們更商定了在來年七月，兩國參謀部舉行談話。

在別方面，順從賴佛爾所表示的願望，斯大林作一個公開聲明，申言擴張法國軍備之必要。

同日晚上，賴佛爾當歌劇院開演薩哥(Sadko)時，對他的同僚宣稱，說「法國願本着法蘇公約的真實精神，維持法蘇兩國的關係」。在某次休息時，包添金先生和賴佛爾先生對報界代表力言斯太林的聲明的重要。

在一個晴麗的春夜，當列車駛着賴佛爾先生向着畢蘇特斯基的葬儀將要舉行的華沙駛去時，賴佛爾先生離開莫斯科，對於新俄羅斯的力量和猛進甚為感動。

為歡迎他而舉行的非常的空中表演，表演時，數百飛機，在整整兩小時內，用一種有條不亂的格式，在空中劃出法蘭西共和國的幾個起頭字母，證明赫里歐總理即在一九三二年已講過的論蘇聯的話之為不謬：「我們目睹一個新合衆國之誕生。一種不易計算的力量在世界上崛起。」

但是賴佛爾先生仍然要「面面俱圓」。就在他訪問克林姆宮那天，他通知柏林請德國外交部不必為他的莫斯科之行過慮：此次聘問中，凡與法德諒解的政策相抵觸的事均未談及。

德國外交部明白法國這種政策於她大有用處。她訓令德國駐莫斯科大使走謁李維諾夫，邀他在參加畢蘇特斯基葬儀的歸途來聘柏林。李維諾夫謝絕了。

這是在華沙的歐洲飯店，從畢蘇特斯基的棺放在一架砲車上，檢閱過一次最後的動人的大操的莫庫道（Makotow）野外歸來，賴佛爾先生跟代表德國參加葬儀的戈林將軍有過一次談話。戈林聰明的從他知道賴佛爾先生最耽心的這個內政的觀點討論法蘇公約。

他對賴氏說明法蘇公約給法國共產黨的助力，和「赤化」歐洲的危險。他說：「世界上文明國家祇有一個敵人：這就是布爾塞維克主義，各國應該聯合起來把它推翻。」

從這時起，他便提出獨裁國家的一種「神聖同盟」的原則，德國不久把這種同盟作為她在中歐的外交政策的巧妙的工具。賴佛爾先生必然想及他的選舉形勢，戈林的話感動了他。他一定給人一個「游移不決」的印象，這印象，當他回

到巴黎，法蘇間發生誤會時，便愈加顯著。

曼台爾對這種情形這樣說：「眼看選舉日期迫近，政黨休戰宣告結束，許多政治問題也改過面目了。大家從內政的觀點檢討法蘇關係的問題，而戰前已經壓抑着法蘇同盟的悲慘的誤會，又重見於今日；正如在四十年前，極左派把巴黎和彼得堡的親善看作共和國的一種危險一樣，許多國民現在深恐法蘇公約會有利於法國共產黨。他們被外國宣傳巧妙地維持着的敵意，在共產黨人依照第三國際訓令，發起組織人民陣線的時候，更見增加。

「因此，雖然擁護法蘇諒解的人時常佔大多數，我們可以問問，這個多數，至少在它的領袖本人身上，豈非着重在支配這種政策的學說，更甚於決心實施這種政策麼。」

無論如何，航空部長也在衆議院加以承認，法蘇公約并未附有任何軍事協定；德國的策略成功了：我們受盡一種并非沒有危險的互助的不便之處，却沒有

得到任何實在的保障。

瑣屑事情有時產生大的效果：賴佛爾先生在奧拔維里哀選舉失敗是共產黨人造成的。這件事又增加了法國外交部長對莫斯科早已存着的疑心。他深信斯大林用第三國際的名義假手法國共產黨員和他搗鬼。

因此，爲卸脫對於公約的責任，及表示他的不滿起見，他要求國會批准這個公約；法國憲法沒有規定要這樣做。法國憲法祇規定有關土地完整或牽涉及國家財政的條約須提交兩院核准。他這樣延緩了公約的實施，這公約提交國會核准時，賴佛爾離開外交部已有一月了，大家注意到他的親信投反對票。直至最後一秒鐘，在參議院走廊內，他聲言他自己也投反對票；他終於改了意思，投了贊成票。

英國官方仍抱觀望態度；保守黨的關員，雖認爲這個公約使莫斯科與柏林疏

遠，覺得它不錯；他們因這個公約對於中歐集體安全組織有所裨益，對它加以青眼，但由於俄國向來使她懷着的恐懼而減低了他們的滿足；第三國際的共產宣傳更加强了這種恐懼。這種心境說明了希特拉的口號在英國和在法國國家主義派中間得到成功的原因：「反共鬥爭是整個歐洲組織和合作的基礎；那些尊重秩序和所有權的民族，應當一致起來參加這個鬥爭。」

在英國，一如在法國，獨裁國家巧妙的宣傳輸入了這個觀念，說法蘇公約是對德意修好的一種障礙物。這種外交與內政的混亂不清，終於治絲而益棼。我們可以說，不能辨別這兩種觀點，正是民主政府目前的弱點。法朗士華第一（Fraser）是土耳其皇帝的朋友，他却在地中海追剿野蠻的海盜。路易十四是新教國王的同盟，他同時取消農特（Nanter）法令。法國第三共和國政府與俄皇締結同盟，却未嘗絲毫放棄它的民主政治。

奇怪得很，迷信着斯大林支配着法國共產黨的正是賴佛爾，賴氏當日一片誠

心，請斯大林作一聲明，使法國共產黨表示贊同擴軍政策，換言之，即請斯大林干預法國內政。德國沒有放過在這裏運用要脅的機會；她對法國說：放棄那個公約，便是和平了；她這話，即指不用發生衝突便能完全滿足她的野心的一種和平。她非常明白，那個公約存在一天，縱使是聚訟紛紜的，縱使是範圍縮少了的，她倘欲以武力實現她稱霸歐洲的迷夢，那公約便毫無限制的得到法蘇人民的一致贊助；馬納河（Marne）的奇蹟會重見於今日。

賴佛爾聘問羅馬之後，墨索里尼便完成征服阿比西尼亞的最後準備。

他在一九三五年二月至九月發表的一套演詞，祇是對國聯和對英國的一種翻來覆去的長期挑唆。在墨索里尼眼中，英國毫無阻止意大利的企圖的辦法：法西的空軍能一舉毀滅馬爾太的根據地；施里奈加（Cyrinaigue）的意大利軍隊能與埃及的英國人以嚴重的威脅，且在埃及引起嚴重的叛變也非難事。

英國沒有可以作戰的陸軍，空軍；至說英國艦隊，墨索里尼認為它是完全過時的了；他說這祇是「一堆廢鐵」。

永遠忠於他的吹牛和要脅的政策，墨索里尼恫嚇着，那個國家反對他的侵略，便以意大利的刺刀相向。

「法西斯的意志一向即使它的敵人屈服，它在最近的將來仍這樣做」，四月二十八日，他在紀道尼亞（Guidania）說。

數日後，在嘉格里阿里（Cagliari）和在沙沙里（Sassari），他更進一步說：「我們有新仇舊恨待清算。我們將把它們清算：我們一點不顧國外說什麼話，因為祇有我們才是我們利益的裁判人，和我們前途的保障人，因為我們純然是我們而不是別人。」

「國外的所謂輿論祇是一個不值一哂的稻草人，讓黑衣黨人的烈火一下燒完了。」

七月上旬，在愛波希 (Eboki)，他向世界喊出那有名的：「對那些忘想用字句阻止我們的人，我們將用在前線作戰的武力答覆！Menofrego（我看不起他們）。」關於他的侵略，他不願意向任何人負責解釋，特別是國聯，縱使他曾有約在先；更有甚的，他強要國聯拒絕犧牲者的申訴，連聽都不要聽。

阿萊西子爵於一九三五年九月四日到日內瓦，出席行政院會議和國聯大會；他用愉快的口氣對記者們說：

「無論如何，國聯會員國要反省和決擇，看看他們想留住我們呢，還是想留住阿比西尼亞。」

次日，他在行政院宣讀意國領袖的一個宣言：墨索里尼拒絕與阿比西尼亞談判。在意大利以為可以隨意利用阿比西尼亞的投票時，意大利會請求國聯允許阿比西尼亞加入它的組織，但現在阿比西尼亞要保衛她的汲汲不可終日的獨立了，她便不能與羅馬享受同等待遇。國家平等本是日內瓦的規則，墨索里尼乾脆拒絕接受這

個公約；他要用國家有等差的原則替代它。

英國代表團認爲這事太不成話了。這不復是阿比西尼亞的問題，而是國聯本身的前途的問題了。他們說，現在不是拘泥形式，讓意大利乘機實行「她的」戰爭的時候了。意大利須首先答應不用武力解決爭端。

國聯行政院幾乎一致贊同「引用全部公約」。

賴佛爾先生不置可否。

九月十日，賀爾爵士（Hoare）和他有過一次重要談話。他對賴氏解釋，英國能否信任國聯，繫於國聯處理阿比西尼亞事件的效驗。他又說，英國內閣把現在的事件看做最後的試驗，這次試驗允許他們判斷國聯的原則有無實際的價值和能否見諸事實。

倘若證明過這個系統是站得住和有效驗的，那麼，將來中歐或東歐有甚麼變故發生，英國會充分發揮國聯的力量。他預備在日內瓦的講壇上和英國國會裏提

供這種保證。

在英國政策的這個重要關鍵，賴佛爾依然猶豫不決。

九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賀爾爵士依然踏上國聯的講壇，公然認可他對法國外交部長所說的話。

他的宣言是很感動人的。我還記起賀爾爵士在講壇上的雅緻的側影，他的瘦削的精美的面貌。凸出的前額禿了。很少動作。只用右手加強他的聲明的語氣，但絕不動得過火。嗓子在大會絕對的靜默裏嘹亮的響着。我嘆賞這種安詳和這種冷靜，這類機械的，均勻的發言，用無變化的音調，不求激動感情，不左右搖擺身子。句子從薄薄的嘴唇瀉落下來，沒有輕重緩急之分。最輕的感動的痕跡，或最微的感人的願望，在那裏都找不到。一種直率的印象，據貝尼斯說，這是賀爾爵士的主要特點。這是一個敘述，一種證明，一回不用說服人的技巧的想說服人的努力。大會對賀爾爵士的演說極表歡迎，雖則在會場裏面不安更多於興奮。

賀爾爵士申言英國政策，超出一切國家的利益，信賴國聯和集體安全的主義。他又申言他的政府不願回到不良的同盟制度；英國政府決定用它全部力量，作為國際和平和國際秩序的後盾。

他毫無假借的指出最近為戰爭而戰爭的精神早已宣示出來，各國應該把責任擔負起來。國聯的前途視乎會員國的努力；國聯的力量繫於會員國的意志。「我的祖國」，他說「決不放棄她的責任」。

但是，這種英國準備鼎力合作的工作，需要鎮靜。「因此」，他又說，「他平心靜氣，撇開國家利益，擁護一種對一切侵略行為的堅強的抵抗。英國準備贊助法國的主張，公約，祇有公約，整個公約。」

英國說出了十一年來大家靜候着的演說。「案件造成法律」。英國民意慢慢地，可是確定地改變了。

離開會場時，赫里歐先生高興的握着賀爾的手：「這是對我一九二四年，在

日內瓦做的關於盟約的演詞的答覆，法國等了十一年了。」幾個英國人微笑回答他說：「賀爾爵士的演詞，至少賞給你舊日盟約的百份之五十。」

同日，下午四時，阿比西尼亞代表作一篇簡單的，却也不平凡的演說，他乞援於上帝，對於世道人心表示高尚的憂慮。他要求派遣一個國際調查團。「他準備接受一切合理的建議」。

要之，這一天晚上，在日內瓦，英國願以全力擁護集體安全制度的建議，各國看來是一個大好機會。

在這個嚴重關頭，賴佛爾的責任至為重大，他要決定國聯應採的步驟，為什麼英國自動建議將盟約第十六款作最廣泛不過的解釋，即各國艦隊的合作和實施制裁，偏偏就要來對付意大利呢？

次日，意大利拒絕一切妥協，一切調解，制裁問題便不能不提出來了。齊集

日內瓦的各國這時明白賴佛爾先生的聘問羅馬，和在那裏簽訂的協定，皆使法國對於按照規則運用公約深感爲難，英國却第一次動議將公約作最廣泛的解釋。貝里斯先生和包立蒂斯先生，國聯的兩個大預言家，在走廊內走來走去，反覆說着：「英國，法律由特殊事實制定；大家切要高高興興接受英國的建議。」

反之，賴佛爾志在延宕時日，英法間的誤解日深一日。

倫敦趕忙準備派遣英國艦隊到地中海，九月十七日起在該處集中。

別方面，英國政府因爲意大利軍隊正擬侵入阿比西尼亞國土，要對意國實施全部經濟和財政的制裁。

在巴黎，法尼示宮談話間對墨索里尼提供的保證，使法國外交部不能自由行動。說來奇怪，十六年來，法國不顧一切，在日內瓦舉行一種百折不撓的擁護盟約的政策，正在英國開誠佈公幫忙她實施盟約的時候，她却規避了……她的傳統的同盟國也對她懷疑起來了。

倫敦直截了當向巴黎提出這個問題：「英國艦隊執行國聯職務，倘在地中海遭遇襲擊，法國艦隊能不能援助它呢？」

法國外交部也不首肯，但它心中的保留也不能認為直截的拒絕。它用微妙的理論推諉。法國完全準備好了，但在實施對意制裁之前，倘未得國聯行政院通過，將來有何反響，法國概不負責。

英國人愈加急於行動；他們覺得別人有意玩弄他。晨報（Morning Post）的社論就有這個標題：「我們是和平的民族，不是怯懦的民族。」

法國人的痛心之事，正是像柏提拿斯（Pertinax）所說，「我們建議在運用對付侵略者的互助之前，必先向國聯諮詢，這種預先的諮詢，使我們不得不採取各種步驟：假定德國攻打我們或我們的同盟國時，它對我們至為不利。」

最大的輕忽：我們似乎不相信英國所說的話的價值。賴佛爾使人向倫敦探問，假如因法國協助英國在地中海的行動，引起德國對捷克用兵，英國是否準備

和法國一起應付這些結果呢！

賴佛爾先生在克萊蒙斐郎對他的選民演講時，他親自宣稱：「我想使法國輿論放心：我要對害怕軍事制裁的人說，在我和英國代表的談話裏，絕未談及軍事制裁的問題。」

法國的輿論開始騷動，尤其是開始分裂。許多有背景的報紙評論時局，並不計及法國在日內瓦所訂的契約。

在巴黎之聲 (L'Echo de Paris) 裏，凱萊乙示 (Kirilliss) 竟敢這樣寫：「意大利不是第一個破壞國際條約的國家。我們對於在意大利之前便已破壞過國際條約的國家又怎樣說呢？」

洛米哀 (Romier)，較有外交手腕，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七日的斐迦羅 (Figaro) 日報寫道：「今日在法國輿論裏面，憂慮是顯而易見的。憂慮，因為日內瓦的措置本該助成折衝，却似乎突然妨礙了它。憂慮，因為一旦把這種英國

人自己往日也告發過的邏輯的空洞的嚴格發動起來，誰也不知道該負多大責任，該冒多大危險。」

十月三日，意大利軍隊侵入阿比西尼亞國境。

七日，國聯自成立以來，第一次宣告實施制裁。

英國決定對意大利實施重大的制裁。賴佛爾先生主張逐漸的制裁，因為他老是懷着這個希望，以為在這些制裁發生效力之前，意大利贏了幾場仗，使趨於妥協之途。

墨索里尼駐巴黎的大使蓋呂蒂先生（Geruti）不住訪問賴佛爾先生。他對法國外交部長反覆說着：「煤油的制裁，就是大規模的戰爭。」

法國外交部長無論如何總要延宕日子：十月十三日他居間請英國延緩實施制裁。大多數報紙繼續淆惑視聽，不知不覺中，助長意大利的要脅和吹牛。

局部的也好，全體的也好，制裁即戰爭：這是右派主要的報紙反覆申說的論

調。其他較爲「機關的」報紙，支持着政府的拖延政策。

漫畫也插進來了。十月二十一日的巴黎之聲發表了一張漫畫，署名辛聶 (Seneep)，題名：「經濟制裁」，這張畫上面畫着勃萊姆先生在一根邊界柱子旁邊，在一個用鐵絲網圍着的戰壕裏面，頭上戴着以禾稈草飾邊的軍帽，面罩着一個防毒面具，高叫着：「提防高貢楚拉」 (Gorgonzola) 意大利地方，產乾酪最有名，乾酪亦以地名名之)。

日內瓦被悲慘的空氣籠罩着：英法的爭執妨礙着一切國際行動。

從十月十八日起，英國被法國的搪塞弄得乏了——又不願意單獨行動——有退縮之意。

在倫敦，當局考慮到在將來，對於羅加諾公約的簽字國，尤其是對於法國，不必把盟約第十六款作它所想到的廣泛的解釋的利益。賀爾爵士約格蘭地先生談話：他向格氏保證他的祖國無意侵犯法西斯主義，採用封鎖政策，更無意實施軍

事制裁；反之，英國準備同墨索里尼修好。

十月二十三日，賀爾在下議院作了一篇關於意阿衝突的演說。他對法國很嚴厲。英國忘記不了，倘若英國艦隊不得不放棄在地中海的一切行動，倘若包爾溫政府不得不改變它對於意阿衝突的態度，這是因為法國拒絕根據盟約第十六款的規定，對英國作負責的支持。用沉痛的話，賀爾加上說，這事倘若引起一種變化，至少也有它的用處：它允許我們辨別那些國家是真心擁護集體行動，那些國家雖口口聲聲這樣說，但事實上却滿不在乎。

英國輿論方面，也指摘法國除了將國聯作為對付德國的工具之外，從來就不把它當做一回事。

在日內瓦，賀爾演說完了的晚上，包立蒂斯先生，碰着一位同事，對他說：「法國人倘若不久在萊茵河有什麼事情發生，英國會記起此次的經驗的。」

在法國，不明真相的輿論，繼續支持着它的外交部長。「他的演詞和他的外

交文書」，他的僚屬說，「是絕對允當的。沒有一個字可以移動，他準備他的黃皮書」。

然而，在國會裏却逐漸有反對的言論。各黨的明達之士明白法國的曖昧的外交行動，沒有解決阿比西尼亞問題，沒有改善法意關係，却給了那個迄今爲法國政治的基礎，及爲她的同盟國和友邦的基礎的組織一下致命的打擊。

在國聯，最後的辦法，行政院指定英法起草一個折衝的方案，準備向意大利提出來。

十一月英國選舉後，英國政府的政策更趨軟化。文西泰（Vansittart）到巴黎來，從事起草一個折衝的方案以備國聯不得已時採用。

賀爾爵士也到巴黎來；他和賴佛爾先生有多次談話。十二月八日晚上，法國的政治預言家宣稱「英法代表承認意大利隨時可以在歐洲造成」無可挽回的事

實」，在這些情形之下，賀爾爵士和賴佛爾先生在一個最後的折衝計劃裏，非常審慎的認真擴大對意讓步的範圍。

這個方案的基礎是意阿互易土地；阿國祇得到意屬埃里特利海岸上的阿沙伯（Assab）港；反之，她得到割讓四十萬公里土地與意大利；阿王祇保留着他的國土的阿姆夏力（Amharic）的中心；他還得接受國聯的監督。

墨索里尼甚至在未見到這個計劃之前，便對意大利上議院聲言，他不接受任何沒有全部承認意大利的主權的妥協。因此，當他通告各國他拒絕賀爾賴佛爾計劃時，誰也沒有特別訝異。

英國的反響加重英法間的緊張。萊諾在次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衆議院的演說裏，用動人的話喚起賀爾賴佛爾計劃，這計劃在英國人民眼中是侵略國的一種報酬，其犧牲國則被瓜分……

「這個被瓜分的犧牲國，這種侵略國的報酬，這是十五年來，我們法國人所

日夕告發，也是我們所日夕畏懼的。」

「賀爾賴佛爾計劃的失敗是法國主張——使我們得以領導日內瓦各國的主張——的勝利」。

十二月十八日，賀爾辭職。他在下議院說明他所以採一種折衝態度的理由之感人的，洞達人情的演說，引起墨索里尼在彭提那（Pantina）的答覆。

「有幾個自私自利的陰險的保守國家」，他聲言道，「與我們作對。但我們對這個陣線已開始一場無情的戰爭，直至最後為止」。

在法國，大家終於覺悟了；大家對於放棄在國聯範圍內和英國同心協力的傳統政策深抱不安。

萊諾在他的演詞裏面，把各人所含混想到的表達得鞭辟入裏。

「繼威爾遜總統之後」，他說，「賀爾爵士是盎格魯撒克遜社會最得民望的政治家。使一個人與整個會衆相爭持的討論，——大會非難他剛纔做出的行爲，

大會也一致向他表示重視和敬意，——這種討論又是多麼慘痛呢！」

「賀爾說了什麼？」

「他沒有說他簽訂巴黎協定是錯誤，他說過：倘使還要做，我還是這樣做，我的理由是……」

「假如祇有意大利的威脅，英國在她的過去會找到安心定膽的理由。所以我下決心者，是我有這種確信，我們倘被襲擊，我們會沒有列強的全力支持而應戰，而這樣會使國聯同時崩潰。」

鎮壓着會衆的靜默的感動，賀爾爵士添上說：

「地中海有一個英國艦隊；在埃及，在馬爾太，在亞丁（Aden），有英國的援兵；沒有一個別的國聯會員國，曾動過一隻戰艦，一架飛機，一個兵卒。」

他最後便說：「若無有效的合作，集體安全是不可能的，國聯也祇有場台。」

「諸位」，萊諾接着說，「這是法國在不久以前所說的話。但是這一次，這

些話是別人對法國說的」。

萊諾最後的話使內閣動搖了：「我們幹嗎逃避呢？」他說。

「有人說，爲要保存意大利的友誼，爲要保持和平！但在別方面，還有法國的傳統和國聯的新理想啦！法國輿論會仇視他們麼？法國輿論會拒絕付給應付的集體安全的保險費，如在一切互助的社會裏應該清償它的保險費一樣麼？

「輿論走入了迷途是可能的，但是踏上這個自由講壇說出我們相信有利於祖國的話，這正是我們的委任的偉大之處。」

這些話是接受了。

讓急進社會黨來一下致命的打擊。

急進社會黨主席台爾博斯（Dalbos）先生對賴佛爾的全部政策痛加針砭：

「我們倘若祇聽開會時賴佛爾先生的聲明，我們也許能相信她的。但是我們所重視的不是聲明，而是行動，遺漏，強辯。這是我們有時不知道，不能捉摸它

的種種面目，而必需根據它給與世人的印象，及根據它在我國產生的影響加以批評的一種政策的進程。我們認爲這種政策，卽就它離開國聯的程度而言，是失敗了。所以我們要改變這種政策，回到一九一九年來法國外交的傳統去。」

無動於中，台爾博斯先生跟着覆述法國在阿比西尼亞事件中的一籌莫展，賀爾賴佛爾計劃的令人欲嘔，然後在會場的一致鼓掌之下，宣稱：

「倘若法國在日內瓦拒不履行她的責任，有一天，別的國家也將拒不履行她們的義務。在毀壞集體安全時，我們毀壞我們的安全，在目下的情形宣傳失敗主義時，我們早已替一切環境，甚至當法國遭遇襲擊時，認定失敗主義之正當。」

一月二十二日，赫里歐退出了內閣，因爲這內閣的外交政策同他的見解恰相反對。賴佛爾內閣也祇好辭職。

這內閣的政策留下了些什麼呢？它證明了對意或對德的一切諒解（好像真的不得不這樣做的，而且要付怎樣的代價！）首先要滿足她們的野心。

反之，英法倘不密切聯合起來，雖有國聯，一切侵略仍屬可能，這點也證明了。主要國家把她們的安全寄在上面的制度動搖了，法國的安全縮少了，她的最忠實的友誼也傷害了。

甚至美國的參議員也對「歐洲的昏天黑地」完全失望，要羅斯福總統施行「中立法」。

末了，獨裁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抗爭使德意勢力大增；以戰爭爲要脅的政策「酬勞了她們」。已成事實的政策向已經失去「她的責任和制裁」的一種國際法奪回它的一切權利。

希特拉明白了：方便之門大開。十八月來，他暗中準備重佔萊茵省。現在是輪到他登場的時候了。

第四章 一個民主國家的隆盛和衰落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佛蘭亭（Flandin）在薩勞（Sarraut）內閣担任外交部長，他覺得國際形勢雖已動搖，但仍可予以恢復。再把法國的同盟國和友邦集合起來還有辦法。

他着手這種工作，天天接見外國大使、公使和政治家。

從最初的談話起，他便知道意阿衝突，和英法對這件事的意見紛歧，把國際空氣弄得多麼混濁。我們要在倫敦尋得一切的線索！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英王喬治第五的葬儀使他有機會於內閣宣言未出國會宣讀之前，試探英國當局和輿論的「溫度」。

德國在萊茵區域的處心積慮使法國外交部深抱不安，佛蘭亭更覺得有和英國

修好之必要。自從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法國政府的杜美格巴爾都牒文拒絕承認德國重整軍備的要求，希特拉因為法國對意大利侵略的示弱而起雄心，決計在舉世矚目之下，進行那種可以聲援他的外交行動，和包括在萊茵區域再駐兵的重整軍備。

萊茵省穿着制服的休假軍人日多一日；情報處喚起大家注意該處有大批便衣軍官活動。德國當局也不再請求規定的准許，便派軍樂隊到不設防地帶參加地方節會。

從一九三四年初以來，在萊茵區域再駐兵的蛛絲馬跡到處可尋。現在改為廉價住宅，或改作文事衙署辦事處的舊日的——帝國時代的，或協約國佔領該處時所蓋造的——營房，已遷徙一空；有人正在那裏做着修理工作。

駐柏林的法國大使奉命向德國外交部提出一個質問。那答覆是否定的；有些營房雖已撤空，不過并非要來駐兵。這些遷徙均由地方當局決定的。法國外交部

祇好以這個答覆爲滿足。

不久之後，有人看見受過五六年兵役後解職的德國國防軍軍人的動員命令；這些命令所指定的入伍中心，正是不設防區域裏面的幾個城市。

法國外交部又提出質問，駐柏林的法國大使又提出抗議。龐賽 (Porcet) 直接質問希特拉，并向他建議磋商萊茵區域再駐兵的問題。

希特拉回答，不設防是對於一個大國獨立的一種侮辱，第三帝國決不允許這種狀態無定期的延長下去，但是德國政府此刻正在想着別的問題。

又一個等待的時期。但德國的官吏，審慎的探詢路過柏林的法國人：「假如我們的部隊明天開進萊茵省，法國會不會開戰呢？」答覆是一致肯定的：「法國因爲愛護和平，所以曾忍受，而且還忍受違犯凡爾賽和約的行爲。說到在萊茵區域駐兵，使法國絕無磋商之餘地的，正是這個對於和平的願望。她一定動員，因爲與其放棄這個安全之最後的和完全相對的保障，不如馬上發動一場戰爭。」

巴黎的外交家鄭重聲明說：「第三帝國倘若未經談判便重佔不設防區域，危險一定是很大的；法國即使不在次日宣戰，戰事也必然在短期內爆發！」

這些話都給報告到德國外交部去，於是有人向它忠告說：「不可不經談判便強行佔領；要求一種逐漸的佔領；步兵用五年時間，輕炮兵再用五年時間；繼之以重炮兵，最後便到空軍。讓病人睡着。倘使你用輕的分量，分二十年逐步進行，一切都不成問題。」

法國大使也採納這個觀點；他勸勉德國人小心從事。

當日（一九二五年初）有些明白的指示使人相信德國參謀部採用了這種方法，它認為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以前，和法國冒險一戰而不陷於失敗是不可能的。他們覺得法國態度好而沾沾自喜，並準備開始談判，同時繼續在不設防區域裏蓋造新營房！

賴佛爾先生當日是內閣總理兼外交部長，他對薩爾問題雖曾以一種息事寧人

的手勢予以解決，但德國準備給他的答覆却使他失望，便訓令龐賽告訴希特拉本人，及牛賴特氏，說「假使第三帝國不經談判便重佔不設防區域，法國將被迫採取最嚴重的軍事措置」。這個抗議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底又做了一次。這其間，阿比西尼亞事件和法蘇公約使國際局勢爲之一新。

在日內瓦，我們已在前章敘過，民主國家暴露了她們的同床異夢和懦弱。有幾個路過柏林的法國人，就在法國大使的餐桌之前也改過了他們的口吻：他們告訴坐在旁邊的德國外交部的官員，說第三帝國倘若佔領萊茵省，法國不會有所動作。有一個法國人還覆述一位閣員對一班記者所說的話：「法國人祇有爲着保衛自己的邊境，纔肯把鎗荷起來！……」

這些話在柏林發生什麼反響，我們不難設想。不知不覺中，法國人作了萊茵省德國軍隊的先鋒隊。有一個議員甚至告訴德國人說：「假如你們開進萊茵省，我們不會動。你們是在自己家裏，你們喜歡在那裏怎樣做便怎樣做。那一個法國

人都管不着。」

一個非官方人物，但是他同當局的關係是衆所共知的，對希特拉本人說出相同的話。這些好管閒事的行爲，每回都惹起法國大使的埋怨，他眼看着自己的努力都白費了。

英王喬治的葬儀舉行之翌日，佛蘭亭和艾登有過一次談話。同日晚上，包爾溫家裏舉行一次親密的晚餐，艾登和佛蘭亭均被邀到席。佛蘭亭，在泛論歐洲時局之際，把德國對萊茵區域的處心積慮使法國深感不安一節告知英國閣員：「對於德國破壞羅加諾公約，英國將採甚麼態度呢？」佛蘭亭問道。

艾登回問了一句：「法國政府自己將怎樣呢？這一點沒有決定，討論英國態度是沒有用處的。」

回到巴黎，佛蘭亭在內閣會議提出這個問題。「萊茵區域倘被佔領，法國是

否準備行動呢？我們要給艾登一個答覆。」

討論毫無結果，多的不是意見，多的是問話：我們的參謀部怎樣想呢？小協約國將怎樣做呢？國聯將怎樣做呢？從各人的欲吐還吞一點，便可以看出最近十八日來，法國外交政策路線的改變，使輿論陷於怎樣的混亂。

次日，最高軍事委員會在陸軍部開會，在座者有國防部長和佛蘭亭。這個會議之後，又有一次內閣會議，會議結果授權的佛蘭亭向英國政府聲言，倘若德國要貫徹她的計劃，法國將不辭一戰。

佛蘭亭在日內瓦向艾登這樣聲明。

這時有人走漏了消息；巴黎一定有人通知德國外交部說萊茵區域如被重佔，英法政府決定採取一致行動。泰半由於這種言語不檢，使德國政府當時決計不顧一切，毅然舉事。

這之前，柏林方面以爲日內瓦討論阿比西尼亞問題時所暴露的意見紛歧，使

第三帝國有工夫從容準備。

倫敦既已得知此事，德國恐怕終有一天，她會和英法兩國間預先商議好的計劃相抵觸，如此，德國剩下來成功的機會便微乎其微了。

當日駐倫敦的德國大使何賽（Hoesch），忙得厲害。一位重要的奧國人告訴我，說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他在何賽家裏午膳，何賽對他說他確知德國軍隊倘開入萊茵省，英國政府的閣員不會有什麼行動。

「要之」，德國大使會這樣說：「這事在我們不啻是在萊茵區域再駐兵的默許；我贏到了我的生涯裏最顯赫的成功。」

二月二十一日，哈瓦斯的一個電訊記載着英國官方的態度。英國官方認為任何外力均不能阻止德國人重佔萊茵區域。法國祇能希望英國政府贊成向國聯申訴。

法國從前對意阿問題給英國上當，現在英國要施報復了。哈瓦斯電訊的末段

指出英國言論對於英國在歐陸所負的片面的義務已感到厭倦。德國人倘重估萊茵區域，英國全國大有想把這件事實的嚴重性減輕之意。

時局瞬息萬變，一九三六年一月至三月，德國代表奔走於各大使館之間；他們設法使人相信德國領袖并未想到去重估萊茵省；無論如何，他會磋商這件事情。

不用說，他們的欺騙沒有成功，因為駐柏林的法國大使並沒有上當，巴黎多的是關於德國參謀部的準備的報告。他們却依然使人對於這些報告的價值發生一些疑竇；有人甚且相信重估萊茵省的日期并不如大家所想的逼近。

三月初，嘉米殊 (Garmisch) 的冬季世界運動會於一種國際間融洽的空氣中閉幕。巴黎的一個大報發表一篇希特拉的談話，希氏聲言準備作和解的建議，無論如何，他準備談商。德國領袖的這種善意給巴黎的輿論一個深刻的印象。佛蘭亭不欲放過這些良好的意向；他訓令龐賽請德國國務總理說明他的意思；實在，

法國準備和德國開談判。

德國領袖在接見龐賽時，顯得跼蹐不安。話雖這樣，他依然對龐氏說了些願意早日談判的希望和鼓勵的話。等到向法國大使告別時，希特拉却請他對這次談話嚴守秘密。這事使龐賽先在覺得訝異。

事實上，希特拉的談話是在他決定重佔萊茵省之前由他的辦公室準備好的。這篇談話的發現在使它對於這個決定有點躊躇。

一九三六年三月六日，駐柏林的蘇聯大使館舉行一個盛大的軍人招待會。會中準備放映一套講俄國陸軍在烏克蘭大操的影片。

德國參謀部的將官接受了邀請。各國陸軍武官都到了，西班牙大使館陸軍武官拜貝德中校和辛祖藻（Sanjurjo）將軍一道來，辛氏當日已經和德國磋商着西班牙革命的條件，和賒購軍火了。

五時一刻，德國的將官通知俄國大使館，說他們在國務總理府中有重要會

議，無法抽身。他們請大家先將畫片放映，不要等候他們。六時，比國大使館陸軍武官斯密特（Schmidt）將軍把法國大使的一位朋友拉到一旁，對他說：「就在這個時候，他們決定再佔不設防區域的問題。把這件事情告訴你們的陸軍武官，回頭將你的印象告訴我。」這位朋友找到那個武官，那個武官表示懷疑：「別胡說吧！你開頑笑呢。重佔萊茵省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這事總有一天會作到，但是得等很久。我們還沒有到這個時候！」

在嘉米殊，希特拉把他不預先知照，不經談判，便將佔領萊茵省的意思告知白隆貝將軍（Blamberg）。

希特拉在柏林對參謀本部將官說明他的計劃時，座中有一個軍官，恐怕是弗烈治（Fritsch）將軍吧，站起來提出異議，聲稱參謀本部不易負起一種這麼危險的軍事行動的責任。德國軍隊正在全部改編中，對於戰爭尙無準備。單祇法國一個的軍隊便可以挫敗它。他深恐法國馬上予以反擊德國的先鋒隊還沒有開到哥

隆(Cologne)，法國在邊境的軍團便已在德國境內了。希特拉回駁到：「我很抱歉，但是我得告訴你，你的消息全錯了。倘若有人對你說法國軍隊會開戰，他是騙你的。我知道法國不會動，我們可以從容舉事。連發彈藥給兵士都用不着，因為他們不用放一口鎗。」

那個軍官還未完全信服，再說：「可是，假使法國打起來呢？」

「假使法國在我們開進萊茵省的晚上打將起來，我將自殺，你們可以下令撤兵。」

希特拉作再佔萊茵省的決定，不單與參謀部的見解相左，可是還與沙克特 (Schacht) 博士的意志相左，沙氏也直截了當不贊同這個主張；他害怕引起經濟和財政的報復行動，他認定德國會吃不消。沙克特的意見，和參謀部的意見不謀而合，似乎使希特拉忐忑不安。在五日到六日的夜裏，他對於在宣告廢棄羅加諾公約之後，應否繼之以一種實在的軍事佔領，依然游移莫決。他的本能終於得

勝。

三月九日，星期五，在巴黎，哈瓦斯晚上八時三十分的电訊稿，報告駐柏林各國大使被召在次日到德國外交部，聽取一個關於羅加諾公約的聲明。

三月七日，上午九時，薩勞，佛蘭亭，彭古，摩林（軍政部長）和曼台爾諾先生，在內政部集會。

九時三十分，他們得知德國大使給法國外交部送來一個通牒；這個通牒正在翻譯中。

法國閣員要到十一時才能開始討論。

這其間，牛賴特氏在十時至十時三十分之間，連續接見英法大使和比國代辦，把德國同時宣告廢棄羅加諾公約和重估萊茵省的備忘錄交給他們。

法國閣員們的討論雖嚴守秘密，有幾個流行的傳說彼此不謀而合，并且允許我們把這次感人的會議的要點覆按一番。

佛蘭亭首先報告時局。次之，應他的請求，內閣會議決定馬上召集駐在英，德，意的法國大使，聽取他們對於時局的意見。又決定馬上和英國及羅加諾公約其他簽字國，比利時和意大利，協商一致的步驟。

午後，倫敦有一個牒文通知法國外交部，說英國政府敦勸法國在羅加諾公約簽字國集會之前，萬不可作後悔無及的決議，英國政府對於召集羅加諾公約簽字國的建議完全同意。

英國這個態度使法國不得不靜待時機。

次日，三月八日，一個內閣會議在總統府舉行，由呂勃倫（Lebun）主席，佛蘭亭再作一個關於時局的報告，并說明英國所採的態度。

大家這時想知道法國在羅加諾公約簽字國會議之前，應否採取維護權益的措施。

曼台爾在內閣會議上是從來不管事的，却提出一個毫無假借的問題：

「我們要知道法國是否把佔領萊茵省認爲一種戰爭的行爲；法國是否準備予以打擊者以打擊，還是我們祇提出法律上的抗議？」曼台爾先生申言道。

於是開始一個很長的討論。最後決定法國唯英國之馬首是瞻。佛蘭亭又請准內閣會議預先討論在羅加諾公約簽字國會議後，法國應採的維護權益的措置。大家討論一種局部的或全體的動員是否適當的問題。

大家決定僅召回分處法國南部的非洲部隊，把他們調到東部邊境去；馬奇諾防綫的防禦工事將有軍隊駐紮；邊境的軍團召回它們的在假人員，隨時應付事變。

佛蘭亭，靠彭古和曼台爾的有力支持，終於在內閣會議獲得一種特許，他要馬上在法國外交部舉行的羅加諾公約簽字國會議上，建議立即採取軍事行動，所有危險，法國願負全責。

晚上，薩勞由無線電廣播向法國輿論呼籲。在他的演詞裏面，他講起德國的

大炮今後可以達到斯塔拉斯堡 (Strasbourg)，并斷言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談判是不可能的了。

同日的夜裏，薩勞和三個國防部長及參謀部的領袖在囂俄路他自己家裏開會。內閣總理大約決定了採取軍事行動，并且想這種行動有成功的把握，便同他們研究軍事行動的可能性。

會議一直延續到午夜之後很遲。薩勞到處碰着釘子，主要的釘子是，如果採取這種突然的軍事行動，不能不同時想到它的一切可能的結果。

又一個意見是，這種突然的軍事行動，許會動員不少的法國人。

此外，萊諾事後也有機會在衆議院批評軍事制度權限不清楚，使薩勞在意念中的軍事行動不克實現。

可惜全體報界沒有支持政府的採取有力行動的堅決的意志。

甚至右派的報紙，甚至有幾家被認為和軍界有聯絡的報紙，也表示認真的懷

疑，這種態度不免引起一般人心理的憂煩。

不錯，選舉是接近了：選舉就在四月舉行。在右派的政黨，也如左派政黨一樣，他們不願意在未來的競選中，使人民指摘候選人有意發動戰爭！

國家主義派的政黨無意單獨作有力的措置，尤其是支持一個他們不信任的內閣總理。他們要求組織一個舉國聯合內閣，這樣會使大家共同負責！

就在今日，若提起當時法國優柔寡斷的一切不幸的結果時，他們便誇張說：「假如三月七日，有一個舉國一致的內閣，右派政黨許會支持政府的。」

三月八日星期日，白日（Le jour）日報寫道：

「這個奄奄一息的衆議院，能夠認清楚它的責任麼？要嚴厲審慎領導我們……祇有一個代表全國民意的，而非代表一個政府的舉國一致的政府，才有充分的威信。」

洛米哀先生，在三月十一日的斐迦羅報上，很確當的指出法國的形勢：

「德國想一試他的威力。一試威力并不就是戰爭。這是試鍊敵人道德上的，智力上的，政治上和物力上的能力的一種試驗。從試驗所得，可以發生最好或最壞的影響。最好的，便是這些能力顯出相當雄厚，使對方不敢輕於冒險；反之，最壞的影響，便是證實了的弱點使敵人躍躍欲試。德國這個試驗的時機選擇得至為恰當。在一個財政非常緊急的時期，在選舉之前夜，法國人對於內政外交皆聚訟紛紜，對於威脅他們的種種危險的重要性，一如對於他們所預期的支持的價值，亦聚訟紛紜。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我們是在磨難中。我們最輕微的反動，在和平與戰爭的實驗室裏都有着紀錄。」

在右派機關報日日日報的社論裏面，有這樣的話：

「法國不願意輕舉妄動。她的權利使她自負和安心，她的武力也使她安心。不過用一種良好和堅固的防禦來保障她的安全，和言行不相符的，或使我們徒供莫斯科的利用而興戎的不知輕重的言語的攻擊，二者却有天淵之別。」

三月八日的人民報 (Le Populaire) 在孚爾 (Faure) 的筆下，用這樣的話表示首肯：

「我們無論如何不肯接受這種假定，說因柏林突然的變化而展開的外交衝突會掀起戰爭。」

漫畫也不甘後人。在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九日的格蘭格華 (Gringoire)

報上，漫畫家依里甫 (Irite) 畫一個莞爾微笑的瑪麗安 (Marimre，象徵法國) 拍着一個垂頭喪氣的佛蘭亭的肩膊。她對他說：「不，佛蘭亭，也用不着棒子，也用不着手槍。」

德國方面的宣傳也不肯放過時機：她諷示到處碰着一天天多起來的法國人，不住的說着：「歸根結蒂，第三帝國軍隊所占領的不是一塊法國土地。」

佛蘭亭先生時常對他的知交反覆說着：「在一個緊急關頭，法國輿論從沒有顯得這樣不一致的。政府既沒有國內的輿論，也沒有國際的輿論爲之聲援，它不

能有任何動作。連政府中人的和衷共濟，也沒有作到在這麼嚴重的時期所應有的地步。」

德國軍隊安然開入萊茵省。三月七日正午，最初的部隊進了不設防區域。占領的經過混亂異常，分隊找大隊，大隊找團。我們雖提到過一些工程，但是軍隊的供應仍未準備停妥，這樣柏林方面在匆忙中決定最後軍事行動的鐵證。

一個住在哥隆的法國人，曾親自證實沒有一個槍彈發給步兵，沒有一個炮彈發給炮兵！飛機雖則裝有機關槍，可沒有一顆子彈。

爲了審慎起見，希特拉決定着軍隊不可入駐營房，要在城外紮營露宿。部隊這樣露宿了好幾天，預防有甚麼意外發生——這些意外終於沒有發生。

要緩和國際的反動和使英國易於抱持觀望態度，希特拉應許萊茵省的兵額在一定時期內保存相同的數目。實在，每星期都有新兵來增厚開到不設防區域的部隊的實力。

星期二，巴黎的衆議院有一次會議，薩勞先生發表了一篇演說，非常審慎而得體。

在走廊裏，國家主義派祇想着利用這次事件來攻擊法蘇公約。他們聲稱法蘇公約的批准，是這次事件的原因。

三月十二日星期四的康帝特（Candide）週報在一篇非常的社論裏面，指斥法國外交部長：

「一月二十三日，我們還說法蘇公約的批准，將自動的引起萊茵河左岸的再駐兵！但是你祇一心想着法蘇公約。過去三個月中，你使意大利瀕於飢寒。你將墨索里尼逐出歐洲之外。你要掀起革命來反對他……你是一個可憐蟲！滾吧！」

說到社會主義者，他們諷示這時許是再努力裁軍的時機了。

羅加諾公約簽字國在法國外交部開會。

英國內閣怕艾登「輕舉妄動」，派了哈里法克斯（Halifax）當他的助手。

齊蘭（Zeeland）和駐巴黎的意國大使均出席該會。佛蘭亭當主席，彭古和賴濟（Liger）先生等輔之。他向羅加諾公約簽字國作一種勸大家同心同德的迫切呼籲，并詳細述說法國外交部所得的報告怎樣完全證實德國對於希特拉把她牽入去的冒險，事前毫無準備，又她倘若碰到了羅加諾公約簽字國的聯合一致的意志，她一定不敢堅持她的行動。佛蘭亭先生最後說，羅加諾公約簽字國在證實了德國破壞羅加諾公約之後，倘授權法國採取內閣會議在前日決定的軍事措置，國際局面可望立即好轉。

佛蘭亭的說明給全體代表一個深刻的印象，然而他們認為茲事體大，要求請示他們的政府。

開會期間，齊蘭支持着英國慎重的矜持，意大利方面則藉口她自己受過制裁，謹守緘默。

各國的答覆還未送到巴黎，「三月七日的慘劇」已收場了。當法國政府決定不惜一戰，羅加諾公約簽字國倘若授權與她這樣作，她連單獨作戰也情願的時候，法國却因為沒有這種授權，祇得屈服於英意比三國的意志，假如她不願意失去她仍想從羅加諾公約得到國際保障的利益的話。

幾小時後，艾登在諮詢過他的政府之後，通知佛蘭亭，說英國政府要求事前召集國聯行政院，因為依照羅加諾公約的條文，祇有國聯才有資格判斷羅約簽字國之一的違約行為。

佛蘭亭把英國所表示的願望通知法國政府，并說英國同時希望國聯行政院在倫敦而不在巴黎舉行。法國政府答應了這件事，并由內閣會議授權佛蘭亭，在倫敦建議，倘若國聯答應授權法國執行羅加諾公約，法國的全部力量願由國聯支配。

法國內閣會議的討論之間，出現了許多極微妙的意見紛歧。有人特別請佛蘭

亭要十分審慎，倘若國際輿論不贊同法國的建議的話；因為法國輿論也不大鼓勵政府勇往直前。

佛蘭亭就在這些情形之下，在三月十二日前赴倫敦。

講起倫敦的這些嚴重的日子，參加此次討論的法國人還保留着法國代表團初到倫敦時的孤立之傷心的記憶。英國大部份閣員抱着一種近乎敵對的矜持。法國前任內閣的態度猶在記憶中，英國閣員對於履行羅加諾公約的責任，表示不大熱心，他們指摘法國在意阿事件中曾忽略了對國聯盟約的責任，所以對於這些責任亦淡然置之。

此外，對羅加諾公約的責任也被大部份人民忘却了。連英國政府也以爲德國違犯羅加諾公約，可以解除羅約其他簽字國的義務。

大英帝國全體輿論均使英國政府採取這種態度。英國因爲發見在羅加諾所訂立的契約，使她不得不依照該約第一款和第四款的規定，予法國以軍事援助，所

以要採這種態度。

德國人在幕後深知法國右派政黨的態度大可利用，便把這些政黨的宣傳加以吹噓：「法蘇同盟是一切紛擾的原因。英國倘要在希特拉和斯大林之間決擇，她一定選擇希特拉。」

沿着畢加的利（Piccadilly）馬路走，法國人可以看到幾部私人汽車，有些比較樸素，有些比較闊綽，駛着一些盾形徽章，上面寫道：「德國人願意和平，我們就要和平吧。」

倫敦的輿論朝着不利於法國和不利於國聯的方向轉變。大家認為英國倘得解除了在羅加諾所締結的對於歐陸的契約，她便如釋重負了。英國在一些課她以執行出乎她自己的意欲之外——我們可以說出乎她的自利主義之外——的責任的條約上面簽字的時代是完全過去了，——而法國實為罪魁。

英國國會議員收到他們選民的信，其反覆申說的大旨是：「不要放過這個機

會。和希特拉談判吧，你將在歐洲建立一個穩定的和平……這個和平將允許我們改善『我們的生意』。」

普通的英國人認為羅加諾公約的破壞既未引起戰爭，它便沒有絲毫嚴重性，並且不會帶有與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所要求的制裁相類的制裁了。

法國對於德國對付她本身的主意既未「起反動」，為什麼英國反挑唆她行動以自貽伊感呢？

在法國代表團來到之前舉行的英國內閣會議上，艾登熱心籲請他的政府贊助法國的主張。祇有張伯倫先生一人附和他。別的閣員害怕「倫敦財界的反動」，因為倫敦財界曾在德國許多事業投資。希特拉巧妙的裝一個善良的使徒。他給歐洲建議一個建設計劃和二十五年和平！正面是漂亮的，但德國永久的野心隱在它後面的陰影裏；字面是堂皇的，它外表的誘惑給英國的憂慮以一個藏身地方，給她的自私的袖手旁觀以一個藉口。

聽了佛蘭亭的話，包爾溫對他說：

「請記住這一點：英國沒有準備好。我們要是有一天沒有完全重整軍備，我們便一天不願意冒最輕微的戰爭的危險。」

多少次，在沙微（Savoy）飯店的高雅的人羣中間，我們看見佛蘭亭，彭古和他們的僚屬，愁容滿面；再別想叫德國軍隊撤退不設防區域了。

比國代表緊緊步着英國的後塵。齊蘭天天努力尋求不會牽累他本國的新的折衝辦法。

波蘭外交部長貝克也一樣不想使他的國家牽入漩渦。「羅加諾公約」，他對佛蘭亭先生說：「是法國撇開波蘭獨自談判的，波蘭不能保護它。但是倘若德國要擴展她的利益，法波同盟便發生效力，法國可以信賴華沙。」

法國的同盟國和友邦，因在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之後法國在地中海的一籌莫展，又更因在德國的「侵略」之後她在萊茵河的一籌莫展，便斷定集體安全被

巴黎看作一種片面的義務。因此，還是跟德國修好更爲上算。

至少意大利還贊助法國吧？法國背負他的契約，豈不是爲着她麼？格蘭地很規矩：

「我們不能幫你們的忙，假如你要對德實施制裁的話」，他說，「因爲我們自己也受到制裁。但我們在精神上支持着你們。」

佛蘭亭對蘇聯代表李維諾夫的忠信表示敬意，他無論在什麼時候，皆無限制，無保留的協助法國。

佛蘭亭有兩途可循：一，甘冒英國輿論的不諱，法國在萊茵省單獨行動；這時便是「疾駛的法國」，如在普恩加賚和魯爾（Ruhr）的時代。二，法國在羅加諾公約的廢墟上，努力與英國成立一種新協定。佛蘭亭決定走第二條路。

在前任內閣期間，法國自己也懷疑那以國聯盟約爲基礎的集體安全的傳統政策；法國的同盟國和友邦因此乘機也縮少她們的義務，并與德意直接修好，以謀

自身的安全。佛蘭亭事後說：「在不明真相，和從國聯年來連二接三的事件得到不良印象的英國輿論的眼中，法國的地位非常惡劣，所以我們要找到一個新的形式以求創造一種心理上的接觸，并使各國的同情倒過來。我於是獨自決定，并由我本人負責，把祇有法國方面佔便宜的羅加諾公約的許多保障，改爲一種英法兩方面的保障，在別的時候也可以稱爲防禦的軍事同盟。這樣證明法國準備去保衛那些會保衛她的國家。」

「在英國人中間」佛蘭亭對我說：「還有多少人不能了解我。我費了很大力量才獲得英法參謀部的合作，我覺得把這種合作明白填在協定上面是不可少的。」

「我終於得到勝利。撫今思昔，我們今日可以見到，協定的這個條款，在當時被人肆意漫罵，在今日却最不易招物議的。」

英國內閣的參加協定在三月十八日有名的會議中決定了，這個會在英國外交

部一直延長到早晨三時。

協定在那個所謂「白皮書」裏面見諸事實。

這確實是戰後英國締結的第一個書面契約。

艾登在文件上剛剛簽好字，顯見得他已愁慮着國會是否願意將它批准。他請佛蘭亭回巴黎後不要過於高興，尤其不可在法國國會裏明白說出「白書皮」的確切的内容，因為這些協定，許會為英國輿論所誤解的。

回想到這個沉痛的時期，佛蘭亭添上說，在這些艱難的談判中最愉快的日子，便覺得是在JB家裏過的一個週末，在那時他同久已相識的張伯倫在一個親切的環境中碰到了。張氏已經被指定為包爾溫先生的繼任人：「我覺得他很能理解別人，我覺得他是我們剛剛訂好的協定的一個珍貴的贊助人！」

英法在多麼良好的條件之下重修舊好，這種諒解竟能撇開國聯盟約的種種變遷，重新找到它的「自身的價值」。

次年在日內瓦，在駐國聯的記者公會歡迎埃及加入國聯，宴請埃及內閣總理拿哈斯·巴沙（Nahas Pasha）的午餐上，我坐在艾登的旁邊；他向我問及佛蘭亭的近況；他又加上說：「你們要大大的感謝佛蘭亭；他在凡爾賽和約的廢墟上，奠定了英法的一個新的更密切的合作基礎。他到倫敦時，他的好處就是能夠明白不接受任何一般的契約的英國輿論的演化。」

柏林聽到簽訂白皮書時，他們顯得非常不安。他們希望英國簽訂這個文件，祇想給法國一個不着邊際的滿足，避免法國在歐陸單獨行動。他們深信這個協定簽訂之後，決不會有任何兩國參謀部的會議。

我們要不要斷定三月七日最終證實了法國外交的「破產」呢？

德意曾在歐洲利用過法國政府表面的懦弱，這是不錯的。遠在三月七日之前，在東歐，在巴爾幹接二連三的事件，顯出新進國家一種很清楚的變化；沒有拋棄那造成她們獨立的西方民主國家的舊友誼，這些國家想以更親睦的關係來代

替對她們的強鄰的緊張局面，雖則凡爾賽和約和國聯盟約不許他們與她們的強鄰過於接近，但這些條約之「無常」，英法兩國剛纔也親自予以證明了。

「法國連自己都不防衛，她能防禦你們麼？」這是德意今後在中歐宣傳的大綱。

三月七日，法國其實爲了對英國維持一種密切的諒解的事實，才把她在阿比西尼亞事件時親自把「內容」弄成空殼的文件犧牲了。

倘若有些友邦政府利用三月七日法國政府的態度，這是因爲它們由此找到它們自己的政策的轉向的一個藉口，而這種轉向又往往基於內政的觀點而不得不然的。

佛蘭亭接任法國外交部不久，齊蘭很想把當日法比間小小的轆轤予以解決，當佛蘭亭接見齊氏時，他很清楚覺得，無論齊蘭如何審慎，比利時，由於「力克示黨」(Rexistes)的宣傳而分裂，又顧慮到「佛蘭德(Flandre)地方政黨的

問題」，有恢復戰前她的中立政策之意。

佛蘭亭說，事後比利時人竟謂三月七日使他們趨向於一種中立政策，這不是正確的。齊蘭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已經作了這項決定。

法國在三月七日的外交行動却依然證明了法國人不惜任何犧牲，祇想安居樂業，而他們給與他們遙遠的同盟國的保障都不是絕對的。

但是我們苟追尋一切的因果，我們會明白法國三月七日的態度，是英國外交界的緘默使她不得不爾的，而英國外交界的緘默，却正是意阿衝突時法國不肯履行國聯盟約的直接結果。

反之，三月七日可以使法國注意到過去的放棄不顧的態度，奠定一種新政策的基礎，這種政策的好處是消除英法間的誤會，以及用限於幾個國家的個別的協定，來替代賴佛爾偶一不慎第一個給它一下打擊的動搖的集體安全的組織。

但是在這個同盟的範圍內，羅馬和柏林豈非已經比巴黎和倫敦早着先鞭麼？

第五章 「危險的結合」

由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六年，墨索里尼徘徊於兩種外交政策之間：對英法修好呢，還是和德國接近。

在兩種情形，墨索里尼無非要從巴黎和倫敦得到最多的利益，在前一種情形則以談判為手段，在第二種情形則以要脅和武力。

即在他未操政權之前，墨索里尼便提出這個問題。鎮奴亞（Genes）會議的前夕，新聞記者墨索里尼在 Gerarchia 雜誌寫道：

「不用懷疑，歐洲歷史的軸心目前從柏林橫過。在德國和列強的角逐中，意大利有舉足輕重之勢；我們要使二對一的一個局面形成。下決心之前，意大利應該詳細檢討德國問題，俾得認識她的廬山真面。」

「意大利此刻要採納英國的觀點。我們必須應允德國展期償還她的債務，但同時要訂立一個對付她的保證的公約，一有辦法就要她付款。」

在一九二二年進軍羅馬後，墨索里尼始終是反德派。

他的外交政策的第一步，是拒絕英首相羅氏 (Law) 盼望和柏林接近的建議，而贊同傾向於佔領魯爾 (Ruhr) 的普恩加齊的政策——不錯，普恩加齊先生在日內瓦以最有利於意大利威望的條件，把意國侵略哥夫的事件解決，早已給墨氏對他的政策的贊助付過代價。

就在這個時期，發生了一段趣聞，反映出當日德意間關係的性質。

這時法西斯的新聞檢查膽子還小，世界 (Il Mondo) 發表了這段珍聞的紀載：

墨索里尼從他的密探得知，在駐羅馬的德國大使館的保險箱內，有一個大的皮封套，裏面放着證明德國大使館和意大利要人秘密來往的文件。

同時德國大使牛賴特方面，也由他的特別偵探通知，說墨索里尼的密使準備夜間摸進大使館，用複製鑰匙打開保管庫的那個有名的保險箱，盜取那個珍貴的封套。

牛賴特子爵取出那些使墨氏垂涎三尺的文件，用白紙替代它們。到時他親自會同携有武器的大使館全體人員，窺伺着竊賊光臨。

晨早二時，一道門打開了，兩個神秘的人物爬進辦公室來。他們打開保險箱，拿了那個大封套。他們馬上被人包圍着，捆起來，解除了武裝。祇有在街上等候的一個人能夠逃脫。

在搜索這兩個竊賊時，他們發覺這兩個人并非別的，正是意大利政府的兩個官員，一個憲兵中尉和一個警官。

次日德國大使通知警察局說大使館被竊；說他祇能把這兩個犯人交給意大利外交部的一個代表。

意國外交部訓令該部主任秘書康泰里尼（Cantardini）妥善解決這次不幸事件，牛賴特子爵對此事謹守秘密，使他對墨索里尼有所挾制；他曉得於中取利。康泰里尼先生雖然失勢下臺，也從未吐露過這件事情，它却是羅馬和柏林喜歡用的外交策略的一種確鑿的證據。

此外，德意志共和國循着一種民主路線的趨向，也往往影響到德意間的關係。

然而，在一九三二年，墨索里尼在對蘇爾溫（Sauerwein）的談話裏，却依然宣稱，「祇有英，法，意，比的同盟，纔可以在歐洲重建和平。」

無論英國或法國都沒有意思垂青羅馬方面的這種慫恿；它的效驗是相對的和靠不住的；當日德國的「經濟上的，政治上的和軍事上的弱點」，使它沒有大的價值；無論如何，這種慫恿不能作為意大利期望割讓殖民地的理由，反之，意國

的要求會造成德國日後要求的惡例。

因此，幫助德國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使英法不能高枕而臥，在巴黎和倫敦眼中抬高「意大利的合作」的價值，便成爲墨索里尼的目標。意國領袖毅然決然關懷着在第三帝國大有一日千里之勢的納粹運動。遠在希特拉上台之前，希氏的親信大半和法西斯黨的領袖有密切來往。

以明興（München）的褐色屋爲中心的活動，自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得到墨索里尼方面的無數鼓勵。

希特拉執政後，他明白意大利這些好意可資利用。他對墨索里尼正式保證，德國無論如何不會要求南提羅爾。

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日，希特拉在德國國會所作的說明政綱的盛大演說裏，他宣稱：「在外交上，這個年頭，國社主義和法西斯意大利間的傳統的友誼，以及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領袖在我國所享的尊敬都日見牢固，我不禁感到欣喜。」

但是，墨索里尼不願意一直作到底。他不喜歡扮演「一個出色的副角」。這回和德國吊膀子，無非想覓得一種對他舊日的同盟國施以壓力的方法。他要時常能夠翻覆。他也記住貝勞（Bilow）公爵有一句話：「歐戰的協約國誠然贏了第一場仗，但是在未得知誰是維也納的主人以前，我們還不能夠說誰真的得到了勝利。」

當日是納粹在奧大利宣傳的開始；他們使用着最卑鄙的手段；不久一種真正的恐怖行爲在維也納流行，連同一批可厭的告密和不分皂白的殺戮。陶爾夫斯（Dallfuss）先生的政府於是想像要是和意大利訂立一個協定，它許會幫助奧國抵禦德國的野心。

希特拉的親信勸他和墨索里尼磋商，請墨氏不要干預奧國事務。兩人相會於威尼斯。他們彼此都失望了。希特拉給墨索里尼關於奧大利國家的保證，也是不大起勁做出來的。

在公共宴席上，希特拉坐在意大利外交次長蘇維治（Suvith）的旁邊。蘇氏是特里愛斯特（Trieste）地方人，講得一口好德國話。席間，希特拉不住的攻擊奧大利政府，這樣使蘇維治在用水果的時候，微笑對他說：

「歸根結蒂，我們彼此倒相像，我們兩個都是奧大利的不良份子。」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陶爾夫斯國務總理慘被暗殺了，要否認德國同這件兇惡的殺戮有關是不可能的。

墨索里尼立即屯軍數師在勃利納山。德國的反間諜機關截獲了意大利一個外交上的情報翻譯出來是：「倘若納粹的行動發展到足以威脅奧大利的程度，意大利軍隊便要開入奧大利和向明興推進。」

這個截獲的情報拯救了奧大利；就算要跟意大利開戰，德國也沒有準備好。

直至阿比西尼亞戰爭，德意間的緊張祇有增強。乘着巴里（Bari）賽會開幕的機會，墨索里尼本着他一向的態度，作一篇哄動一時和大言不慚的演說，申言

拉丁文明高出於日耳曼文明。

因此，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德國宣告廢棄凡爾賽和約軍事條款時，英法認爲這是一個好機會，她們要在斯特萊塞 (Stresa) 召集一個議會，來「決定對付重整軍備的德國的英，法，意的共同政策。」

賴佛爾先生的羅馬之行，曾準備下良好的基礎。四月十一日，在意大利湖澤的花香鳥語的空氣中，賴佛爾，佛蘭亭，麥唐納和西門諸先生，看見從一片晴碧的天空，降下一隻白色的巨型水上飛機，在依素拉比拉 (Isola Bell) 別墅前，止於綠波之上。

用不着說，所有不知趣的人，他們中間最甚的是新聞記者，都被隔離了。

墨索里尼對於德國蠶食中歐的進展深抱不安。匈牙利最近選舉的結果貢波士 (Gembes) 政府佔得多數，這證明第三帝國的宣傳和外交在多瑙河流域的成
功。

意國領袖因此準備和英法合作，保障奧大利獨立，他要藉此作為和柏林交換的一種條件。

墨索里尼給他的同伴作了一篇故意諱莫如深的演說。他鄭重表示願意給他剛在羅馬同賴佛爾訂立的協定一種實際上的結果。他懶散地替奧大利要求重整軍備和保障土地完整的權利，意國領袖申言意大利願在英國贊助之下，與有關係的列強保衛奧國土地完整。

西門以英國名義致謝墨索里尼，但是仍抱觀望態度。

這時墨索里尼便答應於五月二十日，在羅馬召集一個會議，邀請繼承奧匈帝國的國家列席，在這個會議中將考慮到訂立一些保衛中歐現狀的雙方協定。

別方面，墨索里尼請西門爵士試探德國對於奧大利的用心。

在一個富有詩意的春夜，各國代表在波羅米島（Borromies）飯店齊集，全彎着身子孜孜不倦的起草着最後的通告，同時賴佛爾和佛蘭亭兩位，正邀請墨索

里尼晚餐及參加晚會，却聽到晚風給他們帶來，和那「有名的波羅米島的花香」一起，對於他的客人的不絕於耳的「讚辭」——一大羣人奉命在窗下喊着：「領袖……領袖……領袖」——而表示訝異。

那個通告沒有給墨索里尼帶來他所期望的讓步。反之，他認為起草通告時他所提供的空洞的讓步，授他以行動之權。

話雖如此，在賴佛爾已回到日內瓦時，墨索里尼在幾個重要的地方，不久便和法國內閣總理意見趨於一致。

因此，佛蘭亭對他講過德國有用武力重佔萊茵省的可能，并向他詢問過意大利對此的態度，墨索里尼毫不遲疑便承認他將負起羅加諾公約的責任。

數日之後，對阿比西尼亞的侵略已經發動了。意大利故意破壞國際法律和使五十二個會員國對着一件已成事實。話雖如此，這事非常危險。假如國聯一鼓作氣；假如它實施規定的對侵略者的制裁，祇有德國可以挽救意大利。羅馬柏林軸

心的心理條件就是這樣產生的。

德國有兩條路可以挑選。她可以利用意大利正在爲她的侵略所束縛，爲國聯所排斥之際，乘人之危，在中歐發揮她的活動，徹底消除意大利在該處的勢力，或者相反，對意大利表示一種善意的中立，甚且暗中獎掖意國對地中海的野心，博得羅馬的同情。

希特拉採了最後這個主意；他以爲這個主意的好處在於讓他更易於向萊茵河及中歐進取，因爲英法的利益是背道而馳的，一則首先想着地中海，一則想着萊茵省。

他的計算很準確：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他可以用武力重佔萊茵省。

阿比西尼亞戰爭愈持久，德意接近也愈固結。

在巴黎和在倫敦，大家以爲無論如何，奧大利的問題在長時間內仍爲德意認

真和協的中梗。

但是阿比西尼亞的戰爭使奧大利和德國面面相對。意大利的均衡力突然不在了。

就在這個時期，奧斯汀張伯倫爵士來到維也納，力勸奧大利別再信賴意大利，找尋一種同德國相安的辦法。

舒士尼格國務總理游移不決；他前往羅馬。這是爲的從墨索里尼口中聽到他歡迎德奧關係的弛緩！

奧大利祇有和柏林談判的一條路；在奧大利共和國總統府副主任秘書斯密德（Schnidt）如德國大使巴本（Papen）之間，秘密談話馬上着手開始。一個原則上的協定成立了，舒士尼斯和斯密德立即把消息帶到洛迦德里加米拿特（Roca delle Caminate）墨索里尼的別墅，給墨索里尼。

意國領袖表示凡可以顧全他在維也納的「面子」，且在表面上維持着奧大利

的獨立（即使事實上在德奧合併的範圍內）的協定，他均予以贊助。爲要給柏林一些保證，他把大家知道對德國并無好感的外交次長蘇維治撤職，而易以較能順從墨氏的背信寡義的他的子婿齊亞諾伯爵。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德奧協定在維也納簽字，并有意國領袖的「祝福」！奧大利問題在兩國間解決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齊亞諾伯爵前往明興和柏林。在他和牛賴特子爵有過的談話之後，各大國以爲意大利必定歸附到德國那面了。

他們所訂的協定的內容在當日雖則嚴守秘密，大家此刻已知道它側重在下列數點：

- 一，德意在西班牙一致行動。
- 二，在日內瓦的共同態度，在列強未承認意大利合併阿比西尼亞以前，德國保證不重返國聯。

三，對於行將成立的新萊茵公約的共同態度；兩國彼此約定不單獨談判，無

論如何必須在排斥法國的同盟和友邦的有限度的契約的範圍內談判。

數日後，十一月二日，墨索里尼在米蘭作一篇演說，向世界公佈已成立的協定的內容。他第一次講及「羅馬柏林軸心」，並且爲了使它舉世週知，他給與因這個機會舉行的民衆運動一種不常有的熱鬧。

大隊民衆，手持大小旗幟，屯集在米蘭大教堂的廣場。

廣場四週飾以闊大的標語和意大利國旗。大教堂高懸一幅襯着三色絲帶的紅天鵝絨的帳幔；中央有這個標語：「統治萬世的基督，願你將永年的勝利賜給意大利和她的領袖，使信奉基督的羅馬的光輝，永久照耀世界的文明。」

意大利國歌和德意志高出一切（按：即德國國歌）及荷士惠塞歌（Horst-wessel-lied，按：即國社黨黨歌）輪替奏着；國外的希特拉組織的代表身穿制服，高據在來賓席上。

蓋過狂熱的歡呼，墨索里尼狂喊道：「有一個偉大的國家，最近獲得意大利

人民的廣大同情。我是說德國。柏林之會產生了兩國間對於有些確定的問題（其中有幾項問題特別重要）的一種協定……」

「柏林羅馬的垂直綫不是一種隔板，它是歐洲凡抱着合作與和平的意志的國家均能在它周圍共同努力的軸心。」

「……德國雖經各方敦勸，却沒有附和制裁。由於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的協定，柏林羅馬間一種爭執的元素消滅了！」

此後同心協力實行，以德意聯合的武力作後盾的，拿戰爭做要脅的政策，很可以孤立巴黎和倫敦，和使她們彼此一起，或更妙的是使她們彼此對立，接納四強公約的建議，因而予這兩個難兄難弟的獨裁者以非常易於玩弄英法，或使蘇俄對英法發生疑竇的機會。英法在中歐和在巴爾幹的同盟國及友邦，呼號無門，將自然而然的走向羅馬柏林軸心的軌道上，冀分得安全的殘羹。

這個計劃很快便實行：十一月六日，柏林和東京訂立反共協定。德國其實想

使俄國脫離歐洲，換言之脫離法國，同時又加緊對俄國的包圍；日本則想消除俄國在中國的勢力，因為這種勢力與她的侵略和稱霸的迷夢相抵觸。

德國往日曾響應威廉第二，向歐洲宣傳一種撲滅「黃禍」的十字軍，現在却用她的積極的朋比爲奸——羅馬，拉丁文明的搖籃，不久也以她的積極的朋比爲奸加入——造成助長日本人稱霸亞洲的罪惡，這種侵略的狂潮，依照一種著名的法則，將向着西方泛濫……

墨索里尼對希特拉愈加曲意逢迎；他作了希氏殖民地要求的袒護人。他教唆希氏加緊對俄國的包圍：他聲言意大利在捷克和奧大利，準備向德國讓步。他既給了這種保證，便請德國合作從事這種「西班牙的冒險」，他垂涎西班牙，認爲是他在地中海流域發展的不可少的根據地。

柏林方面的耳朵立刻顯得對於這些建議非常敏感。自一九三〇年起，發生了

一種一如威廉第二所期望的提倡德西交好的運動，這種運動的利益給德國國務總理俾士麥用一句簡潔的話道破：「釘在法國頸背的一隻西班牙蒼蠅。」

希爾（Herre）教授和國社黨初期的戰士如席爾（Selle）和勞特（Rohde）少校的著作，發揮着相同的論旨：

「對着有德國爲後盾的西班牙，法國一定要客氣些。」
還有：

「跨過直布羅陀兩岸的西班牙，在大西洋方面有哥勞納（Corogne），斐里奧（Fereal）和康納里士羣島，在地中海方面有巴里愛兒羣島和賈打毡拿（Corthagene）可以完全截斷法國的海路。」

勞特少校那本著作在德國國防軍的出版家米特勒（Mittler）書店出版，裏面有這段有意義的話：

「巴里愛兒羣島在戰略上的重要祇有與日俱增，特別是築一道波爾都拿爾波

納 (Bordeaux-Narve) 運河的計劃見諸實行之日。這個戰略上的位置使佔有打毡拿，加的示 (Cadix)，摩洛哥北岸，斐里奧及康納里士羣島的西班牙，在西戰場佔很大的優勢，又因為法意一旦發生衝突，西班牙同時佔有未可侮的陸上力量，所以這種優勢便更大。」

希特拉掌權之始，有一個定名陸軍，海軍，空軍的德國軍事雜誌用西班牙文刊行，並且在發行德國參謀部機關報德國國防的一家書店出版。

這個雜誌的創辦人是他日在佛朗哥處代表第三帝國政府的馥培 (Faupel) 將軍，執筆者皆第三帝國知名的軍官和軍事作家。

佛朗哥在這個雜誌得到許多對於他的叛變的有用的協助，和許多忠告，特別是這個忠告：「在起事之初，不可單取康納里士羣島，可是還要取西屬摩洛哥西部，依夫尼 (Ifni) 和里奧特奧勞 (Rio de Bro)，這些對付法國的最重要的戰略根據地。」

德意志共和國場台後，德西官方的關係明明白白壞得很。一九三三年十月，西國大使推里愛達（Zulueta）作儀節上的拜謁時，希特拉國務總理給他一個冷淡的歡迎。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右派在西班牙選舉勝利使德國生出大希望。西班牙自治權聯合會的領袖羅拔賴斯（Robles）是一個著名親德派。他參加一九三四年紐倫堡的國社黨大會，在那邊被人逢迎備至，這事允許他，在一九三七年西國內戰打得熱鬧，叛軍正在倒臺的時候，求見希特拉國務總理，這次會晤是秘密的，但是它的目的我們不難臆測。

一九一四年，右派鬥爭團體「西班牙密集隊」（phalange espagnole）領袖約瑟里維拉（Josi Antanio Primo de Rivera）亦為德國政府的客人，他所住的皇宮飯店是專為招待上賓之用的。

對着這些馬德里置若罔聞的活動，推里愛達先生辭職。西班牙駐布拉格公使

阿格拉蒙 (Agramante) 繼任駐柏林的西班牙大使。

阿格拉蒙先生的見解使他樂於接受在一九三三年三月遞國書時，希特拉國務總理向他提出的建議：德國願以全力幫助馬德里的反動政府撲滅西班牙民主運動的死灰復燃。

牛賴特曾把行將簽字的法蘇公約使德國至深繫念一節告知阿格拉蒙先生，牛氏深恐共產宣傳在法國和在鄰近法國的國家將益見猖獗。那位善良的使徒也許可以這樣說：「在共產主義，卑利牛斯 (Pyrenies) 羣山是不存在的！」

阿格拉蒙嘗數次謁見希特拉；他成爲里賓特洛甫的知交；他參加一九三五年的紐倫堡大會；他使阿格西奴 (Agacino) 艦長得任駐柏林西班牙大使館海軍武官。阿格西奴是保皇黨和親德派，他和德國海軍參謀部所保持的關係，與麥丁尼 (Martinez) 中佐和德國陸軍參謀部所保持的關係一樣密切。

叛軍內定的領袖辛祖藻將軍，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上浣前往德國。這回旅行，

適在冬季世界運動會期中，說是一次普通的游歷。

事實上，辛祖藻雖則到過嘉米殊，但同時也參觀德國的兵工廠；他甚且購了大批軍火；他和希特拉，赫斯（Hess），里賓特洛甫及白隆貝，弗烈治，貝克諸將軍，有過多次晤談。

德國援助西班牙將官反抗共和政體運動的辦法，都在這次旅行中決定了。迨叛變爆發，阿格拉蒙先生辭去大使職務，并且——在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事實——正式將辭呈抄送一份與第三帝國外交部。

辛祖藻將軍回到里斯本（Lisborne），等着最近的事變：當佛朗哥在摩洛哥高揭反叛的大旗時，辛祖藻坐飛機到西班牙南部，一如他和其他叛軍將官所約定。他沒有達到目的地：他所乘坐的飛機失了事。辛祖藻將軍死了。

在他身上搜到的文件中，有一個德意西協定的草案。這協定的基礎，在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齊亞諾伯爵訪問柏林時早已決定了。它的目的是把西班牙建立共

和國後擱置了的一九二六年的協定擴大，再予以實施。

意大利用兵的根據地準備設在曼諾迦（Minorgne）島上的馬洪（Mahon）港。德國準備會同組織這個根據地，和意大利共享相同的權利。

叛變之始，德國人的活動能力，實遠在意大利的活動能力之上。在幾處領事館抄獲的正式的文件，證實第三帝國在西班牙維持着二十五個不同的組織；最要的是：「國社黨海外部」及「勞工同盟，西班牙支部」，其分部遍設五十個以上的中心。

每個這些組織在重要的商業及銀行的組織裏有一個德國秘密警探的特別代表和好些通消息的人可供調遣。第三帝國的外交代表和領事，把百萬冊的宣傳小冊子偷運入西班牙。駐賈打毡拿的德國領事弗力克（Fricke）在一九一四年大戰期間早已在西班牙活動過，他擔任聯絡柏林的宣傳部，特別是聯絡斐希特團（Fichteband），該團特別注重在國外反對凡爾賽和約和要求歸還殖民地的宣

傳。

同時，德國對於西班牙報界也有很廣大的活動。有一個喚做萊特（Peder）的在那裏「調度」：在他的報告之一裏面，他指出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一個月內，西班牙報界發表了一百四十五篇有利於第三帝國的文章。

他又宣稱消息報（Informaciones），那個有名的津貼叛軍和擁護羅拔賴斯的政策的馬殊（March）的所有物，「可以視為德國的代言人」。

叛軍軍火的交付由一個叫做管士（Guns）的德國軍隊退伍軍官辦理。他作這件事情，有一個在馬德里軍政部任職的西班牙軍官馬里勃朗（Malibran）幫他的忙，其他的助手還有與管士自己一樣，喬裝德國航業公司代理人的退伍軍官，例如在阿里剛特（Alicante）的堅特勒（Kindler）在馬拉迦（Malaga）的彼得亭（Petersen）和在雪達（Centa）的荷甫曼（Hofmanns）等都是。

這項走私，在一九三六年春季期間，一共運了三萬八千挺來福鎗和一萬二千

把連響鎗以上。這種走私往往冒充一種馬鈴薯的買賣。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密啓（Mignel）中尉在嘉萊嘉曼（Calle Carnen）的愛拉尼亞（Elagnia）飯店售了二十五袋馬鈴薯（換言之，即二千五百挺來福鎗）給復辟黨人杜萊士（Taerres）律師。

德意對於西國內戰會這麼嚴密的加以組織，因此在柏林和在羅馬，他們料想不出三個星期，一個完全聽命於柏林和羅馬的獨裁政府，將取馬德里的共和政府而代之。

英法和她們的殖民地及統治國交通的截斷將易如反掌。英國受了這種威脅，將不復能阻止羅馬柏林軸心在歐洲的必要的發展了。祇要速戰速決就行了。

叛軍倘若需要一種實際的軍事援助，應該毫不遲疑給他們。這事的危險性似乎極小，因為國聯盟約不適用於內戰。此外，阿比西尼亞事件會充分證明了民主國家的懦弱怕事。

祇有西班牙政府軍的英勇抗戰纔打破了這個計劃！

兩個文明國家，爲了滿足她們聯合的野心，在二十世紀，不惜假手於在中世紀神聖同盟作了法國侵入西班牙的先驅時的戰爭手段！

內戰和宗教戰事的假面具是隨人搬弄的：明天不用說會輪到捷克，德國正在那邊企圖把三百萬蘇德台人募集到國社主義的旗幟之下，這個假面具可以作第三帝國干預的藉口：在奧大利，這種干預已在有計劃的展開了。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日，西班牙偉大的悲劇開始！——一九三七年，日本受到這個先例的鼓勵，上演着相同的脚本，這一回就是可怕的中國悲劇——一九三八年，德國國務總理希特拉使奧大利屈服於他的意志底下，謀在維也納恢復恐怖行動。

還要多少這些悲劇，才能使民主國家自衛的本能終於制勝她們的恐懼心理呢？

第六章 「結果不打仗的同盟是一個騙局」

在法國，勃萊姆內閣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成立。這個內閣顯得最重視英法同盟，志在甚至藉兩國參謀部一天密切一天的理解，發展白皮書裏面規定的英法契約。法國的外交政策，雖經中歐、巴爾幹及俄國各方面給它的慫恿，雅不欲締結倫敦方面也許認為受內政的觀點所影響的新契約，重滋倫敦政府的疑懼。

七月十七日，軍事叛變爆發於西屬摩洛哥，延及這殖民地各地戍兵所，雪達，賴拉啓（Larrache）等……

保皇黨議員嘉爾伏在馬德里的暗殺，發出了反叛的信號。

叛軍的部隊，外籍軍團領頭，由飛機或戰艦輸送，在加狄示和阿爾者拉西（Algerias）登陸；他們增厚同時在西班牙南部叛變的軍隊。

加狄示和西維拉 (Siville) 先後迅速落在叛軍手中。在北部，嘉爾派的拿化爾 (Navarre) 和阿拉貢 (Amagon) 也加入叛變，并西指桑薩巴士堤安 (Saint-Sibastien)，東拊巴塞隆那。

一個政務會議在布高示 (Burgos) 成立起來，以嘉拿貝拉 (Canabella) 將軍爲主席，穆拉 (Mola) 將軍輔之。他們所指揮的部隊，不久便離馬德里祇有五十公里。

直至此時爲止，德意的計劃悉照預測進行：在四星期內，西班牙共和國勢將投降。忠實部隊和自由思想居民的英勇却不許這樣做，兵甲不充，糧草不足，政府軍屹然不動；陣線日見鞏固。那 Pronunciamiento 一變而爲一種可怕的長期內戰。

意大利和德國拖累過深，難以自拔；軍火和軍用品的運送馬上在德意兩國內組織起來。根據從叛軍方面得來的極可靠的消息，截至一九三七年十月一號爲

止，德意所交付的軍用品，計達二千座野炮，一千五百架飛機，五萬挺機關鎗，和一百二十萬桿來福鎗以上。

馥培將軍的左右估計這些軍用品的價值在十五萬萬馬克，其中三份之二屬德國，三分之一屬意國。

這些債項的償還辦法，對意大利則一部份用現款，一部份用原料，有時甚至用像讓予波隆納（Bologna）地方一家公司以道路運輸專利權的辦法。德國人呢，他們的債務祇償還了一部份。叛軍所欠第三帝國的債項，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為四萬萬馬克之譜。剩餘則以原料作抵，或由一個荷蘭團體及一家美國銀行——不用說是代那有名的財政家馬殊執行的——用不流通的馬克結算。

自八月一日起，巴黎和倫敦明白這個時局：德意借着反共的幌子，對於西班牙的亂事決計冒險到底。這是她們的帝國主義的掩耳盜鈴的辦法，然而俄國沒有任何外交代表在馬德里，西班牙國會也只有十二個共產黨議員。

這場內戰眼看要演成歐洲大戰。倫敦和巴黎覺得呼籲國聯未免言之過早；日內瓦的組織不應理會「內戰」。將這個事件提交於它，便不啻證實這回衝突的國際性質，由此而有愈弄愈壞之虞！爲和平計，似宜於請各國贊助一種不干涉的理論，使這次「火災」不致蔓延各處。

法國首先本着這個意思作一種外交行動。

八月初，德意兩國大使被邀到法國外交部，并被要求停止一切軍用品的輸送。

同月十五日，英法完全同意於擁護不干涉政策。她們決定禁止軍火和軍需品通過她們的邊境。礙於她們堅決的態度，德意在原則上贊同這種不干涉政策。

這種新法規，雖則使一場浩劫不至於馬上爆發，它的不便之處是看來好像是羅馬柏林軸心的以歐洲大戰爲要脅的政策的成功。

國聯的專家并未受騙；這種新法規使日內瓦的法律在國際生活中蕩然無存。

將來世界上有最輕微的戰爭威脅出現，各民族最初的反應，因為自私自利的想着本國的安全，就是根據這種不干涉的理論，規避或延緩國聯盟約所規定的義務。

此後各國將不顧已締結的商約，禁止自己供給軍火與遭受不公平的襲擊的國家，否則便被人指摘為「好戰的」國家。武力又顯得為解決世界困境的神仙下降！

華盛頓國會所通過的中立法，在大西洋的彼岸，是不干涉政策的可怕的副本。

「不干涉政策，一個神秘的外交名詞……。」達呂朗（Tallergrand）在維也納會議上說。

這個新局面的影響很快便顯出來了。西班牙戰爭依然延續下去；中國戰爭以空前未有的兇勢展開了，日本用國內警政行動的假面具掩飾着她的侵略，她通告

巴黎、倫敦和紐約，倘若她們給中華民國以一種隨便什麼的援助，即對於這些大國在遠東的屬地和利益採取報復手段。

當納粹用一種國內的暴動，企圖最後合併那倒霉的奧大利的時候，奧國便無法購買軍火去保衛她的獨立。捷克的情形也是如此。這些侵略依然是一些「內政的動作」！

英法在歐戰期間，幸賴美國軍火的接濟，始得保存他們的國脈，誰能說她們現在的態度他日不會反於她們不利呢？

給在國會會議提出來的論據：「我們倘若不能阻止西班牙的戰爭，至少我們阻止過這場戰爭蔓延到全歐洲！」我們可以借用梅禮美（Mirnie）的寓言答覆：

「有人問一個從五層樓跌下來的人，當他經過三層樓的窗口時他覺得怎麼樣？」他答道：「到現在還好，但是跌到底下的時候又怎樣呢？」

不干涉委員會的單調的和數不盡的「食言」，我們在此恕不加以覆述。這些「食言」的功績，是給那些不肯相信的人證明異常銜接的羅馬柏林軸心的優點，德國讓出來的則意大利復取之，然後兩個國家會同她們的努力使俄國和英法分離。

這個把戲玩了一年多，而民主國家却任由她們擺佈。

然而汗牛充棟的小冊子，短論，文學却已把羅馬和柏林的政府的用意和野心暴露了。

柏林日報（*Berlines Tagblatt*）的一個女主編波伐里（*Boveri*），在那本書，地中海中的國際事變裏面寫着：「意大利的夢想乃是通過非洲中部及沿着湖直達大西洋……意大利在埃及和在蘇丹要用她的鉗子抓住英國，然後把她壓死。一方面是里比亞和愛里特利，一方面是阿比西尼亞，就是這個鉗子的兩股。對蘇丹的侵略有穩當成功的希望……。」

「……目前的邊界還不到四十年的日子。爲什麼它們不會再來修正一下，適應一下呢？」

在那本候士荷化（Hausner）將軍作序，洪密爾（Hummel）和西維爾特（Sievert）寫的地中海問題裏面，斷定「里比亞的價值尤其在於把它向不同的方面伸張的可能性。商旅的孔道一方面在特里波里穿過沙哈拉（Sahara）直達淡坡頭（Tambactan），別方面直達察湖，最後在東南方直達英埃屬蘇丹，自然而然呈現一種伸張可能的方向。」

講起意大利野心最顯著的目標之一的突尼斯，那些作者寫道：

「突尼斯的卑沙達（Bizert）構成一個使意大利一日比一日垂涎的目的物。……突尼斯這麼接近西西里，可以說是她的補足物，意大利人向把它看做「一個意大利的勢力範圍。」

「……意大利遲遲不肯去佔領它，犯了最大的一種錯誤。」

國社主義者薛爾（Sell），在明興的海爾（Her）書店，發表了一本列為「國社主義叢書」第三十一種的書，在這本書裏面他聲言道：

「德國關於殖民地的對頭是英國……遷就英國是費力不討好的事。德國一提出殖民地的問題，就有英國從中作梗……德國向希臘，葡萄牙及比利時提出的殖民地要求，比之要和英國清算的那筆鉅大的帳，便祇成爲次要的問題了。」

不錯，作者加上說：「我們那些與南非、紐絲蘭及澳洲等自治領的利益有關的要求，得另有一種辦法……這些要求大有使這些自治領起而反抗她們的母國的可能。」

希特勒政體想助成這種成績所費的龐大的宣傳努力（特別是在南非聯邦，那裏的國社黨支部是由德國海外部的領袖的父親布爾（Bohle）教授，及大使館秘書斯提勒（Stiller）所指揮的）倘非由軍政部長比羅（Pirow）所獎掖，至少也爲他所容許。

這其間，西班牙戰爭進入一個新局面。碰着政府軍的頑強的抵抗，德意祇得勉強派遣新的志願軍。她們對於她們努力的經濟產額深抱疑慮；祇有攫取西班牙地下的財富纔可以抵償她們借給佛朗哥的一天比一天可觀的款。

希特拉派遣馥培將軍到西班牙，命他起草一個報告，說明如何才可以迅速解決西班牙的事件，及從這回戰爭取得最大的利益。

這個報告，日期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建議希氏增派八萬人，「欲得勝利的最低限度」。這八萬「志願軍」的派遣應該附有下列條件：

- 一、軍事動作由德意參謀部指揮。
- 二、已佔領的土地由西班牙「密集隊」隊員合併，使其易於開發，嘉爾黨人不得過問。

三、派遣三百意大利教官到西班牙密集隊的軍隊裏面。

四、由合格的德國志願者整頓西屬摩洛哥行政。

五、由德國投資較多的德西合辦的公司有計劃的開發西屬摩洛哥。

六、在西班牙境內未完全安靖之前，德意軍留守西班牙。

希特拉給這個報告的結論，大要如是：「德國沒有得到殖民地以前便不會從西班牙撤退。」

大家知道以後的事：德國軍隊一萬人，意國軍隊八萬人，和國民軍合作，迅速佔了西班牙最重要的戰略上的據點；不光是在地中海沿岸，——二月初，瑪拉迦（Malaga）的佔領，是意大利軍隊在地中海的第一次大成功——而且也在大西洋沿岸。

法國陸軍雜誌（France Militaire）上面發表了由居拿（Cugnac）將軍署名的一篇文章，反映着法國參謀部的憂慮。

「藉口援助西班牙國民軍和阻止布爾塞維克的干涉，意大利人佔據了巴里愛兒羣島；德國人在康納里士羣島和在西屬摩洛哥海岸，在雪達和在密利拉（Melilla）

lis)，有攻守的能力。」

「法國絕對需要毫無阻礙的與北非聯絡。英國看重她的取道直布羅陀到印度的路。這兩個國家的不可少的海道，已為德意一年來佔領的位置直接威脅。一種持久的暫時的辦法成爲反常的和使人不安的。」

「如有戰爭爆發，法國和突尼斯及摩洛哥的交通易被截斷，瑪祖迦（Majar bane），雪達，密利拉的海空軍根據地此後已爲法國的敵人所蟠據。康納里示羣島的根據地威脅着嘉河不朗加波爾都（Casablanca-Bordean）的道路。這是對於法國動員的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法國倘若看見意大利人留在瑪祖迦，倘若聽到他們在那裏建築防禦工事，倘若同時證實沒有充分理由，整個意大利師團派遣到毗連法屬突尼斯的特里波里去，她是有權利深抱不安的。同時，德國加緊她的反對捷克的宣傳……」

羅馬柏林軸心已經從西班牙戰爭得到的利益，除去不干涉的法規，英法在地

中海的防線的暫時而完全的破壞，在北非法屬各屬地巧妙地煽惑起來的騷動之外，還有下列幾個利益：

遇有戰事發生，使法國不得不對付一個新的邊境，即卑利牛斯山方面的邊境。

在西班牙造出一種戰爭的潛力，西班牙有一百萬人可以動員，有一種已改爲製造軍用品的工業的潛力。

德意易於從阿密頓（Hkmaden）獲得硫化和水銀，從比爾波（Bilboo）獲得鐵礦，從摩洛哥獲得黃銅的供給。

葡萄牙放棄了她的和英國的傳統的諒解。葡萄牙此後成爲監視着大西洋的道路的德意的屬國。

羅馬柏林軸心的影響在巴爾幹也感覺到了。縱有局勢的推移和民主國家的諉

卸責任，中歐和巴爾幹國家仍舊依附法國和國聯。在這種傳統政策的範圍內，羅馬尼亞外交部長提瞿拉斯哥意欲將巴爾幹公約和小協商公約在一串互助公約之內加以調整，西聯法國，東結蘇聯。

他要把世界上民主國家的力量重新團結起來，以答覆獨裁國家的耀武揚威。

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在布嘉拉斯（Bucarest）舉行的小協商國三個政治領袖會議，接受了這種團結的原則。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提瞿拉斯哥在日內瓦會到法國內閣總理勃萊姆時，他將他的計劃告知勃萊姆，勃萊姆以他敏捷的理解力，明白法國可以從這個主義的實施所得到的好處。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他派遣谷特（Cot）到瑪丁角（Lark Martin）和提瞿拉斯哥詳細討論此事。

這個計劃整理就緒，論理應該可以在九月二十三日日內瓦的國聯大會予以實現。

事情却不是這樣。法國恐怕脫離英國單獨行動，使英國不高興，又恐怕惹起墨索里尼劇烈的反響，所以對於締結附有與毗連意大利的國家訂立的軍事協定的公約，遲疑觀望。給別國對她提出的急切的邀請，法國回答說她「暫時無意締結新契約」。

根據相同的理由，對於在一九二六年七月蒙脫羅（Montreux）會議期間，土耳其曾向法國代表彭古暗示的建議，法國也沒有答覆。

這些建議雖則頗為空洞，至少證明土耳其盼望接近法國，和在法國的襁褓之下，考慮訂立一個互助公約的時機和辦法。

土耳其這些傾向，與提瞿拉斯哥在中歐和在巴爾幹所出的力正相吻合，使大家可以恢復集體安全制度。法、蘇、捷互助公約和土耳其及各小協商國所訂立的類似的協定的銜接，似乎是可能的。

彭古在官方來往的電報裏，使法國政府注意蒙脫羅會議將把波斯福魯斯（Bo-

spheres) 和達達尼爾 (Dardanelle) 兩海峽的支配權交還土耳其，因此，使土耳其加入已經締結的法蘇公約，和正在羅馬尼亞磋商中的公約，實為重要；這兩個海峽其實對於蘇俄和羅馬尼亞，構成地中海的唯一出路，換言之，構成她們與法國的連接！

法國的答覆頗為含糊：法國「對於土耳其的善意及由於她此後在波斯福魯斯和達達尼爾兩海峽所佔的位置的她的合作的重要，當予以極大的重視。」

彭古奉命本着這個意思對雅拉斯 (Aras) 提供保證。彭氏照辦了，但是不能使土耳其滿意。

土耳其果然反駁道：「你要我為你的利益，舉行一種地方保障的政策，這種政策，因為不許你的敵國的船隻通過，會使我也被牽入沒有扶助支持的保障的戰爭漩渦裏。」

雅提斯在國聯大會說：「蘇聯，法國，羅馬尼亞願意給我避免這麼一種危險

的互助公約麼？我接受這個建議，我們雖然不能在這個大會的範圍內討論或訂立那個公約，但是我加上說，這個協定倘若不能在今日訂立，也休想在大戰之前夕訂立。」

假如蒙脫羅會議，幸賴彭古的努力與能幹，終得完滿結束；假如它使一種條約的條款之修改，第一次在國聯範圍內得以實現，它却沒有招致我們可以從土耳其的善意應該得的結果；其後不久阿歷山特里特（Alexandrette）事件喚起了土耳其的不滿。

英國對這回部份的失敗該負多少責任：法國倘若圖得她的利益，我相信英國一定贊成，但是她不以爲應該鼓勵巴黎政府取得波斯福魯斯和達達尼爾兩海峽的領導地位，她時常認爲從歐洲均勢的觀點看，這兩個海峽正是最爲「辣手的地方」。

羅馬柏林軸心利用這個時機，在近東各國伸展它的經濟勢力：沙赫特博士當

日到這些國家旅行，爲第三帝國招來一批經濟上的主顧，而這些主顧又可以成爲「一批政治上的主顧」，因爲國際上的友誼除非於一國經濟上的利益有利，否則便無牢固的基礎。

南斯拉夫和波蘭的陰謀，在背後扯線的是南斯拉夫內閣總理斯道雅的奴維治（Stoyadinavitch），不動聲色的依照羅馬柏林軸心的意思發動。這些陰謀引起重要的政治變遷。

特別是在次年八月的閣潮，使羅馬尼亞國王得以擺脫提瞿拉斯哥。這個在巴爾幹象徵國聯政策和法國同盟的人物的下台，是獨裁國家所得到的勝利的至可慮的徵象。

自從一九三五年八月的勃利（Brno）會議之後，斯道雅的奴維治意欲使南斯拉夫擺脫巴爾幹公約和小協商公約，且爲德意舖陳的武力所懾服，認爲和保加利亞接近，或甚至和意大利接近，他的國家的安全會得到更好的保障。羅馬尼亞國

王也是同此心理。

小協商公約規定它的會員國如未得其他會員國的同意，不許締結任何條約，提瞿拉斯哥根據這點，決不會同意斯道雅的奴維治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和保加利亞簽訂的友好條約。

這個條約在很久以前，便由波利斯（Boris）國王的兄弟，——西拉爾（Cy rille）大公和保加利亞廢王斐狄南（Ferdinand），——在柏林準備就緒。西拉爾大公在哥堡（Cobourg）度其流亡生活，由於大戰的被人背負和失敗的憤恨，甘作德國野心的馴服的走狗。這個條約給小協商公約一下重大的打擊；南斯拉夫既矢志與保加利亞共訂永久的友誼和不可侵犯的和平（條約第一款），南斯拉夫便故意觸犯她的契約，因為小協商公約和巴爾幹公約均規定，倘若保加利亞一旦襲擊羅馬尼亞或希臘，南斯拉夫定要加入她們那面，對保加利亞作戰。

斯道雅的奴維治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和意大利訂立的條約，更予小協

商公約以致命的打擊。

根據這個條約，意大利固然放棄了支持匈牙利對付南斯拉夫的修改條約的主張。反之，匈牙利這種修改條約的主張假如對她的小協商的同盟國捷克有所不利，南斯拉夫便不能有任何舉動。

更有進者，南斯拉夫答應對於她的外交政策將來所有的發展，均與意大利互通聲氣。因此，英法在中歐和在巴爾幹的外交行動便一籌莫展：她們永遠會遇到隱在她的新助手南斯拉夫背後的意大利。在侵襲阜姆的時代，誰相信這件事呢？阿歷山大國王被暗殺時，誰相信這件事呢？

一九三七年十月末，斯道雅的奴維治到巴黎重訂法南友好條約時，他要就他所造成的南斯拉夫國策的「轉變」加以說明。他大致這樣回答：一九三五年一月，賴佛爾先生從羅馬歸來，駐巴黎的南斯拉夫代表問他法國會否為南國的利益向羅馬斡旋：「我盡了我的力。我和意大利磋商好了；你們現在也應該這樣做

了。」斯氏最後便說：「好的，我們這樣做了。我們有什麼可以挨罵的呢？」也許祇有外交上的錯誤才終有報應之一日，並且往往要用人民的痛苦和鮮血來償付。

話雖這樣，法國倘若要的話，她也可以使人遵照她的意思：當巴黎聞得羅馬尼亞受柏林教唆，正欲效法南斯拉夫，根據相同的基礎，訂立一個條約的時候，台爾博斯毫無假借的予以駁斥。

直至現在，羅馬尼亞不會有過什麼軌外行動。

法國外交部長又得知布加勒斯特和華沙之間，亦受相同的教唆，正在談判重訂波羅軍事條約，根據這個條約的條件，這個條約大有成爲對付蘇聯的工具之可能。

台爾博斯既表示訝異及要求解釋，他同時得到華沙及布加勒斯特雙方的正式否認。

在波蘭總統訪問羅馬尼亞及羅馬尼亞國王加勞（Carol）聘問波蘭之時，謠傳縱有上述的否認，但條約的談判仍在進行中，該項條約有兩目的，一方面阻止蘇聯軍隊過境援捷克，一方面則阻止貝沙拉比亞（Bessarabie）被俄國佔領。假如這些談話沒有成功——這是靠不住的——這是由於波蘭人軍事上的傲慢之故。

在列治斯密格萊（Rydz-Smigly）上將的隨從第一次訪問羅馬尼亞期間，他們要求萬一波蘭和羅馬尼亞實行軍事合作，最高指揮權當由一個波蘭將官執行。這個聲明惹起了不滿。這個聲明也沒有得到答覆，但是兩國的軍官對着地圖，沒精打采的研究在什麼情形之下他們始能合作。

其後加勞國王訪問波蘭，他參閱師團和軍團的大操。列治斯密格萊上將向他的貴賓說，這些全體官佐參加的大操是不可少的；這些演習若非按期舉行，任何最高統帥皆不能稱職。他加上說他風聞在羅馬尼亞，不幸沒有舉行過這些大操。

加勞國王，非常自負，不愧爲荷痕左萊姆（Hahenzollern）（德國王朝）的後嗣，聽了這話很不高興。

在回國途中，他在邊境召見軍政部長安吉萊斯哥（Angelisco）將軍和幾個參謀部的將官：他卒然問他們爲什麼羅馬尼亞沒有舉行過師團軍團全體參加的大操。安吉萊斯哥將軍答稱國會沒有通過必要的經費。這個說明不能使國王滿足，他命他的陸軍部長設法使大操在夏季舉行。這些演習在八月舉行，波蘭參謀部代表被邀參觀。關於最高統帥的談判重開，這些談判找到一個諒解的基礎。

我們要加上說，在羅馬尼亞舉行的大操的主旨是：對付一支從東面來想假道羅馬尼亞的軍隊的波羅共同行動。

根據這些事實，華沙和布加勒斯特的否認，還剩了些什麼呢？倘若仍有懷疑的餘地，這是因爲祇要法國偶一表示憂慮——列治斯密格萊最近訪問巴黎時，法國和波蘭重訂她的友好條約和軍事同盟——已足使波蘭和羅馬尼亞國策的轉變，

不敢公開演成一個與這兩個國家對法蘇所訂立的契約，不相容的形式了。

波蘭的雙重戲法對於德法的政策依然是一種有用的補助。

華沙雖一再聲言信守法波同盟的義務，波蘭却已大大減損了這些契約的道義上的價值了。一九三四年以來，波蘭由於對德國的恐慌和對俄國的畏懼，始終拒絕參加英法的集體安全和互助的政策。

一種盟約的價值，不在於遇有衝突時，所規定的簽字國的軍事合作——獨裁國家對於條約的見解，——却在於防患於未然的共同的外交政策——民主國家對於條約的見解！

波蘭倘若遵照她和法國所訂立的協定的精神（縱使不是一字一句的遵照），答應加入法國外交部長為東歐的和平而建議的東歐羅加諾公約，德國便無法蠶食中歐和巴爾幹，而較願意接受倫敦和巴黎的內閣的和平建議，這是昭然若揭的事。

反之，波蘭外交部長貝克，却拚命阻撓法國與蘇聯，中歐和巴爾幹各國合作建立東歐的集體安全的努力。他這樣做未免帶有多少醋意，因為他以為法蘇公約降低了波蘭大國的地位——對於法國，波蘭是東歐安全的唯一保障。

維持着德俄間的均勢，不拋離法國（因為他到底對德國仍抱着恐懼），這是貝克上校的賭注；他的全部外交活動皆本着這個見解出發。這個見解祇能有利於羅馬柏林軸心。

貝克上校爲了搬弄這個困難的把戲，自詡爲弱小民族的中立的保護者。他特別對於比利時外交政策的演變大有關係。他在巴爾幹失敗了。他便努力扮演中歐和巴爾幹各國「強大的保護國和調和國」的角色，以對付蘇俄。

就在這個新的形勢之下，他也許在不知不覺中做了德國的工具，因為他使這些國家脫離在國聯範圍內所奉行的集體安全政策，使他們在羅馬柏林軸心與巴黎倫敦軸心之間覓取一種均衡。

這種均衡祇能是不安定的；它勢必使這些國家傾向着柏林和羅馬，因為在這方面，德意對她們使用着這種永久的以戰爭爲要脅的政策，這種武力的壓迫，就是大民主國對於這些手段，也顯出除了降服之外，別無辦法。

貝爾格勒（Belgrade）跟着華沙，布加勒斯特跟着貝爾格勒，在一個斜坡溜下去，使她們變爲德意野心的工具，終而變爲德意的犧牲者。

祇有捷克對民主主義矢志不渝，深知自己的實力，忠於她的同盟國，不肯絲毫改變她的國策；德國雖曾數度邀她訂立單獨的協定，她連理會都不理會。她對於波蘭在她們共同的邊境所攪起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壓力，及對於暗中在波希米省德國小數民族所煽動的騷擾，迄不爲動——這些騷擾是造作的，因爲這些小數民族在捷克所享受的權利，爲任何小數民族，尤其在第三帝國或在波蘭裏面的小數民族所沒有的。

這是在柏林，在那有名的五月場會議之前夕，意大利決定參加德日反共協

定。

那兩個獨裁者，先後在明興和柏林相會，審察世界大勢，認為反共的理論在各國發達起來，却與外交政策沒有關係。他們認為應該利用這個時機，不管這種發達是由人民自身促成的，還是像在中歐和在巴爾幹的情形一樣，由國家領導人物的意志促成的。

墨索里尼是羅馬柏林軸心這些新的發展機會的偉大的先覺。巴爾都（Bardo）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的時報（Le Temps）上曾予以指出，「在這回五月場的會議上，希特拉的演說非常簡略的提出他的反共政策，反之，墨索里尼却用一種故意的強暴發言。」

我們在他的特短的演詞裏面，尋出對共產主義的六種攻擊。

在一百萬德國人之前，他宣言：「在空言無補於事和在汲汲不可終日的情形使我們不得不爾的時候，我們唯有訴諸武力。我們在西班牙就這樣作，在那裏有

多少百萬的法西斯義勇軍，爲拯救歐洲文化而斷送了性命。」

墨索里尼把他在五月場用德文講的演詞念熟了。他因爲捲着舌子發「r」字母的音，使德國民衆差不多完全聽不懂他說的話。數日前在羅馬預習的成績比較好。聽衆不顧上面的訓令，對於墨索里尼的態度也不禁發笑，——墨氏在希特拉和在戈培爾演說時，每回提起他的名字，換言之，即每五分鐘有兩三次，便站起來鞠躬。

其後不久有一個德國將軍路過巴黎，有機會碰到一位法國部長。「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對這位部長說，「一九一四年意大利人的負心，但是有什麼辦法呢？德國在世上是一個顛連無告的寡婦；她設法再醮。英法不能娶她；她祇好嫁給意大利了。」

這祇是一句俏皮話；事實上，利益和野心的配合使那兩個獨裁者間的理解一天比一天的密切。

此外，羅馬柏林軸心的活動的新形式是最危險不過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藉口一種反共的理論上的鬥爭而訂立，並且各國皆得而參加的德、意、日協定，構成一種吸引力，各國敵視共產黨人的輿論的部份皆向這個方向走去。

「此後」，日內瓦的一個權威說：「懾於德意威力的小國政府，爲了獲得國聯看來已經無力給她們帶來的完全，以爲即使從內政的觀點看，也宜於參加十一月六日的羅馬協定。」

如是，日內瓦根本傾向於民治和平等的理論，逐漸爲一種反共的理論所代替，它構成一個階級的國際，一如法國革命時，掀起如許反對法國的結合和作爲神聖同盟的基礎的君主政治的理論那樣。這神聖同盟的理想也終於成爲反對愛自由的民族的政策，尤其在一八二零年至一八二三年干涉西班牙的政策！

這種理論是最卑鄙不過的：它脫胎於法西斯的理論和納粹的種族學說。

此外，在意國領袖的腦裏，一如在德國領袖的腦裏那樣，這種學說祇有一個

至爲現實的目的。它可以使大民主國與她們最忠實的友邦分離。

一如西班牙戰爭，那種學說首先是要來使德國和意大利，用不着發動一場戰爭，便可以在中歐伸張她們的勢力，日本方面又從它取得使中國變成「殖民地」，把西方列強逐出中國，威脅安南和英國在遠東的屬地的藉口。

日本目下發動的戰爭，得力於反共「三角同盟」的其他兩個同盟國聲援，這是毫無疑義的。希特拉委派駐東京的第三帝國的陸軍武官奧特（Ott）將軍隨伴上海日本大本營參謀部，訓令他詳細報告軍事行動。第三帝國把軍火軍用品及軍事工業供給日本。

意大利方面也準備與日本通力合作，有所舉動。我們看到一種對英、法、美的龐大的戰爭的計劃正在着手進行，墨索里尼在一九三四年三月的演詞也早已提到了：

「意大利的歷史的目的，用兩個字可以盡之：非洲和亞洲。南面和東面，那

是意大利人所關切的至要地方，它們可以激勵意大利人的意志。」

香港和星加坡遭受威脅，英國派遣她的艦隊到遠東保衛她的利益，英國不得不從地中海「撤退」之日，豈不是西方的獨裁者和日本約好在歐洲發動一場驚天動地的戰爭的良機麼？

駐在羅馬和柏林的外交家斷定這麼一種侵略的觀念，德意的政治家連想都沒有想過。他們往日不相信德意之悍然破壞條約是早已懷有鬼胎準備好的。

根據我們的意見，對這個問題的答覆仍操諸英法之手。英法假如堅決的聯合在一起，并縱使沒有得到英國的合作，也要得到她的同情，終於表示決計用種種手段對付這些要脅，這些侵略，戰爭的危險或可避免，因為我們不可忘記在叉槍和十字的底下所掩藏着的破產和醜陋的窮困。

第七章 廬山真面目

論理，意大利在目前不能打六個月的仗。至少在紙上，我們可以舉出一些不容答辯的理由。

意大利缺少原料。我們看不見有那一些同盟國允許她不用外匯結算獲得原料。阿比西尼亞在最近許多年內，對原料仍是求過於供，而且須付很重的代價。一九一四年的戰爭，並沒有證明金錢不復是戰爭的因素。當日交戰國的財政和經濟的情形，不是她們現在的財政和經濟的情形。長期的和平和繁榮使各國能存下大量的積聚和貯蓄。信用在當日不是一句空話，因為它有國際間的自由交易做基礎。

不錯，有些人說墨索里尼縱使剝奪了意大利的自由，他至少發展了意國的生

產，并把廣大的繁榮帶給意國。這是最錯誤不過的。事實上，法西斯主義使意大利的貧苦達於極點。

自一九三五年十月起，官方藉口「這些統計可以供敵人利用」，把意大利所有經濟上和財政上的統計逐漸刪除了。

政府或報章偶一披露的一鱗一爪都是靠不住的。墨索里尼不是最愛吹牛麼？有一天說起當年在加波里度（Caporetto）的慘敗，他聲稱「他那時倘若是軍政部長，他會宣告這次敗跡爲一場大的勝仗！」

我們就依着他的話，斷定從經濟的觀點看來，意大利目前正遇到一回真真正正的加波里度。

祇要從顯明的論據和事實出發，便足以使我們確信這種慘敗了。

在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他在下議院發表的一篇說明政綱的演說裏面，墨索里尼承認預算每年虧欠三十五萬萬里拉以上。阿比西尼亞戰爭的虧欠又有多

少呢？

讓我們平心靜氣推算一下。在一九二二年，戰債完全付清，意大利的國債達一千零三十萬萬里拉。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國債增加到一千五百四十萬萬里拉，用於壯觀而利薄的工程計劃的開支還沒有計算在這個數目裏面，這些開支泰半用銀行和儲金所貼現的長期公債票支付。

自一九三五年二月起，情形更壞了。在一九三五年的國債之上，要加上墨索里尼親自估計在三十萬萬里拉的預算的每年虧欠，及阿比西尼亞戰爭的費用，在三百萬萬里拉之譜。在目下，國債和長期公債不下二千萬萬里拉。因此，法西斯主義把意大利的債額增加了一倍。

根據一九三七年九月份的國際聯盟的統計月報，意大利的準備金和以金本位計算的證券，在一九二八年未為一百一十萬六千一百萬里拉，在一九三七年為四十萬萬二千二百萬里拉。我們也不要忘記這個最後的數目是依照已經貶值約三份

之一的里拉計算的。這些準備金在目下還有多少呢？

在法西斯主義得勢之前，意大利有一些重要的商業銀行。最著名的兩家是意大利信託銀行（*Le Credito Italiano*）和商業銀行（*La Banca Commerciale*），它們在國際間的活動有助於本國的信用。

這些銀行在國際市場所產生的影響對於意大利，在埃及對於美國，在波蘭對於英國，在南美洲（經由法意銀行）和在瑞士對於法國，均大有裨益。這些銀行現在祇是一些空無所有的組織，並且除却國家本身的信用之外，別無信用。此外，意大利銀行的股票在任何市場，即使在本國市場，也沒有市價。要把它們拍價，就不啻把法西斯制度，它的經濟上的及財政上的方法所連帶產生的國際的無信用拍價！

更有進者，意大利在目前是歐洲賦稅最重的國家。地產業主繳納百分之七十五，往往甚至百份之八十的所得稅。許多贊助初期的法西斯運動的實業家和鄉間

地主，現在覺得他們所支持過的制度，比共產革命還要糟。他們不但納稅給國家和地方當局，可是還要繳納——往往諷刺地稱作「志願的」——捐款給法西斯黨的團體。

社團（Corporation）制度首先就是着眼於使全國有系統的分擔政府的擔負的剝削全國的堂皇的組織。這種制度顯然使那些正苦財源短絀的獨裁者欽羨不置，例如最近巴西（Brazil）總統法格示（Vargas）就是這樣。

羅辛斯託佛朗克（Rosenstock-Fronk）論「法西斯經濟的理論和實際」的名著，在這一點給我們以一種無以復加的雄辯的明證。

但這種剝削，雖則允許法西斯國家搜括民財，却不是「財富的創造者」。那末，如何能夠對付戰爭，國外宣傳，壯觀而無用的工程的費用呢？

盧德維（Ludwig）在他那本講墨索里尼的書裏面，轉錄了他和意國領袖有過的一段談話。在一種於他是少有的誠摯的舉動中間，墨氏告訴盧德維，說法西

斯主義一定要和他同其壽命。「後事如何，一概不管」！在意大利的版本裏，這項聲明不好意思的刪去了。

暫時，墨索里尼大借其債；他在外國舉了鉅額的債；他在意大利厲行種種搜括私人財富的辦法，課稅，強制借款等……他要意大利人獻出他們所有的金，甚至獻出他們的婚戒。他用「國家的不通用的紙幣」，徵發人民，銀行，商業公司在國外所佔有的全部資產。

一個新近的法令強迫房產業主認購按他們的房產價值百份之五的新公債，否則將產業充公。大部份這些業主早已瀕於破產，祇得向俱爲國有的銀行借七厘或八厘利息的款，認購三厘半利息的公債，以滿足「意國領袖」的慾求。

所有工業和商業的經濟不但受制於種種式式的統制，也受制於實實在在的非常措置。

一九三七年九月的一個法令規定要它們提出它們的資本和準備金的百分之十

作爲「額外捐輸」，我們倒不如說「對於意大利經濟全部破產的捐輸」。

在一九三一年及以後的年頭的不景氣之前，股份公司的資金共計爲五百二十二萬八千一百萬里拉。在目前，這項資金名存實亡。

在一九三一年，銀行和金融公司的資金爲七十萬萬九千九百萬里拉，它們現在或已收歸國有，或已宣告破產。

交通事業原備資金二十九萬九千五百萬里拉，現在祇靠國家津貼始得苟延殘喘，國家維持它們的目的是博取多少外匯，但事實上仍是虧本的生意。

人口縱使增加，建築工業却完全停頓了。一九三七年九月國際聯盟月報報告建築特許證已從一九二九年之一百，降至一九三七年七月之四八·五〇。

直至一九二二年，意大利汽車工業仍爲歐洲最大的汽車工業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出產汽車六萬五千部，在一九三六年降爲四萬八千部。

在同一時期中，德國的汽車製造由九萬六千部增加到二十九萬八千部，法國

由一十九萬一千部增加到二十萬三千部，英國由二十一萬二千部增加到四十八萬一千部！

進口貨每年平均數額由一九二七年之十六萬九千九百萬零零九千里拉，降至一九三六年之五萬萬零零八千里拉；至若出口貨平均數額則由一十三萬萬零二百八十萬里拉降至四萬五千五百一十萬里拉（用貶值的里拉計算）。商業進出的差額固然糟了，國際收支的差額可更糟。

鐵路的貨運，根據官方的數目，從一九二九年的一十萬萬六千七百萬噸降至一九三五年的七萬萬九千一百萬噸，在一九三六年則再增到八萬萬三千一百萬噸。

在目前，意大利是世界上最多不兌現的支票和匯票的國家。在最近十年間，按照她的人口計算，意大利是破產數目最大的國家。

最後，根據日內瓦國際勞工局的調查，意大利是歐洲工資最低的國家。

意大利的經濟實力誠然沒有增加過，但是她的道德潛力却一定降低了，因為我們看見一般人民固然困窮，法西斯主義重要的領袖還有辦法弄到可觀的財產。

僅有的在意大利殘存的財產，是法西斯主義的領袖，諸如意國外交部長的父親親哥斯旦曹齊亞諾（Costanzo Ciano），伏爾皮（Valpi），特維啓（Devecchi），巴爾波等……的財產，或是為戰爭而努力的大實業家，或承攬國營的大規模公共工程的重要營造商（其中最有名的是布里蔡黎 Puricelli 的財產）。

哥斯旦曹齊亞諾在法西斯主義未執政之前，是商船部的一個低級僱員。他後來任交通部長，創立很遭物議的國營合作社普魯維達（Puorvida）。他領受哥特爾拉素（Cortellozzo）伯爵的銜，擢升海軍上將，賜軍事榮譽金章。最後被任命為衆議院院長，封為宣召會會員，換言之即「國王的表親」！（按：法國國王在致法國的親王，大主教，公爵，上將，等函中稱彼等為我的表親。）

詩人鄧南遮，因為贊助法西斯主義，領受親王來賜蒙特尼伏梭（Monte Ne-

vosso) 親王榮銜。馬可尼死後，他繼任皇家學院院長。

波奴 (Bono) 將軍，在馬蒂奧提被暗殺時是公安局長，受任殖民部長作爲酬勞。其後被召爲阿比西尼亞遠征軍的統帥，擢升上將。

伏爾皮先生出身極低微，今日是密需拉達伯爵。伏爾甫，其衆數爲伏爾皮，在意大利文義云：狐狸。因此在意大利有人講及伏爾甫伯爵，說他獨自組成了「銀狐皮的托辣斯」。

墨索里尼，像所有獨裁者那樣，認爲欲他的政治壽命「長久」，就要有一班死黨；想他們死心塌地，就要給他們大量的金錢。對付其餘的人民，用一種恐怖和告密的制度與警察兼施并濟，自可勝任。那種名爲「奧伏拉」(Ovra) 的秘密警察，到處佈滿了它的爪牙；雖至卑微的人家也無孔不入。許多人爲他們的親人所賣。甚且在孩子面前說話也有危險。孩子在學校裏，在「巴里勒」(ballias) 或先鋒隊的團體裏，習知有一種道德的原則賽過一切其他的：「墨索里尼永遠是對

的，墨索里尼的敵人就是祖國的敵人。」

教員們想邀當局垂青，千方百計引起孩子的心腹話。在古羅馬尼羅 (Niron) 王的治下，蘇哀束尼 (Sutane) 說，他們并非把講話作爲叛國之罪，而是把不講話作爲叛國之罪。不用說，墨索里尼如果還有所顧忌，這個「羅馬帝國」的先例便足以使他釋然了。

軍備問題的研究使我們得到一些結論，顯出意大利無法支持一回長期戰爭。陸軍和海軍，不管外表如何，往往缺乏戰爭最需要的東西。

意大利祇有極少的鐵礦：她幾乎沒有煤和煤油。

他要輸入最少九百至一千一百萬噸煤和全數她所需用的煤油。她因爲沒有外匯和信用，故不能作足供一回長期的歐戰之用的積蓄。

德國也有她自己的困難，不能供應意大利所缺乏的東西。日本也處於相同的境地，她的位置遠，且正在用全方向中國伸展。

別方面，阿比西尼亞對於意大利在歐洲的一切軍事努力，是一種致弱的因素；阿國一日不平靖，及加以組織，管理和合理的開拓，尤其是她的人民對阿王的效忠一日不動搖（這一點還差得遠），這種情形便永遠如此。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一日，帝國宣告成立之次日，意大利人民的狂熱仍沒有緩和，羅馬的官員已經知道他們的難關仍沒有渡過，而「這個帝國的開拓有待於新的犧牲和許多時日」。

當日由殖民部擬就，現在因為缺乏經費而被擱置了的殖民計劃，其實着重在軍事的觀點尤多於經濟的觀點：主要的思想是「把阿比西尼亞改做一個兵士的養成所」。他們要在五年內造成一支由卅萬意大利技術人員支持的三百萬黑人軍隊。吹牛恫嚇！依然是，永遠是空想：想清楚知道這件事情，祇要翻一下國際聯盟的年鑑（一九三四至三五年，第十八至二十四頁）便知阿比西尼亞的人口從來沒有調查過，而人口的估計當在五百至一千萬人左右，婦人，孩子，老人等都在內！

一九三七年五月，墨索里尼向運到羅馬參加帝國的軍事操演的土著軍隊訓話時，他對彼輩說：「我們把征服非洲光榮的意大利帝國的希望放在你們身上。」那個殖民計劃規定在阿比西尼亞，像在意大利一樣，凡八歲至十四歲的小童皆受預備的軍事訓練。

在十四歲，他成爲帝國的「巴里勒」；在十八歲，他完全編入軍隊，他們的優秀份子終身從軍，至於其他遣回家的，也要每星期一天，或每個月五天，或每三個月十五天，受軍事訓練。

收獲的三分之二應由軍事當局徵發。意屬非洲要在最短期間自足自給。一個實備一萬萬里拉的資金的冶金公司行將成立，這項資金的百份之五十一由意大利實業家投資，百份之四十九由德國人投資，其根本的目的是開採在哈拉爾（Harrar）發現的鐵礦和煤。

別方面，一個科學團體將獲得探礦的專利權，因爲最初的調查使他們推測阿

比西尼亞地底藏有銅、鋅和金。

瀑布，森林的全部開拓計劃也在考慮中，同時又想創辦一意屬非洲的國家銀行。

因爲缺乏資金，及阿國當地情形依舊飄搖無定，這項野心的計劃遂全部擱置。

法國征服摩洛哥的方法，是用極少數兵額的遠征隊逐個地段征服該處，俟前一地段的政治安定，經濟組織就緒，乃移到第二個地段去，意大利人却要用殖民地遠征隊得未曾有的大量軍隊，同時在全國各處發動。「別的国家用十年功夫才做得好的，法西斯意大利將在兩年內完成之」，賴荀那（Lessana）遊阿比西尼亞時這樣說。

意大利人一旦深入阿國內地，他們的糧食供給及維持的問題最不容易解決，因爲除了從芝布底（Djibouti）到阿的士阿巴（Addis-Abeba）的鐵路之外，

交通網是最簡陋不過的。

從一九三六年六月起，意軍的深入便已被阻於雨季。

意大利人不得不集中於主要的城市及交通孔道，無法迅速追剿叛逆份子活躍的地方，甚至對於有些城市的居民的日增不已的敵意也不能有有效的措置。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九日，在阿的士阿巴巴暗殺格拉齊阿尼（Graziani）上將的有名事件，足徵意國地位的不穩定。

此後每個雨季都會使備有新式的飛機和武器的叛亂份子捲土重來。嘉的堪（Gadjam）已反叛。以龔達（Gandar）為首府的璧金兌爾（Begnendeur）也起事了。在伍勞特畢札斯（Wolo de Bedjaz），孟迦札阿比（Mangatho-Aboy）參加叛變；在提爾瑪畢爾（Termabeur），西拉西（Silassisi）皇帝的親屬狄札斯約瑟（Dedjoy Joseph）亦步其後塵。在力金提（Lekempti）的公路上的高特隆（Gondron），意國將官畢連尼（Bellini）為一大隊叛軍襲擊，棄了物品，

班師引退。

許多其他的叛離的城市也聽到了：瑪迦里西力度（Makali Selicto）及安哥貝（Ankaber）落在叛軍之手；三千至五千的意大利防軍被屠殺了。

嘉連那（Gallina）將軍在安哥貝被圍；他祇能用飛機輸送食物。

因為歐洲外交形勢緊張，又因為國家安全及財政拮抗之故，意大利不得不將大量軍隊調回本國，情形因而愈覺嚴重。

根據最近最可靠的消息，在意屬非洲，現在祇剩了駐在阿的士阿巴巴的薩瓦（Savoie）手榴彈隊一師團，和分駐五個省份的幾個旅團，總數在七萬人左右。

因此，歐戰發生，有重要的殖民地軍隊參戰之說，不過是吹牛和耍脅吧了。意大利軍隊不單不能抽調土著軍隊，意大利恐怕還要從本國的軍隊，分出重要的兵額去保護她的「帝國」。

意大利人的宣傳縱使老練，却不能把土人贏過來：他們拒絕了土人的合作。

那些投降意軍的重要的封建領袖，或被槍斃，或被放逐，或被剝奪軍權。

兩個軼事可使我們對這件事有一種意見：

回教徒鴨都拉曼（Abdou-Rahman），是越門（Yemen）經營皮革出口業的富商，在巴都格利奧（Badoglio）上將進阿的士阿巴巴之日，曾向巴氏獻呈那有名的歡迎詞，稱巴氏爲「人類的救主，保護阿比西尼亞回教徒的父親，等……」他捐了一萬里拉給意大利紅十字會。格拉齊阿尼上將的暗殺事件發生後，一意孤行的殘殺和大批的流放，使他深抱不平。他不怕公開指摘「回教的保護人」的不公道和他的兵士的殘酷。

一個晚上，四個兵士伴着一個警察闖進他的寓所，羞辱他，以拘留恫嚇他，對他說：「你是一個壞蛋，你祇有權說：我滿意，我快樂。」

次日，鴨都向格拉齊阿尼總督的秘書申訴；該秘書答應調查案情，但三日後，有人發現中了幾下利刃的鴨都的屍首。

此事始終沒有提起控訴……這是理所當然。

別方面，曾任阿比西尼亞駐倫敦公使的瑪利阿姆（Mariam），使意大利對土著的宣傳蒙很大的不利。

瑪利阿姆是一個虔敬的人，年七十有四，天主教徒。

意大利人佔領阿的士阿巴巴時，他想退隱於一個聖芳濟會的修道院。

墨索里尼竭力聯絡阿比西尼亞重要的領袖，天天派遣密使往見瑪利阿姆。有兩個修士特別從羅馬來，對他說：「看基督份上，你的屈服決不能少」。他便答應了，意國政府邀他遊羅馬。意國領袖極其隆重的接待他，賜他勳章；報章用誇大的標題，宣告阿比西尼亞駐倫敦大使歸順意大利帝國。

但是他回到阿的士阿巴巴後，騷擾和猜疑便開始了：搜索，檢查書信，產業沒收，等等……

格拉齊阿尼上將暗殺事件發生之後數日，幾個兵士闖進他的住宅。他被控謀

反；不顧他的抗議，這些兵士把他拉到阿的士阿巴巴的意大利度支局，要他馬上聲明他的財產，尤其是在外國佔有的產業。他抗議，準備向那位對他這麼客氣的意國領袖申訴；他們將他毆打，把他關起來。他的妻被審問過；因為她拒絕答覆，他們把她與她的三四歲的孩子隔開，把她也關起來。

坐了一個月牢獄，瑪利阿姆屈服了，做了聲明。他們把他帶到教堂，對着兩個意大利教士發誓，說他的聲明正確；他們使他簽了將這筆財產轉移意大利國家銀行的必要的票據。他這時以為得到釋放了。完全出乎他的意外，他被傳到一個軍事法庭，判了流放之罪，數日後，不顧他的抗議，他被送到地中海的一個島上，與外間完全隔絕。

這些事件層出不窮，侵略者和土著之間的裂痕日見其深。

從經濟的觀點看來，阿國的開拓有天氣和土地分配上的難題。阿國大半幅員是低窪之地，這些地方祇宜於游牧民族居住；瘴氣熱又極流行。

富庶，良好，水份充足的高原，所有權早已分配，界限又頗爲分明。這些高原不許有人口過密的殖民，除非是用備價收買土地的辦法，但這樣更會引起人民的敵視。

意大利人也不喜歡這塊地方；復員後，祇有數百兵士願意留在那裏。

法西斯政府在這點受到一種嚴厲的教訓；他祇得把大部份招來築路的意大利工人遣回本國。事實上，這些工人沒有找到一種巧妙配搭起來的宣傳許給他們的黃金之府，他們在阿比西尼亞祇得到布蓬，寒冷，雨水，不良的食物，和叛軍的槍彈。當局勉強用土人來代替他們，又爲上述的人民的心理和敵意所妨礙。

但是建設這塊征服地的主要困難，還是財源短絀。在一種代價極高的侵略的消費之後，開拓的浩繁的費用沒有任何收入來抵消。欲徵收稅項，則要佔領全國，及控制着大多數的居民。

從財政的觀點看來，阿比西尼亞仍是意大利資本的一個漏洞。

意屬非洲部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年度的預算達十六萬萬一千四百萬里拉，比上年度預算增加十二萬萬零六百萬里拉。

在這個總數內，有十一萬萬二千五百萬里拉備阿比西尼亞之用，其中七萬萬六千五百萬由「母國」供給。

此外，法律草案規定五萬萬二千五百萬里拉的一項資本，應付補足的或新的開消，換言之，即應付殖民地軍隊的額外開銷。

但是這項預算還沒有把開發阿比西尼亞的開消算在裏面。

假如我們，一方面注意這些可觀的財政上的需要，別方面，注意意大利準備金的短絀（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祇有四十萬萬里拉），和早已達到差不多二千萬萬里拉的內債，我們會發問，意大利怎樣及還有多少時候，能夠這樣繼續開銷下去。我們穩確知道，意大利假如上了自己的要脅政策的當，要牽入歐洲戰爭的漩渦，她在阿比西尼亞所遇到的困難，終為她的嚴重的危險。

是否用有計劃的消除阿比西尼亞的外國事業，和建立意大利完全壟斷國外貿易的辦法，意屬非洲的經濟和財政情形能夠改善呢？這不大可能；目下本着這個意思的嘗試，祇是意大利人無條件的破壞他們所負的國際契約而已。

「對於外人自由執行各種職業，不會有任何限制」，意國領袖在征阿之前這樣說，以安倫敦交易所及紐約華爾街的人心。

其後，僅就有助於阿比西尼亞的經濟發展的著名的法國企業而言，東非鑛務公司的特許權已宣告作廢！哈拉爾的電力公司及利達烏阿 (Dire-Daoua) 已由意國備價收買。

意大利無法獨力應付開發她的新帝國的必要的財政上的努力。有幾件事實可作證明：咖啡和皮革的貿易完全停頓；阿的士阿巴巴的食物給養成爲一個困難和耗費的問題；一袋一百公斤的麵粉值三百五十里拉，不容易得到的麵包，每公斤值六個半里拉，質料又惡劣不堪。

建築一個適用的公路網要二十八萬萬里拉。從瑪梭亞到瑪加利的公路每公里的代價爲一百三十五萬里拉。

阿比西尼亞總督格拉齊阿尼上將在他發表於阿示瑪拉(Asmara)的演詞裏，也不禁提起這些憂慮和不安。

「法西斯同志：

「……你們知道在過去一年內，帝國在意大利貿易的收支比較上的負擔有多大！

「阿比西尼亞每月差不多要開銷一萬萬里拉，換言之，在過去一年中，有二萬萬準備金已從祖國運了出去。

「意國領袖現在需要我們，意國領袖又通知我們，除非讓我們的國脈受到危害，否則這種情形決不能維持下去的！」

要是再有一場歐戰發生，這個國脈不用說是更加危險的。

因此在阿比西尼亞的意大利官員中間警誚時間，因為羅馬政府正在找尋可以把這些已經鑄成的錯處令推到他身上的人。

各人都諉過他的同事以求卸責。奧斯達（Aoste）公爵接了格拉齊阿尼上將的任之後，陰謀更層出不窮。

意大利引以自豪，且經過無限犧牲，在國際間的背信寡義，為法西斯主義唯一的「征服地」的這個帝國，在最近許多年內，仍吸收一大部份他的有為的力量，她果能想及去應付一場歐洲戰事麼？她為這個帝國，早已犧牲了中歐的利益，把奧大利奉送與德國。

她在這場戰爭裏會有失去這個帝國之虞，法西斯主義的傾覆便指日可待了。

意大利決不會故意加入一場新戰爭。她威嚇法國；她威嚇英國。一句話，她在吹牛。勇敢對付她，這種吹牛就完了。實際上，因為她知道這種吹牛的基礎太不穩固，她才去接近奉行着相同的政策，而軍事力量又大足以增厚她的勢力的德

國。但是德國也跟她一樣，無力應付一場長期戰爭，因為德國也缺乏黃金、原料和積蓄。民主國家陣綫沒有理由對獨裁國家的嚇詐屈服，獨裁國家把一種合作僅看做一種棄權。

甘受屈辱不是和平的道路。在過去，法國作過這麼一種嚇詐的犧牲者：她忍受了杜西（Duchis）和薩都瓦（Sadowa）戰爭的恥辱，不數年後，便發生一八七〇年的戰爭！

德國方面，她能應付一場長期戰爭麼？不用遲疑，我們還可以回答：不。

在一九一四年曾經勸阻德國廢皇侵略的德皇的左右中有幾個很有理性的人，現在還活着，也認為德國倘若重新開始一場戰爭，她不免再歸於慘敗。他們加以說明：我們的同盟國是誰呢？奧大利？匈牙利？意大利？也許；無論如何，世界其他國家一定像一九一四年一樣，會聯合起來對付我們。在我們決勝之前，美國也會加入到她們裏面。不用說，我們最初能應付自如，但是過了幾個星期後，海

上盟主的英國必實行對我們的「封鎖」，我們的命運便在她的掌中。

大家會說，這是屬於經歷過一九一四年的悲慘日子的老一代的嚴肅的人的見解。受過納粹主義薰陶的年青人，不把過去的經驗當作一回事。他們相信一個「新德意志」。他們的領袖對他們說，如非「危險地」接受了的人生便沒有價值。他們的猛進以冒險和犧牲為營養。

德國軍隊方面，也受過困乏和屈辱的經驗的鍛鍊。他們最近經過淘汰。但是一支軍隊的配備無論怎樣完善，現在打仗却不全靠軍隊。

「要站得穩」應該有全國人民做軍隊的後盾。

密樞 (Metzsch) 將軍有一本題作避免失敗的唯一保證，斷定這點便是一九一八年崩潰的教訓。密樞曾任德國國防軍訓練總監。他和軍政部及參謀部有聯絡。這本書的發表有這兩個有力的機關的特許。

話雖如此，他却胆敢對於德國現制度的穩固，和有事時民衆對於這個制度的

支持，表示懷疑。

「我們無法預防民心的錯亂，無論怎樣精密的分析，都不能在一場新戰爭之前，把它加以估計。」

「……戰事是一個政治的工具。現在我們不能運用這個工具，而不發生革命的反響。」

密樞將軍——像魯登道夫將軍在他的全面戰爭一書裏面一樣，——接受一九一九年以來在德國流行的一種傳說：「德國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國家的公敵給軍隊『背後一刀』，由於協約國向德國所發的『紙彈』。」

德國所欠缺的，他斷定說是要使民衆防避「分解智力的無影無嗅的毒氣」的「精神上的防毒面具」。兵士，像在佛列特力大帝之時一樣，應該「怕他們的軍官，更甚於怕他們的敵人」。

一種嚴格的教育應使所有德國人成爲服從所有命令，無思想權利的人。用德

國的俚語，就是：「死屍的服從！」

「從軍事的觀點說」，他寫道，「整個民族要用這麼一種材料做成功，使在戰時『幹嗎』？這個問題愈少聽到愈好。」

馬克思 (Marx) 將軍回答他說：「讓我們拋棄『背後一刀』的傳說吧。一九一八年德國軍隊的解體，乃由於他們的糧食既盡，隊伍再也不能前進。」

「一個攻勢不會因為錯過了它的目標，或因爭鬥重心移轉，而被擊破！折磨兵士的飢餓乃是失敗的真正原因。飢餓的結果，使軍隊的銳氣從一九一五年秋天起，便慢慢的，可是不可抗的消失了。」

馬克思將軍起初在前綫指揮一個炮隊，次後又在後方統率一個輜重隊，炮隊的烹調愈好，他說，兵士便祇想着走出營帳，跑上火綫。

引用一個在他手下戰死，學識廣博的二十歲的少年軍官的日記，他指出這個軍官首先就很慇懃的垂涎着「他偶爾得到的牛油麵包，肥大的香腸」。我們不要看

低了物質加於靈魂的影響。

最末，馬克思將軍提起，有時捱餓的部隊不肯走出俘獲的食品貯藏所之外。可是，最熱心的納粹也不能斷言，倘若再有戰爭，德國的給養會勝過一九一八年的。

雖有許多規定和法令，種小麥，大麥，蕎麥的面積沒有增加過。恰巧相反，根據一個德國官方的統計（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這個面積在一九一四年本爲一千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平方公頃，現在降至一千零六十八萬六千平方公頃了。

希特拉治下的德國現在雖無戰事發生，但已經遇到嚴重的困難了。不用說，普遍的糧食缺乏還沒有的，但是有些地方却斷斷續續的缺乏肉類，牛油，脂肪，雞蛋，等……目前在德國，對於食物的短絀，現存食物的質料惡劣，對於「代替食品」，一種確實的不滿已經顯露出來。

戈林將軍的四年計劃，於此也無法補救，驅逐外國記者出境，也決不是一種

解決辦法。輿論依然相信這些困乏，大部份是由於有計劃備戰的結果。

大戰的「熱鬧日子」的回憶，在許多德國人心裏，祇能喚起困乏和飢餓的痛苦。雖有懲罰的措置，這種「貧苦的潛意識」依然見諸行動。

魯爾好幾家工廠裏面，工人們如果得不到肉類或脂肪，他們便實行怠工。

在許多地方的市場上，食物的稀少引起騷動。

德國干預西班牙內戰，更加重了這種不滿意。人民把在德國的困乏，和供給佛朗哥將軍的軍用品的浪費相比。

希特拉執政的最初幾年間，輿論鼓勵他採強有力的行動；當日人人深信民主國家的政府永遠會對第三帝國的「權力意志」讓步。

自從希特拉這個權力意志，一如墨索里尼的權力意志，在西班牙遇到了兇猛的抵抗，輿論爲之一變。輿論明白希特拉一天比一天的陷溺已深，倘非出於一戰，恐無以實現「他的運命」，而在想像中作爲一種接近的現實的戰爭，却使民

衆驚駭莫名。

在德意志號戰艦和阿爾米里阿 (Almeria) 的轟炸之後，支配着德國的感覺是一種恐怖的感覺。對於一場歐戰的恐懼到處可見：這種恐懼甚至在突擊隊裏面也可見到。工廠裏面，工人們公然討論逃避軍役的最好方法。爲對付這些傾向，「勞工陣綫」的領袖想組織一些集會，贊助德國對西班牙採取更有效的軍事行動；他們遇到了人民的幾乎一致的反對。

關於德國現有制度的暗中的抵抗，我們祇能簡略的予以指出。大家知道天主教徒和新教教會爲爭取信仰自由的抵抗。

天主教徒的抵抗，在教士的說教裏面，在參加宗教賽會的比往日更多的人數上，日見明顯。在一九三七年夏天，參加西賴西 (Silesie) 安娜堡 (Annabery) 的宗教賽會者有十萬人。在雅克斯拉夏巴爾 (Aixla-Chapelle)，五萬善男信女突破警察的攔阻。

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支持着和鼓勵着這種運動。他們給安娜堡的進香客散發了許多傳單。

在德國北方的克勞本堡（Cloppenburg）和在薩爾（Sarre）省的佛朗堅荷爾（Frankenholz），在當局把十字架從學校撤去時，一種真正的羣衆運動強迫當局取消這項措置。

縱使秘密警察大批的逮捕牧師，新教教會的抵抗仍顯出同樣強硬。在目下，有八十六個懺悔會的牧師被關在德國牢獄裏面；其中有他們中間最得民望的人之一，柏林和達林（Dahlen）地方的牧師尼穆勒（Numoeller），他曾任潛水艦的艦長，現在被判重罪。

秘密警察每關閉一個禮拜堂，善男信女必羣集該堂的周圍，高唱頌歌；在鄉村裏，全體居民伴送着被拘的牧師，直至牢獄，不怕當局將他們送進集中營的恫嚇。如有戰事發生，這種形勢使希特拉的制度冒一種嚴重的危險。

不用說，當局許用濫殺的手段對付，但濫殺許增加人民的不滿意，而戰事倘延長下去，濫殺會迅速引起革命運動。

縱有一班可怕的警探，縱有告密和搜索的辦法，漢堡船塢工人的「情報處」依然不斷的把德國付給佛朗哥軍隊的軍用品的消息，通知世界輿論。

在中等階級方面，戰後的困難本使他們成爲納粹黨的重要柱石，現在對於壓榨的課稅，「志願的」釀金，也抱怨起來！

他們開始用一種日加一日的強硬態度，要求國社主義運動的領袖履行他們提
供的謊言。

非從事於製造軍火的小企業家和工匠，無法得到原料，這樣使他們比通貨膨脹更穩確的瀕於破產。

農人受着嚴厲的規則的限制，逐漸成爲不滿份子。在有些地方，一種「反達利」會（達利（Darri）是農業部長和第三帝國農民的領袖）自然而然的成立起

來；這個會使它的會員可以逃脫統制和徵發。

夜間，得到報告的農人私下宰了他們的豬，把它們藏起來，向警察局報告這些豬「被人偷去」。農人的狡黠想到許多方法蒙蔽當局。

「在我的鄉村」，一個鄉紳寫道，「不滿意是普遍的：農民對於當局的常損害農民個人的自由，或科他們以罰款，特別覺得不滿意。農民願意政府回復他們往日的權利，不喜歡天天在報上讀到一些新的法令，使他們的生活比前一日更加困難。」

在這些心理上的因素之外，還有一些數目字，證明第三帝國堅持「他的以戰爭爲要脅的政策」到底的危險。

德國縱因英法的弱點，能夠在西班牙找到多種原料，（她缺乏這些原料，因此須仰給於英，法，美，俄，羅馬尼亞），但她從事一場長期戰爭的可能性，仍絕對的爲她的經濟能力所限制。

萊茵省和威士化黎省 (Westphalie) 的工業家最近有一個關於德國經濟情形的備忘錄，可以指出這些限制：

「一，原料短絀，達需要的百份之四十至百分之六十。這項短絀，因為存貨行將告盡，有日趨嚴重之勢。國外市場的廉價傾銷已達到最後限度，唯有求助於四年計劃所規定的代替產品的加緊生產。」

「二，糧食和牲畜飼料的缺絀：這兩項的欠額達百份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當局用限制食料和規定發售條件及價格的辦法，以防止一九三六年歉收的影響。」

「三，可以吸收勞力的定貨機會的短絀。這項短絀的原因是出口的不足（由一百二十萬萬馬克降至四十萬萬馬克）」。

各種貨品的積蓄均極有限。半製品出產的積蓄祇敷三四月之用。原料的積蓄，祇敷兩三月之用。

藏起來的貯蓄爲數甚少。政府的法令已將鐵，金屬，樹膠，電油，纖維素的消耗減到極度，因此，即使在戰時，人民方面也減無可減了。

德國鐵和鋼的產量每年達一千九百五十萬噸左右。它不夠供給一場戰爭的需要：根據「德國礦務報」最近估計，這些需要每年爲二千六百五十萬噸。

那七百萬噸的虧欠要從本已短絀的積蓄取用，或靠經已限制的人民消耗的緊縮來補救。

鉛在戰時不會缺乏。每年產額在現在已達十二萬噸左右；它可以增加到二十萬噸。目前要輸入的製鉛所不可少的鹽基石，在戰時，可以用化學方法替代了它。

德國每年消耗電油，煤油，煤，等……在目前爲六百萬噸；這種消耗不住的增加；在一九三六年，祇輸入四百三十萬噸左右。

德國綜合代用品產額僅爲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噸。

然而，在戰時，消耗將迅速的增加起來。德國軍事專家估計，這種消耗會達到每年三十萬噸。工廠的建築恐怕要費數十萬萬馬克，沒有工廠，德國在最近許多年內，便絕對不能夠出產這個數量的綜合產品，而現存的電油不超過五百萬噸（一九三七年，第十八，第十七，第三十期的新報，曾發表過幾篇關於電油問題的論文）。

這點可以解釋德國對羅馬尼亞的處心積慮。戰爭如果爆發，羅馬尼亞不必存什麼幻想：德國必定佔領羅馬尼亞。

「說到我們羅馬尼亞人」康泰具踐（Cantacuzine）公主說，「我們的運命瞭如指掌。如有戰事發生，我們祇能從德國佔領或俄國佔領之間選擇一條路。不用說，我們會較喜歡為德國佔領，但是，俄國人一定捷足先登。無論如何，羅馬尼亞人倘不阻止德國人侵入他們的土地及佔領煤油井，俄國人一定佔領貝沙拉比亞。」

說到樹膠，一九三六年的進口額爲八萬三千噸，這個數目差不多足供平時的需要。代用品的產量仍在發展的最初階段。代用品可以在一九三八年一年間，達到二萬至三萬噸的產量。

德國農業上的生產力也同是非常有限。因爲一九三三年的收成爲二千四百萬噸，連官場方面都生出幻想。不過這個成績，以後便始終沒有達到過。最後的收成，據官方估計爲二千萬噸。

這個數目字顯然是誇大的；更有進者，這次收成的品質真可痛哭。小麥全濕了，甚且有一部份腐敗了。收成的減少不獨因爲天氣壞。其他的因素——那是永久的——也有影響：肥料的短絀或品質惡劣；耕地面積減少了百分之六以上，這些地方都用來改建飛機場，演習場，堡壘，等……因此，麵包的質和量都常在減少。

在一九三六年，第三帝國已經要輸入一百五十萬噸小麥。

這種輸入在一九三七年超過二百萬噸。

沙赫特博士，看見這些結果，並沒有隱藏他的意見：「我們可以用麵包券的制度結束一場仗；在麵包已經缺乏之時，發動一場仗，便不能沒有危險。」

然而，在一九三七年的德國，不單麵包求過於供，連牛油，脂肪亦已規定分配。

菜蔬，水果，荳類的收成也一樣使人痛心。祇有馬鈴薯的收成纔沒有使德國當局失望。

家畜的重要性也顯出比一九三三年的統計所指出的重要性為低。因此肉類，牛奶，雞蛋也不足供給正常的需求。在這一點，戰爭也使德國人民不能不受嚴格的和使人喪志的緊縮。

當我們把戰爭預測為長期的而加以考察時，我們也要計及德國不得不採用的生產上的「自給自足」制度，在「人工地」創造來的實業裏面，和在用於新的種

植的田地裏面，所要求的勞力的比例當更高。種植和拔取馬鈴薯或紅蘿蔔，比之小麥的播種和收割，需要更多的工人。

比方說，在工業方面，有人計算過，第三帝國打一年仗所需要的二千萬噸電油的綜合產品，會要求七十五萬人在工廠作工。

在差不多各項工業裏面，工頭和有特長的工人已感缺乏。他們在奧大利和瑞士的報上登廣告找尋外國的勞力。

在軍火工業裏面，不單沒有失業工人，連每天的工作，都增加到十小時至十一小時。

在農業方面，農人在收割時必須求助於軍隊幫忙工作。

「工業官佐」的需求更迫切。工程師少，化學師少，物理學家少。作爲德國青年的骨幹的教師求過於供。

在技術學校報名的學生，自從一九三二年來減少了百分之五十。

然而學程的時間已經減少了一整年了（新報，第三十五，第三十九期）。

根據軍事週刊（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佛朗福日報所引）的一個估計，軍隊的機械化，和它的技術上的需求，要動員四百至四百五十萬人在工廠作工。

因此，作戰的軍隊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會動員一千萬人，現在祇有五百五十萬人了。

這個匆匆草成的一覽表，已使我們可以斷定，德國如果不能在一切嚴重的反應之前，穩確得到龐大和迅速的成績，使英法對於已成的事實，無所措手，而謬然投身於一場國際的冒險裏面，這是匪夷所思的。

在獨裁制度最初成立的兩年間，曾鼓動德國幾乎全體人民的可驚的希望的高潮，現在已蕩然無餘，那末，我們又如何能想像德國能夠作戰呢？

失望和生活緊縮日有增加，造成不滿意的份子。

雖然卑鄙的警探之最壞的組織之一，曾用恐怖和告發的手段，達到了「防人

之口」的目的，但是等着一場戰爭到來，好把他們的假面具放下的人也日多一日。

爲了補救這種危險，最近便成立了挺進隊的一個特別部隊。這個部隊直接隸屬於秘密警察的領袖希姆萊（Himmler），希氏曾對德國國防軍的高級軍官作一篇機密的演說，對於這種與參謀部及秘密警察聯絡的「高級警察」有過「可靠的說明」。這種「高級警察」包含所謂「死人頭」部隊，隊員都是從挺進隊細心挑選的精銳部隊，負責保衛現制度。

這些部隊永遠不在招募他們的省份服務；更有進者，他們常常變換地方，避免他們的隊員和當地的居民發生交情。

爲了相同的理由，他們從不在街上巡邏。他們是故意的予以隔離；他們構成「現制度的最後的預備隊。」

在動員時，大批的嫌疑人物，不問男女，將加以逮捕。并關在經過現代化的

舊集中營裏，他們在一種真正的「苦工」制度之下，在那裏製造軍用品。

名爲「卑濕地」的六個集中營是其中的表表者。我們知道還有八個集中營，因此共計至少有十四個集中營：可容十八萬人。

這些集中營中有一個是在勒青堡（Lachzenburg）地方，於一九三七年七月末落成，置有製造大砲彈的重要工業設備，這個集中營設備完善，一如那個特別爲收容婦人而設的里許潭壁集中營（Lichtevberg），舊日格拉密壁（Granieberg）集中營。

上面已經引用過的萊茵省和威士化里省的工業家的備忘錄，又不怕指出現制度的危險，雖然爲審慎起見，站在經濟和財政的立場講話。

在陳述那「有名的四年計劃」的綱領之後，這個備忘錄打着官話：「這種虛耗政策無論怎樣危險，從內政外交的觀點看來，我們不得不繼續下去。」

但那個備忘錄接着說：「倘若要中止這個計劃，第一必需製成一個正確的收

支均衡的預算，這是一個政治問題：這就要現在的政局，在國內方面，代以原有的立憲制度，在國外方面，代以使德國的計劃接入致力於維持和平的國際協定的系統的政策……。」

在這個勇敢的開端之後，批評源源不絕。我們且把幾個特著的批評抄下來：

「……軍費的數目是一個不知數……要估計行政費用也同樣不可能。國社主義的政府不住的增加新職。……現在八個第三帝國的市民便有一個官員……國債的總數也不能確知……在政府未放棄它的有計劃的干預全國經濟的政策以前，我們休想知道……」

「現制度最初四年的土地政策是一種錯誤，它違反自然。」

「……四年計劃的目的，在工業上，是加緊代用品的生產……這是預備不久有戰爭的計劃！」

「……政府完全不想尋一種營利的正常的生產。他不顧一切，祇要生產，以求不向國外購買……即使事情非常順利，入口額可以減低到目前數目字的百份之

三十，百份之四十，第三帝國的經濟獨立，依然遙遙無期。」

「……四年計劃，一面除去輸入，一面減低相等的輸出。這個計劃祇能使現在的情形每况愈下。」

「……現在，第三帝國要應付貨幣問題。……德國銀行直至現在曾避免了貨幣的通貨膨脹，維持馬克匯率……但是四年計劃會吸收一切有用的信用，一切新的生產事業皆不得分潤……德國銀行和金融安定的危機一年一年的加劇。」

「……馬克沒有保證金，在國內祇是一種法幣，在國外是一種不流通的貨幣……四年計劃流弊所屆，必使物價繼續高漲，不能用經濟獨裁的措置可以阻止。……國內購買力即在現在，已低跌了百分之四十至百份之六十……這種困難，我們看不出補救的辦法。」

所以一九三七年德國的經濟情形，比之一九一四年大戰之前夕經濟的情形，遠為危迫。

第三帝國倘不能與外國成立協定，或至少倘不能在這些國家，尤其是上述的備忘錄建議立即與她成立經濟協定的美國，找到一些似乎成問題的遷就，德國的經濟情形不能允許持久的軍事行動。像在萊茵省工業家的嚴厲的備忘錄內所提到的，除非國社黨制度把它的政治和經濟的趨向全部轉變，否則和美國的協定是不可能的。

倘若像我們所推想，這種轉變必不可能。第三帝國祇好繼續奉行她現在的以戰爭爲要脅的政策，甘冒不獨對於自己，而且對於世界的危險。

這種政策的危險性之一，就是它定要把價錢愈減愈高；每到期一次，爲了支持那些增加了的要求，要脅愈加明顯，愈加「有力」；如此；便自然而然的，縱使是不自知的，趨於破裂，這時再也不能夠說：「我並沒有要這樣做」了。

但是也要這樣推動了的機械作用馬上產生效果，否則造出這種機械作用的制度，必在它故意煽動的混亂裏面崩潰。

德國果願意冒這種危險麼？

我們不敢這樣肯定，但是我們現在已確知她已經用全力準備戰爭……全力，只差了一種可以把一些肚餓和其中無數懷疑這個制度的前途的不滿意份子的人投進一種冒險去的「綜合的」精神動員。

第八章 戰爭與和平

在過去數月內，羅馬和柏林把「以戰爭爲要脅」的政策運用得得心應手。大民主國的輿論遂斷定歐洲就在爆發大戰之前夕。

使西班牙遍地血腥的悲劇險些又在奧大利重演。這悲劇也許會從維也納蔓延到布拉格去，這時那「以戰爭爲要脅」的政策將施於波希米省，不啻公然向法國挑釁。

倘使在二月四日，納粹政權愈見鞏固之前，倘使在貝提示加登（Berchtesgaden）的最後通牒及艾登辭職之前，英國人以爲時間會有利於民主國家，早已是危險的事，在今日，民主國家的任何延宕都是一種不可恕的放棄，近日維也納的事件可爲殷鑑。

事實上，獨裁國家對人對事皆鹵莽滅裂行事。獨裁政治的本質不是靜止的，而是突進的。它們的靜止不過由一連串的突然行動，強暴事實造成，這些事實的旋律必愈來愈急促，對於世界的影響愈來愈擴大。到頭來，便是戰爭，或是政體的傾覆！獨裁者毋需觀望便知所抉擇了。

德國軍隊由十三軍團增至二十軍團，由三十二師團增至六十師團；兵役期限由兩年展到兩年半；這些無可避免的措置固早已在意料之中。好些時以來，擴軍的熱狂在德國，——一如在意大利——早已達到一個可以使倫敦和巴黎深抱不安的程度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萊諾先生從中歐考察回來，早已寫過：

「我又到了德國一次。我看到有六千七百萬居民的一個民族的靈魂和肉體，都向着一個目標邁進：增加德國的力量……」

「配備了全新的軍用品之後，德國在歐洲的軍備競賽中正在迎頭趕上……」

「有一部份德國工人，夜以繼日的在搬弄着出產破壞和死亡的工具的機器。這是希特拉目前饗墨索里尼的華格納式的戲景……」

「我們今日，再也不能分別那一部份是用於和平事業的工業，那一部份是用於戰爭事業的。德國的全部工業力量爲一個共同目的而努力。」

「民主國家有着軍火，獨裁國家配着軍火」，里甫曼（Lippmann）最近寫道。

「生產競爭已開始了。圖表的，戰爭已宣告了。在獨裁國家和民主國家的兩個陣營裏面，說明飛機，高射砲，遠射砲，坦克車的產量的黑線的距離，畫出和象徵這裏無聲的戰爭之勝利或失敗。」

因此依照目前的旋律，時間有利於獨裁國家。

獨裁國家不單使用時間去加緊他們軍備的速度，但是還使用時間去毀壞英法樹立歐洲安全的政治制度。

以戰爭爲要脅的政策，和以共產主義爲要脅的政策緊接在一起，產生了我們在上數章講及的可慮的演變。

更有進者，德國的納粹政權已經伸展到德國國防軍，重工業及第三帝國的外交上面去。經過白隆貝上將的被迫去職，和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希特拉任命參謀部人員之後，我們可以說德國國防軍的領袖全部接受希特拉外交政策的政綱；在西班牙，用種種方法維持佛朗哥的抵抗力量；在奧大利，他日在捷克，必要時用武力援助在「我的奮鬥」裏面，看做實現「最大的德意志」的暴動的步驟。

不過在二月初，似乎心理上的時機已經成熟了。英法不容再事推諉。兩個民主國家似乎雙方都準備使德意知道讓步的時期經已完結；要脅使人不耐煩，而假使兩個獨裁者不顧一切，決計要奧大利，捷克及西班牙貫徹他們的野心的話，他們一定有掀起一場大規模戰爭的危險。然而無論在羅馬或在柏林，他們對於戰爭似乎仍未準備就緒；因此，巴黎和倫敦的空氣緩和了，希望死灰復燃，正當此

時，力主採用強硬政策的艾登去職，又給羅馬和柏林一個大好機會。

英國首相張伯倫先生聽由他的外交部長掛冠而去，因為他認為可以用沒有法國參加的直接談判，把那兩個獨裁國家的野心加以限制，換言之，使她們暫時放棄她們最使人惶惑的要求。

張伯倫和哈里法克斯仍想展緩「限期」，對德意的要脅讓步；不惜任何代價延宕時日——雖則是他們知道有利於獨裁國家的時日。但是以新的讓步作代價以求展緩限期，豈非使將來的負擔更加沈重，且在一次暫時的緩和局面之後，使前途的荆棘更多麼？

對西班牙事件漠不關心，放任羅馬柏林軸心在中歐和在巴爾幹伸張它的勢力，英國把法國認為維持和平至為重要的立場放棄了。

德意馬上利用英國國策的演變——又對她們的「以戰爭為要脅」的政策讓步一次！——給她們帶來的無可計量的利益。

羅馬和柏林這樣得到的成功似乎是短命的。張伯倫先生一與德國交手，自己便明白希特拉的誅求不含有任何讓步，但恰巧相反，在他心目中還有新的要求。不顧一切契約，用武力迫逼奧大利爲他的附庸國，是對於英國首相的「善意」的答覆。別方面，關於意大利在北非，和在地中海的位置，德國不許意國作任何讓步，英國似乎在重要的問題上，不能從墨索里尼得到什麼利益。因此，在最近數月內，英國唯有恢復艾登的政策。

德國深知英法的分道揚鑣爲時不能長久。柏林和羅馬要在極短時間內取得極多的利益。正由於他在下議院所站的立場，張伯倫先生不得不和意大利訂立一項隨便怎樣的協定：他要是失敗了，他祇有出於在他的政黨內舉行新選舉之一途，保守黨知道這些選舉將不利於他，并且很快會再拉艾登上台。

因此，希特拉和墨索里尼魯莽滅裂行事，不惜高抬價錢。假如我們把兩三月前，希特拉和戈林對哈里法克斯爵士及佛蘭亭所提出的德國方面的要求，和希特

拉及戈林在他最近兩次演說所臚列的要求，及目前希特拉親自告知英國大使的要求，作一比較，德國的狂增的誅求必使我們爲之瞠目。

第一次，希特拉在德國國會演說，竟敢干預大民主國家的內政。他要求倫敦和巴黎報界的自由應該加以限制。

他妄稱外國記者的攻擊是德國加緊擴軍的理由之一。所以要求英國在一切談話的準備之前，先訂立一種報章的協定。

戈林上將方面，又聲稱要用空襲手段報復那些不能滿足德國少數民族的要求的國家，不用說，這些少數民族并非甘心提出這些要求，但是德國領袖認爲這些要求對於他的尊嚴，對於他的野心，皆是不可少的。

不數日後，希特拉向駐柏林的英國大使韓德森認定，他不能容忍英法干預「德意志人之間」的事務，而奧地利，捷克，但澤（Dantzig），米美爾（Memel）等的吞併，却正是「德意志人之間」的尋常事務。在西班牙，他也要求行動

的自由，因為他要在該國擁護第三帝國的主義，剷除共產主義，最後，他用和幾星期前對哈里法克斯爵士說話時所用的口氣完全兩樣的口氣，要求殖民地！

羅馬不甘後人；那位出色的副角老羞成怒；意國領袖對於在里比亞集中軍隊一節不肯罷手，他不再掩飾他想保存今日在地中海所佔有的位置。在這些情形之下，英國首相能夠進行他的談話麼？此外，墨索里尼還希望這些談判允許他得到一筆重要的借款，拯救他的危殆的經濟，及同時承認他的併吞阿比西尼亞。

今日大家才開始明白那「以大規模戰爭爲要脅」的政策在中歐爲害之烈！

像一八六六年在薩都瓦戰爭之後，英法以爲默認德奧合併可以延緩戰爭，她們其實是準備戰爭。

她們對獨裁國家「以戰爭爲要脅」的政策之新外交方式：「最後通牒」！讓步，是對德意的野心示弱。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的曼徹斯特導報說得非常中肯：「第二帝國不單要奧大利一國，却同時要西方列強在和平與戰爭兩途抉擇，

這是顯然的事。她計算這些國家在這一回還是選擇和平，這種看法很準確。她在這一回（我們希望這是最後一回）還是彈她的老調。當張伯倫力言英國認爲德國此舉非常嚴重，他的警告，像一九一四年格雷（Grey）爵士的警告一樣，遲到了一天，大德意志在維也納產生了！」

如果在中歐，由於英法的強硬抗議，哥加（Goga）納粹內閣的命運如曇花一現，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希臘，甚至匈牙利外交政策的演變，仍視乎大民主國家對於羅馬和柏林的過份的要脅的抵抗程度以爲轉移。

我們曾提及的波羅軍事協定的重訂，在這一點含有重大的意義，無怪各國因之深抱不安。

這個協定的目的在於對付蘇聯的政策，貝克上校認爲這個協定可以實現他在畢蘇特斯基死後所追求的迷夢：在東歐建立一個政治系統，在德意的贊助之下，以波蘭爲中心，把中歐和巴爾幹各國集合起來，以鞏固波蘭的盟主地位，然後在

她的領導之下，建立那個有名的對付蘇聯的「防疫線」。

假如英國繼續奉行艾登的外交政策，法國爲了應付希特拉在維也納的行動而準備好的英法抗議書，會向柏林提出。第三帝國對於這個毫無假借的聲明：「英法此後在中歐決計不再容許任何已成事實」，不會無所顧忌。

奧大利的納粹化，和它所包括的危險，許會延緩了，而張伯倫也不必請求法國政府答應在中歐重新整頓德國的位置，而以捷克國家的獨立和完整爲犧牲，不管掩飾着這種動作的「蘇台德假面具」或別的假面具是怎麼樣的。

奧大利的納粹化及它所包含的危險許會延緩了，然而今日歐洲却木然無情的把德國領袖的最後通牒接受下來。奧國國務總理舒斯尼格不屈服於暴力，而屈服於暴力的威脅，這點更加緊了已實現的德奧合併的嚴重性。

這豈不是凡爾賽和約後德國所舉行的「以戰爭爲要脅」的政策的「壓軸好戲」麼？德奧合併的影響不可限量。無論如何，這些影響會使德國愛國的熱狂火

上加油。這些影響會助長意大利的野心。墨索里尼在三月十二日的最高法西斯會議已告訴了我們；意大利允許德國的勢力伸張到勃里納山隘，使德國「百分之百」的支持意大利在西班牙，在地中海和在非洲的軍事行動。在各小國，甚至在波蘭，羅馬柏林軸心的吸力將愈大。無論如何，捷克是最後被包圍了。

由這些事件的教訓，法國人的眼睛張開了；無論屬於任何環境，任何政黨的「中流法國人」，突然了悟柏林和羅馬每次向巴黎要求的新讓步，無非使獨裁國威脅歐洲的戰爭的不幸的限期更爲接近吧了。不過法國如不孤立，獨裁國家難望在這場戰爭得到勝利；而這種孤立祇能因法國對於獨裁國家的要脅和最後通牒的示弱而產生；這些要脅和最後通牒實際上志在離間英法，使英國放棄法國仍可望的英法軍事同盟。

日本在遠東對於英國利益的處心積慮，與意大利在地中海的處心積慮，及德國在中歐的處心積慮，同時發動，異途而同歸。它們有一個相同的目的；襲擊和

掠奪英法民主國家。

獨裁國家除了有計劃地進行的在各國內部搬弄是非，在外交上淆亂視聽之外，還添上破壞英法在北非和在近東的威信和勢力之秘密和緊張的工作。

德意的宣傳不倦的在北非和在近東展開它的陰謀，往往得到將成爲獨裁國家最初的犧牲者的人爲虎作倀，這些人似乎不願意明白這些完全受羅馬和柏林指揮和策劃的「土著民族的國家主義」的危險。

在西班牙內戰的初期，德國派遣許多工程師和技術專家到西屬摩洛哥，到夫尼，里奧特奧洛，甚且到幾納海灣。這些技術家起初祇顧及軍事問題：他們把西屬摩洛哥做成他們發展的一個可怕的中心；他們設立了水機，陸機，潛艇的根據地；他們築好了砲兵陣地，和設堡的防線。德國這種蠶食後來變爲一種有力的宣傳工具，在法屬摩洛哥的各部落和土著軍隊裏面從事一種分散法國軍事力量的工作。這種宣傳和鴨愛爾克里木叛變時的情形恰好相反，它現在從佛朗哥的國家

主義的西班牙得到有用意的幫忙，所以更有效力。這種宣傳特別注重作為法國殖民地軍力重要的工具的外籍軍團，該團兵額的百分之四十，下級軍官組織的百分之五十，為德國籍。

第三帝國，一反她往日的錯誤，以為較好的方法，是幫助可靠的人員投入外籍軍團作義勇軍：他們貌為謹守紀律，實則幫助士兵逃亡，鼓勵叛軍反對法國軍官及下級軍官。法籍的士兵被他們有計劃的加以壓迫，這些不平在部隊裏面產生一種不可否認的不滿意。這種不滿意，因為軍團士兵生活的無變化，遂益見增大；凡軍團士兵均愛冒險，愛戰爭；他們一面在建築跑馬場和公路，一面不是夢想着「高樓大廈」，却是夢想着在西班牙打仗！德國的宣傳員還告訴他們，他們倘若加入佛朗哥的國民軍，他們會得到許多利益。一羣新教牧師從事於這種宣傳。他們中間頂重要的是皮諾度（Pinoto）牧師，他住在西的貝爾阿貝士（Si di-bel-Ablies）。

意大利宣傳的性質却兩樣。它致力於把墨索里尼奉為防止英法野心的回教徒的真正保護人。它在埃及，在巴力斯坦，在敘利亞活動；它的中心在阿比西尼亞的哈拉爾，該處很快便成立了一間所謂大學，實則是募集本地的暴徒和種種式式的宣傳人員的中心。

許多用綠色油墨印在白紙上的小冊子在那裏出版，想特別證明歐戰的勝利國不是法國，而是意大利！這些小冊子由意國領事送與當地的官紳，他們大抵把他們的名片夾在裏面！

意國領事們的這種宣傳同時又顧及廣布畢亞支（Biggi）的翻成了阿刺伯文的一本著作，對於法西斯政體歌功頌德：「法西斯主義」，著者寫道：「已經使意大利，德國，奧大利，波蘭成爲樂土。四回教國爲什麼不馬上試行一下呢？」

在北非，特別在突尼斯住過多少時候的意大利人，或爲威迫，或爲利誘，都被編入這個宣傳，告密及間諜的組織：他們要供給情報，醞釀罷工，幫忙佛朗哥

的軍隊招募「義勇軍」，方便本地士兵私逃，否則將受報復。

在法屬摩洛哥，誰不認識作爲意大利的間諜和夏非（Harid）蘇丹的牙醫的有名的哥特士（Cortej）的功業呢？

德意在北非的這種宣傳的成績，在最近在巴力斯坦，在摩洛哥，在突尼斯的騷動裏面顯得很真切。英法倘不採取強硬的措置對付，深怕最近如有戰事發生，她們不僅不能得到土著軍隊的支持，但還要考慮用很重要的本國軍隊留守摩洛哥，阿爾及里亞（Algerie），突尼斯，埃屬蘇丹，巴力斯坦及蘇彝士運河沿岸呢。

不幸獨裁國家得到一些情形的幫忙：這就是土著人口的激增，旱荒，兇歉，由於世界經濟恐慌而起的失業。在這方面，時間也是不利於遲疑觀望，不肯採取必要行動的民主國家的。

我們不相信德國願望馬上發動一場戰爭。意大利雖想藉戰爭逃出她的不幸的

經濟和財政的形勢，德國也勸阻她不可魯莽從事。

但是，倘若明白德國確知她在非洲的宣傳有效，倘若德國偶然爲嚴重的內部糾紛而起紛擾，倘若英國因爲同時要顧慮及她在遠東和在地中海的利益而對於保護這些利益遲疑觀望，那不可挽回的事許會成功。德國領袖又對於破壞法國力量和歐洲秩序的布爾塞維克主義宣傳一種大張殺伐的十字軍。他會使用這個太容易和太虛僞的口實，滿足他的學說和德國的野心。

獨裁者的權力意志的「命令」，不外是「抵抗」和「力量」的計算。無論道德或宗教的顧忌全不理會。出賣了在亞細亞和在回教社會的人算什麼，祇要這種出賣給他們換來侵略的機會。無論如何，到了獨裁國家不惜「孤注一擲」的時候，我們不用懷疑，一切都是爲一種很快的結果而細心準備好了的。德意兩國的物质和精神的力量，皆不足以應付延長下去的戰爭。

德國參謀部所擬的許多突擊法國的計劃中間，有三項計劃值得我們注意：

把一九一四年由比利時及法國北部進攻的動作伸展到荷蘭去的計劃。

突破馬奇諾防線的計劃。

從南方，即從瑞士包抄的計劃。

希特拉上台後，德國參謀部的演變值得我們尋味一下；賽克特（Seckt）將軍是發起突擊的，他的戰略可以用「直接攻打敵人心臟」數字盡之，從他的策劃產出一個戈林計劃，預定從兩面作戰：在東面，對付蘇聯、捷克和羅馬尼亞，防禦和守候的戰爭；在西面，預料出其不意攻破馬奇諾防線的突擊，輔以從晨早三時到八時用大量毒氣彈，燃燒彈，及他種炸彈向巴黎轟炸。

但是戈林計劃已被放棄；第三帝國參謀部不願意在兩面作戰。德國軍政部沒有想到攻打蘇俄。攻打捷克亦非所願。攻打捷克要用十五天功夫佈好可觀的兵力的陣線。台爾博斯先生最近到中歐旅行了一次，他覺得德國較願意在事前像在奧

大利一樣，給捷克造成嚴重的內部紛擾，使捷克屈服。

把柏林羅馬軸心伸展到東京，德國領袖的主要目的是在德國攻擊的計劃裏面，使日本牽制俄國大量軍隊，和襲擊香港，把英國的海軍力量分散在地中海和遠東之間。

英國的行動因此受到妨礙，德意的軍隊便可以用全力對付法國。

比利時的中立似乎已成爲事實，力克士（Rex）運動得到佛蘭德（Flandre）地方政黨的獎掖，正在蒸蒸日上，德國參謀部要攻打法國，便採用了呷甫（Hepp）計劃，用德國軍隊的主力攻打林堡（Limbourg）南部，迅速從荷蘭和比利時直拊法國之背。

這項計劃脫胎於一九一四年的戰略，但是顧及比利時在黎埃滋（Lige）四周及穆斯（Meuse）沿岸所建的堡壘——德國人把它們喊做「西面的微變驗溫器」。

他們要在北面從荷蘭的林堡，在南面從盧森堡大公國包抄這些堡壘。

事實上，包括哥隆與比利時和荷蘭的邊境的一段德國土地，已築有一個可驚的汽車公路網，可以非常迅速集中重要的部隊。

這項計劃首先利在速戰速決。自從那有名的斯里反（Schlieffen）計劃出現後，速戰速決始終是德國心焉嚮往的目標，而一九一四年的失敗，使第三帝國的參謀部更看重突然和迅速的攻擊。

現在還有人相信德國會尊重荷蘭的中立和比利時最近的中立。他們對於最近三年來在德國出版的大批著作定然茫無所知；這些著作中間沒有一本不提及破壞比利時和荷蘭的中立。由德國參謀部編印，由白隆貝上將作序，一本七百五十頁的廣泛的百科全書，現代軍事科學教本，對於破壞比荷的中立，固然有所辯解：為避免法國襲擊這些地方計，這種破壞是不可少的。

在這個教本第三百二十一頁上面，有這樣的話：「德國，由於比利時東部邊

境所築的堡壘，如與法國作戰，將被迫撲進荷蘭國境去。法國想替荷蘭預防這種危險。……直至現在，荷蘭仍拒而不納。事實上，就凡爾賽和約所造成的形勢而言，大家對於攻打和破壞米斯特利脫（Maestricht，屬林堡省）的疑問，決不着眼在德國，而着眼在法國……」

在三百八十頁上面，又這樣寫道：「林堡最狹窄的部份不過十公里，似乎特別易於受敵，因為它可以說能引誘鄰國軍隊從那裏進軍。」

德意在國外的情報和宣傳組織的主要活動，在於刺探明白在何種情形，尤其是在多少期限，根據英法兩國參謀部在訂立白皮書後所締結的協定，英國的六師機械化部隊會開到大陸前線，可以在突擊時參加作戰。在國外德人團體的領袖一個最近的秘密會議中，有人特別指出關於這事的情報「可以使德國參謀部改變作戰的計劃」。

說到突破馬奇諾防線的計劃，我們如果相信德國高等機械化戰略的最出色的

代表之一的居示特勞 (Gustrow) 中佐所說，便是藉大量烟和假雲的掩護，用大批軍隊向一個頗狹窄和不爲人知的戰線進攻，全部力量都集中在這個陣線上面；一隊隊的重坦克車，繼之以小坦克車，一隊隊的轟炸機，跟着爲掩護機，散開的衝鋒部，其餘便是從突破的洞口偷渡的大量師團。

這種突破馬奇諾陣線的可能性，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四日的軍事週刊上面有詳細的探討。許多年來，德國人對於馬奇諾陣線的抵抗能力深抱不安。他們其始想沿着法國邊境的德國土地，用無線電波擾亂在馬奇諾防線上指揮砲兵行動的發動機的作用，使該線一部份失其效用。屬於這種性質的地底電台在薩爾勃魯 (Saarbrück) 和在斯皮爾 (Spier) 已經建築了。別方面，沿着德國邊境會做過重要的鑽穴工作，作爲破壞馬奇諾防線的溝濠的開始。所有這些工作，似乎沒有做得很多。它們在今日倘已差不多完全放棄了，第三帝國外交政策的演變，也許又給我們說出理由。

自從一九三七年九月墨索里尼的柏林之行，和兩個獨裁者利益和行動的加緊合作，從瑞士侵入法國，換言之，即從南方包抄的計劃，曾經特別加以研究。這個以聯合德意軍隊攻打法國為主要目標的計劃，歸根結蒂，不過是藍本存在柏林第三帝國檔案庫的密室，在一九〇〇年所擬的計劃的翻新。這個計劃有前任意大利參謀部長薩萊特（Saletta）將軍的署名，是寄給前任普魯士參謀部長斯里反伯爵將軍的。

這個計劃之被湮沒，是不公道的，現在我們把牠翻尋出來；因為他並沒有陳舊，也沒有過時。薩萊特將軍所提出的有些「動機」，對於現時的形勢，和對於當時的形勢，有同樣的重要。

薩萊特將軍給斯里反將軍寫道：

「我們決計對於意大利第三軍穿過瑞士進佔戰略上的陣綫，使我們能夠和德國軍隊左翼取得聯絡的計劃加以研究的政治上的動機，閣下當然瞭如指掌。

「爲了破壞瑞士中立會引起的嚴重後果，及如不破壞瑞士中立，我們恐陷於一籌莫展的理由，我們要從現在起，便研究瑞士中立的問題，我們難於否認，輕視這個問題是不對的……」

「瑞士……不會輕易放棄她的中立，中立於她的立國是必要的，她因爲要維持她的中立，才在近數年來，練成一支足以保衛本國的軍隊。」

「瑞士的部隊無論如何勇敢，如何有組織，它們不能同時在德國邊境及在意大利邊境作戰，瑞士大部份在意大利邊境所建的堡壘，於她恐不會有很大用處，因爲我們會避免聖高達(Saint-Gothard)的路綫。我們一進入隆那(Rhône)河流域便可以經由黑頭(Tête-Noire)峽路，包抄聖莫里斯(Saint-Maurice)堡壘。」

「……和瑞士預先成立關於我們部隊入境的協定，許會阻止這個國家，因爲事前未宣戰而侵入她的土地，會有損她的自尊心，使她憤而投入法國的懷抱裏。」

「瑞士人深知那不惜任何犧牲保衛她們的中立的願望，會迫他們首先向第一個侵入他們土地的交戰國頑抗，無暇想及他們真正的利益究竟是否要加入那一個國家，而非反抗那一個國家。瑞士領土的破壞既是可能的事，任由命運而不以理智來決定瑞士的前途，這是不經的。」

在一九三七年，德意又重新同意於不讓命運去決定瑞士的前途。可惜穆達（Matta）先生似乎對於這個意思頗懷好感，以為他主持外交政策的瑞士聯邦，若非對獨裁者屈服，難望自由和太平。因此，在擁護國家的自由和人民自由的英雄威廉退爾的祖國裏面，自由和民治的概念看來是在風雨飄搖之中，這是時代的一種可怕的朕兆。

無論如何，德國參謀部以為十五師機械化部隊，足以在一日內達到與意大利軍隊會師的日內瓦。

自從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不顧奧國國務總理舒斯尼格英勇的態度，德意已經成立了以奧大利爲魚肉的協定，尤其自從德奧合併的實現，德意軍隊的合作，已在實現之中了。

德奧協定簽字之後數日，我們可以在德國參謀部的刊物，德國國防上面，讀到一批論「瑞士實力的增強」的文章。一種假道瑞士的突擊的問題，曾從四方八面的提到過。最後斷定德國軍隊倘得到「一個同盟的意大利的聲援」，這種作戰定可成功。

在那個作戰計劃裏面，預定的伯爾尼（Bern）的迅速佔領，其主要利益在於使蓄積達二十五萬萬金佛郎的瑞士金庫落在德國手裏，因而增厚第三帝國的實力。

假定此次襲擊成功，這個計劃使人相信德國軍隊在極短時間內攻陷沮利克（Zurich）和伯爾尼，而至此瑞士的最初的防線始能發生效用。德國的機械化師

團許從諸拉 (Jura) 的隙道向西直下了。

法國對於這個假道瑞士突擊的計劃，似乎不很重視。這個計劃倘若成功，里昂和克累蘇 (Creusot) 的工業中心便馬上受到德國威脅，但這項成功，未免對於瑞士的防禦力量及地勢的困難估計過低。假道荷蘭的突擊許會較易實現。

在德意兩國的參謀部的公文匣裏面，一定還有許多其他的計劃。無論如何，應該想到的各種假設，使法國軍事努力特別煩重而且困難。

在西班牙內亂的掩護之下，德意在地中海所獲的位置，使北非的交通綫受到損害，并會威脅英國在地中海西部的孔道，局勢遂益形嚴重。

防守阿爾卑斯羣山至少需要十二師團。說到卑里牛斯 (Pyrenie) 羣山的邊境，目下對於德意的同盟者佛朗哥有利的時局，使法國要在這方面屯兵六師團。

話雖如此，法國可不悲觀。首先，日本人轟炸美國戰艦巴納 (Panay) 之後，美國政府和輿論的反響，已證明華盛頓不容許再有相類的事件發生。

美國人民雖則宅心和平，不過對於一九一七年擊沉呂西泰尼亞（Lusitania）郵船之後，把美國人驅上凡爾登（Verdun）戰場的「神秘力」，依然感覺得到。

在別方面，我們不相信獨裁國家在經濟上，社會上，和財政上，能夠把她們的侵略「普遍化」及「予以調整」，而倘若在她們局部侵略的各個攻點上，她們遇到民主國家的聯合一致的意志的話，那一點在她們却是必要的。我們假定事情很糟，換言之，即在最嚴重的關頭，柏林（終於坐鎮在維也納），羅馬和東京，可以得到她們的新同盟國，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希臘，南斯拉夫，匈牙利的實際合作，她們同時得瑞士，波羅的海（Baltic）及北歐各國，土耳其的善意的中立。我們同時假定日本能夠抽調最近征服的中國各省的壯丁，有力向蘇聯，向上海，向香港，及與暹羅朋比爲奸，向安南和荷屬東印度分途并進，一如石丸藤上校在一九三七年的軍事學報所發表的作戰計劃：攻打香港；毀滅英國駐

華艦隊；圍攻和轟擊星加坡；派遣潛水艇到阿丁（Aden）和好望角（Capetam）；用沉下的船隻封鎖蘇彝士運河；煽動印度和埃及反叛，佔領暹羅；空襲澳大利亞洲的達爾文港（Port-Darwin）和得爾畢（Derby）；征服婆羅門洲（Bor-niv）；最後，在錫蘭島附近使英國援軍全部覆沒！

我們假定這些荒唐之念均屬可行，民主國家和獨裁國家實力的比較，却無可辯駁的證明一切的機會仍在民主國家那方面。

不必臚列最近的統計，常人知道民主國家可動員的人數合計為七千五百五十萬，中國和估計在六十萬左右的西班牙政府軍的實力還不計算在內。

說到獨裁國家的軍隊為二百三十六萬四千九百人，可動員者四千八百三十五萬人，匈牙利和希臘不計。

說到艦隊，民主國家的噸數為四百二十二萬一千四百一十噸，獨裁國家為一百四十萬六千七百七十六噸。

說到空軍，根據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擬就的大略的統計，民主國家爲一萬一千三百八十五架，至於獨裁國家則祇有七千五百架。

可是——假定事情很糟——民主國家的優越仍是犀利的：七百五十萬可動員的人，對獨裁國的四百八十萬可以動員的人；四百萬的噸數，對獨裁國家一百萬的噸數。這些數目字儘可使我們安心。

此外，在這個統計上顯出有利於民主國家的數字上的力量之外，我們應得加上經濟上的因素：原料，食糧，等……及心理上的因素：精神上的忍耐力，全國的同心同德，等……這些因素各個和整個都有利於民主國家！一場戰爭倘延續到幾個月之外，獨裁國家的失敗當可預卜。

美國顯然不會馬上援助我們。因此，民主國家想在一場廣泛戰爭的最初數月內能夠抵抗獨裁國家，便要得到俄國力量的支持。

因此，法蘇公約迄今很滋某些人的物議，看來是使民主國家的瀕於戰爭或和

平，瀕於失敗或勝利的決定因素了。

假使獨裁國家確知法國和俄國已根據清楚的計劃締結牢固的軍事同盟，而德意一有破壞歐洲均勢的徵兆時，蘇聯部隊將阻止德國軍隊攫取羅馬尼亞的煤油井和佔領這個穀物豐盛的國家；德國大約不會讓自己投身於一種行險僥倖的政治的。

在這一點，我們要知道縱使有若干謠傳，甚至有若干報告，紅軍雖因過於輕信柏林和東京的暗示，不分皂白地槍決了幾個領袖，它的價值却毫無損失。

有幾個和此次事件絕對沒有關係，而且在蘇聯住了好些日子的外交家，證實這點。

杜嘉契夫斯基 (Tongachensky) 上將的繼任人契果夫 (Jegow) 將軍，他要是體格上在道德上沒有士官學校的舊軍官那麼漂亮，依照一般人的見解，對於他的職務却更能勝任。

我們也不要忘記遠東的紅軍自成一個系統。蘇俄並沒有想到使它加入歐洲戰爭。

對於它的獨立自主的活動，它可以仰給於一個豐富的工業區域，該區域的設備力求完善，且可以稱爲一個亞洲的魯爾。

它在海參威有一個空軍根據地，距東京不過數小時的飛行。

因此，民主國家今日倘若堅決的決計聯合一致，再不肯對獨裁國家讓步，她們是沒有對於時局張皇的理由的。

更有進者，爲什麼民主國家甘於自暴自棄呢？她們本可以在舉世矚目之下，調整她們的外交行動，加緊她們的軍事努力，來決心組織「和平陣綫」。

巴黎和倫敦對於這種政策的原則本已一致。但是事實上，她們對於實施的辦法，每有爭執的地方。

這些爭執從來不是長久的，但是每回都使羅馬和柏林有可以利用的施詭計的機會。

要不爲這些詭計所乘，巴黎，倫敦，莫斯科之間的合作應該是不斷的和開誠佈公的：這種合作不應以演詞，而應以事實出之。

英法蘇應該藉波羅軍事協定的機會，爲了使羅馬尼亞在戰時得免於德國的佔領，締結一個三國之間的協定，證明民主國家準備接受獨裁國家的挑戰。

要使這個協定有效，英法不應使意大利併吞阿比西尼亞在日內瓦核准，與國聯的政策分道揚鑣。

張伯倫在這一節似乎準備讓步，却沒有想到這種承認，將使駐在埃屬蘇丹和蘇彝士運河的二十萬意大利軍隊可以他調！更沒有想到這種等於國聯的自殺，和在最近許多年內，阻止在世界上恢復集體安全的制度，換言之，阻止任何軍縮的現實政策的行爲的後果。

國聯無論有什麼弱點和缺點，它總要保存着一種保障民主國家的潛力，這是至爲重要的。對於這些國家，國聯永遠是最穩當和最有效的聯繫，而唯其如此，它便長爲正要讓本國被獨裁國家所「影響」的國家的吸引的磁極。

我們要大聲疾呼：和平不能靠背約和屈服來保存的，即使對於在世界政局看來似是次要的問題。和平是整個的和不可分割的。

和英國目下的首相現在的見解相反，英國在遠東利益的保障顯然可以在西班牙得到。西班牙政府軍的失敗——使羅馬柏林東京三角同盟能夠在地中海利用對於英國利益性命攸關的根據地——會使英國艦隊要分散它的力量，增加它的軍費。佛朗哥的軍隊在地中海沿岸發動新的攻擊，同時日本襲取香港的危險是顯然的。

艾登辭職之前，倫敦政府似乎明白這種危機。它不久將重新明白這種危機。說到捷克的位置——不管倫敦承認與否——它尤其在德奧合併之後，構成民

主國家在中歐的最後樊籬，它有這麼一種力量——台爾博斯先生最後的中歐之行已經看清楚——即使英國這樣請求，法國也從不鼓勵布拉格政府對德國的要脅屈服。法國倚仗捷克和蘇俄的軍隊來防止德國侵犯自己。布拉格放棄她和蘇聯締結的公約（這是和柏林修好的基本條件）之日，巴黎將失去她的安全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更有進者，假如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在各國取得一種最高保障的地位，西方民主主義文明的光榮的命運將怎樣呢？

在各人不能過各適其適的生活，不能自由宣達他的思想，不能飢而思食的地方，也再沒有文明。

凡認為上述數點乃是人類尊嚴的基礎的人，便知道英法應該何所適從了。

世界知識叢書

分析國際時事 報告世界現狀

國 際 聯 盟 貝 葉 譯	從 未 來 的 歐 洲 大 戰 林 淡 秋 譯	萍 踪 憶 語 翰 奮 著	希 特 勒 征 服 歐 洲 的 計 劃 孟 用 潛 譯	當 日 本 作 戰 的 時 候 劉 尊 棋 譯	亞 洲 弱 小 民 族 剪 影 吳 清 友 等 著	日 本 的 透 視 董 之 學 譯	國 防 前 線 的 綏 遠 葉 秋 著	飛 機 翼 下 的 世 界 賓 符 等 編	緊 急 時 期 的 世 界 與 中 國 錢 亦 石 著	動 盪 中 的 歐 洲 賓 符 譯	世 界 問 題 政 治 邵 宗 漢 等 譯	國 際 問 題 研 究 法 平 心 著	戰 爭 與 利 潤 邵 宗 漢 譯	戰 爭 問 題 講 話 章 乃 器 等 著	中 日 問 題 講 話 張 仲 實 著	世 界 知 識 講 話 張 仲 實 著	現 代 十 國 論 選 茅 盾 等 譯	弱 小 民 族 小 說 選 茅 盾 等 譯	太 平 洋 問 題 十 講 章 乃 器 等 著	
再 版	再 版	再 版	再 版	再 版	再 版	再 版	再 版	再 版	再 版	再 版	再 版	再 版	再 版	再 版	再 版	再 版	再 版	再 版	再 版	再 版
實 價 三 角	二 角 五 分	壹 元 二 角	實 價 九 角	實 價 七 角	八 角 五 分	實 價 三 角	實 價 六 角	二 角 五 分	實 價 五 角	實 價 八 角	實 價 三 角	實 價 一 元	三 角 五 分	實 價 四 角	實 價 三 角	實 價 四 角	實 價 三 角	實 價 六 角	實 價 四 角	實 價 四 角

各 地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 世界知識叢書 ◆

當日本作戰的時候

塔甯合著
約翰

劉尊棋譯

八角五分

本書爲目前世界估計日本作戰能力的唯一專著，特點有三：①大膽指出何者充實，何者虛弱；②以新的觀點推測日本在作戰時將發生的生產諸力間的衝突，及其國內革命的危機；③所引資料均爲一九三一年以迄一九三六年之間。全書以分析日本備戰之目標爲中心，並述「一九一八」侵略以後其國內軍事經濟文化動員之狀態。出版後，曾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

日本的透視

歐脫萊女士著

董之學譯

實價六角

在和敵人決鬥時，估計自己的力量和估計敵人的力量，都是很必要的。本書從各方面來分析日本內在的實情，找出她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各種不安與矛盾。著者根據的是最正確的資料，而所用的又是最科學的方法，所以這本書完全揭穿了那隻威風的紙老虎。這對於正在和敵人決鬥的我們，實在很有意義，我們敢向一切讀者推薦這一本好書。

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八日

萍未從亞國
來舊洲防
踪的界弱前
歐新到小線
憶洲世界民的綫
大的外族綫
語戰蒙影遠

韜林傳張葉
奮淡于弼秋
著譯著著著
再新出初版
版出出版再

實價一元二角
實價一元五角
實價一元五角

各地生活書店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3109B

活生

\$1.00

\$0.75